

以余六^此有兩音故欲俗字並從谷而不妨兩音也其
土人書加山為峪而音義無異為若莊無異音六達路
為康莊亦舍也從士監本從土誤南北音同但書有作
庄或以為俗書其實在音平而為別音別字矣

南北呼山川音義有同異北九山頂曰梁故兵乘高瞭
望曰梁梁不必如論^語山梁邢氏解亦非韓愈答張籍詩
註石絕水為梁也梁涼同音而義不相通

元白湛淵續演雅十詩發揮其一深人薪巨松童山八
百里世無奚超男惆悵度易水者取松棋于深陽即今
上都去上都二百里即古松林千里其大十圍居人薪

之將八百里也蓋在松亭關外與境外地同關內有深
陽營及驛而皆上都之委此詩則為上都作云將八百
里今^為胡守中所伐又自隆慶來薊北修迹臺橋館萬後
今千里古松盡矣凡元臣咏深^{以深}陽書皆上都非此也當
辨

祖宗法嚴禁不私親防不忽微于地方二條今視若緩
實切為洪武三十年七月以郭駙馬使查回私帶榛子
三扛沿途擅用驛夫遞送事覺今自備鈔貫給還後人
工食仍勅兵部于山海松亭等關古北旅順口懸掛榜
文凡公差人員不許稍帶松榛等物進口渡海違者一

二斤三五兩俱分屍号令所過官司縱容一体治罪時
歐陽以私茶于陝西賜死其嚴如此山海關禁令大弛
矣此法所當申明者永樂六年令軍民子(僮奴)第自削
髮為僧者併其父兄送京師發五臺山做工畢日就北
京為民種田及盧龍牧馬寺主僧擅容苗者亦發北京
為民種田今京東犯者不如京西多盧龍馬政既廢其自
削髮則各屯社與寺院往來者賀之而以酒食相勞矣
國初洪武二年命郡縣立學三年開科八年立社學選
國子分教北方十一年選武臣讀書國子監十四年頒
五經四書于北方學校為久陷于夷而廣同文治也至

十五年正月丙戌命彙編華夷譯語上以前元素無文
字号令但借高昌義制為蒙古字以通天下言至是乃
命翰林侍講狄原潔與編修馬涉亦黑等以華言譯其
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取元
秘私紐切其字以諧其聲既成詔刊行之自是使臣非
復朔漠皆能通達其語矣

慮有音且高廟莽曰鈕慮音慮師古海陽龍鮮水東入封大

官有鹽新安平東塞外柳城北馬首山在西南參柳水今支

城孤竹音鈴孟康曰令支應抵師古曰故伯夷國今有孤竹肥

如音水東入濡水濡水南入海陽又有慮水南入立莽曰

音乃官反宋初安徒莽曰交黎海東部都尉治莽曰

禽虜應劭曰今昌陽樂狐蘇唐就水至徒河莽曰文

成莽曰臨渝北渝水首受白馮德師古曰馮請曰憑系官下

水南入海又有揭石水密水皆南入

後漢書 右北平郡秦置雜陽東北四城 戶九千一百七十

口五萬三千四百七十五 土根 徐無 俊靡 無

終 遼西郡秦置雜陽東北五城 戶萬四千一百五十

口八萬一千七百一十四 陽樂 海陽 令支有孤

竹城伯夷國肥如 臨渝山海經曰碣石之山編水出

經曰在縣南郭璞曰或曰在

遼東屬國故即鄉西部都尉安帝時以為屬國都尉昌

遼故天遼屬遼西有法盛晉書賓徒故屬遼西 徒河

故屬遼西 無慮有醫無慮山 險瀆史記曰工險房

魏書

新到病書

卷之三 北直

營州治和龍城太延二年為鎮真君初復領郡六縣十四

戶一千二十一 口四千六百六十四

昌黎郡晉分遼東置真君領縣三 戶二百一 口九

百一十八 龍城真君八年併柳城昌黎棘城廣興真

八年併徒何永樂燕昌屬定荒正光末置有鹿頭山松山

建德郡真君八年置領縣三 戶二百 口七百九十

八 石城前漢屬右平北後屬真君八年併廣都真君

併自狼建德望平陽武正光末置

冀陽郡真君八年併昌領縣二 戶八十九 口二百

九十六 平剛 柳城

營邱郡正德末置領縣二 戶一百八十二 口七百

九十四 富平正光永安末置

平州晉置治領縣二 縣五 戶九百七十三 口三

千七百四十一

遼西郡秦置領縣三 戶五百七十三 口一千九百五

肥如二漢晉屬有孤竹山祠陽樂二漢晉屬真

支合宿為有武歷山海陽二漢晉屬有橫

北平郡秦置領縣三 戶四百三十 口一千八百三十

六 朝鮮二漢晉屬樂浪後嚴延和元年新昌前漢屬

晉屬遼東後漢志遼東郡新昌下亦不言故屬涿蓋名同

而地異魏史誤也

隋書

北平郡舊置平州統縣一 戶二千二百六十九 盧龍舊置

北平郡併所領新昌朝鮮入肥後齊省朝鮮六年又省昌又省遼

昌十八年改名盧龍有大業初置北平即有長城有關水官

鮮水巨梁有海

遼西郡舊置營州開皇初府統縣一 戶七百五十一

柳城後魏置營州于和有城領建德與陽昌黎遼東

廣都陽武襄平親昌平剛柳城大與寺具後齊惟由建

元年惟苗建德一郡有城一具其餘並廢尋又廢即改

山秃黎山雜鳴山松
山有渝水白狼水

唐書

平州北平郡下初治臨渝武德元年徙治盧龍土貢熊

鄴蔓荆實人復戶三千一百一十三口二萬五千八十

六縣三有府一曰盧有慮龍軍天室二年置又有柳

綠時米磚長揚黃化紫炭白浪昌黎西等十二代

盧龍石本肥如武德二年更石城中本臨渝武德七年

萬歲通天二年更名有臨渝一名臨馬城中古海陽

二十八年置東有道水運東北

營州柳城郡上都督府本遼西郡萬歲通天元年為契

不圖制焉

卷之北直

七

丹所陷聖歷二年僑治漁陽開元五年又還治柳城天

寶元年更名土貢人獲麝香豹尾皮骨鼯戶九百九十

七口三千七百八十九縣一有平盧軍開元初置東有

元二年為軍城西四百八十里有渝關守柳城中西北

接契丹有東北鎮醫巫閭山祠又東有碣石山

安東上都護府總章元年李勣平高麗得城百七十六

分其地為都督府九州四十二具一百置安東都護府

于平壤城以通之用其首渠為都督刺史具今上元三

年徙遼東郡故城儀鳳二年又徙新城聖歷元年更名

安東都督府神龍元年復故名開元二年徙于平州天

寶二年又徙于遼西故郡城至德後廢土貢人復有東安

投有懷遠軍天寶二年置又有保定軍

平州隋置後唐時為契丹所陷改遼興府以營梁二州

隸之宣和四年賜郡名漁陽升撫官軍節度五年遼將

張覺遼史金二據州來降尋為金所破果三 盧龍賜名

石城賜名馬城賜名

營州隋置後唐時為契丹所陷宣和四年賜郡名曰平

防禦縣一 都城賜名

前明清類天文分野書

開平府

親領縣一 開平

禹貢冀州之域星分尾宿

漢靈獻之際為上唐遷為

丹所據

金置桓州

元中統元年置留守司五年陞上都路

本

朝未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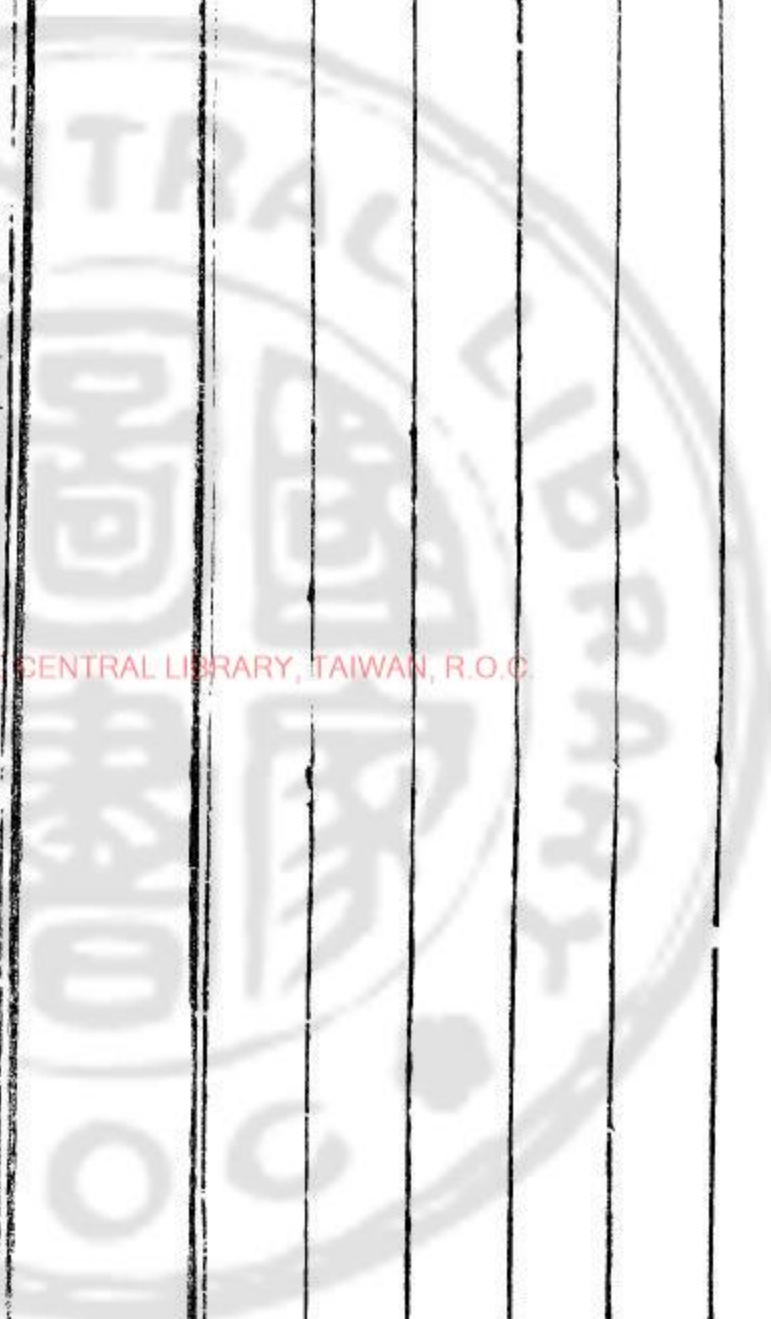
開平縣

元至元二年置先是府有東陽古城至元年嘗

本

朝未立

宣德府



親領縣三 宣德 宣平 順聖

禹貢冀州之域星分入尾 周屬燕 時秦為郡 上谷漢下

屬幽州地 三國曰晉 所據 馮跋 元魏京也 武帝都雲中 舊西後

周曰唐 僖宗改為武州 仍置 縣 五代改後唐 復為武州 明宗曰武

州 遼年改名 歸化 末金定七年 改宣化 州 又明 年復改為

宣化 元初 為宣 寧州 改為 宣德 府 屬 上都 本朝未立

宣德縣 元魏道武于此 置文 元 縣 倚 郭 本朝未立

宣平縣 金 本 宣 德 縣 之 大 新 鎮 為 宣 平 縣 安 元 之 辛 南 莊 置 本 朝 未

立

順聖縣

隋 本 古 安 唐 之 因 五 代 後 廢 為 永 興 縣 地 石 晉 時 地 入 契 丹

聖 金 州 屬 弘 元 來 屬 本 朝 未 立

奉聖州

親領縣三 永興 懷來 縉山

禹貢冀州之域星分入尾 周屬燕 時秦為郡 上谷郡漢

因 三 國 晉 北 燕 于 元 魏 容 氏 唐 州 新 五 代 後 唐 同 光 二 年

石 契 丹 割 遼 為 會 同 聖 元 年 改 金 為 大 安 元 年 陞 元 宣 德 府 屬 上

都 聖 州 守 司 後 復 改 本 朝 未 立

國朝舊書

卷之北直

十三

永興縣

秦為本涿鹿之野漢置涿唐改為永興縣遼改為奉聖金
大府安元年郭下德元屬宣德府縣如舊
懷來縣 本朝未立

周本國時並屬燕秦郡地漢為潘晉屬廣元魏之

北齊置北後周潘郡為北字改隋開皇三年以屬涿郡

唐武德初為可汗七年還置北燕州貞觀八年改為涿州

乾元二年復以涿州尋廢五代屬遼州置金元並目之

本朝未立

縉山縣

漢屬廣寧郡地廣廢言末于此置儒州五代石晉割燕雲
遼此其金皇統三年置為州東尋為元初因之至元三
一也 屬五年復置 本朝未立

興州

親領縣二 興州安 宜興

禹貢冀州之域星分尾宿 漢為東郡都尉治莽日祁

至東漢送為唐北州治與化一縣金初州罷為吳化郡

陞為吳州元曰都路 本朝未立

吳安縣

遼之本吳所據北安州金初州罷于吳置吳州元初州存

元二年始于
州復置具
本朝未立

宜興縣

金泰和元年元至元二年復
置尋廢
屬吳州
本朝未立

松州

漢遼西郡地遼山為松金山為松山
遼山州金為松山定府路
屬北元中統三年

本朝未立

桓州

金屬古上苦郡地于此置桓州
屬西京威遠軍節度使
元初罷至元二年復
本朝未立

朝未立

雲州

五代古望屬雲川地遼開泰二年始築金回之屬元中統
二為雲州治雲望縣至元三年州存
隆興路
本朝未立

親領縣四 高原 懷安 天城 威寧

禹貢冀州之域 周春秋戰國時秦漢晉北魏隋屬代

唐屬新五代屬成寨軍石晉初金置柔遠鎮大定十年

昌三年陞為撫州屬西京承安三年陞為鎮寧軍元中統初立

年以郡為內輔
地陞為隆興路
本朝未立

高原縣

金置柔遠具屬西京貞元中統二年置高原具
屬後改屬撫州
元德府三年末屬為倚郭具

本朝未立

懷安縣

周

戰國時屬燕

秦

隸上谷郡

漢

為夷輿地

三國

隋

並為遠人所據

銷

後置新州

仍領永安

五代

屬契丹

金

西京之屬

元

初隸宣德府

本朝未立

天城縣

周

本戰國中

秦

屬雲中郡

漢

為遠服

元

魏道武從都平城

武

德五年

置定遠

于此

置金

屬西元

初隸宣德府

中

本朝未立

威寧縣

金

本新城鎮初屬宣德府大安初與西京平元

初隸宣德府中

統三年

本朝未立

遼東都指揮司舊遼陽路

一支郡二 懿州 蓋州

親領縣一 遼陽

舜為營州之域尾箕之分

秦于此置東漢初修遼東

水

為界以限朝鮮及漢末公孫度自號平州牧及其子

康

據有三國

親置東夷校尉

尉居襄平

而分遼東

昌

晉

武帝

咸

寧二年

析五郡置平州

改遼東郡為

元

魏

仍為遼

隋

初職無常

唐

太宗親征得蓋

年城置遼州

五代

契丹神冊

修遼

不國別病書

卷北直

十五

陽故城曰東平郡後號南京金曰之于此置遼元初為
耶律德光改南京為東京
路至元六年置東京曰遼陽府
二十五年改東京曰遼陽路
本朝立遼東指揮司及

定遼五衛州縣皆未立因其舊名属于本司

遼陽縣

漢本旧属果遼東郡東
漢安帝分属去遼郡
遼神册四年修遼陽城以所俘漢民渤海金德具大金
戶寔之德光天顯中徙東丹國王居于此
遼中改名元野併入遼陽以鶴
遼陽果元野併入遼陽以鶴
本朝未立

懿州

遼太平三年越国公主
廣順隸上京清寧七年創置慶義軍後更名金居其闕
同昌等县属咸平府
元昌同二县入順安後罷順安

以州隸東京路二十五年改
東京為遼陽路而州属焉
本朝未立

蓋州衛舊州

唐本高州麗蓋年城太宗親征五代契丹陞為金皇統
得城置蓋州後改為長州
改刺史省寧州入焉明昌四年陞大寧鎮元初陞為蓋
州營為秀岩未屬後復改蓋州属東京
省秀岩入遼陽县八年復併建安入州州十七年改
隸東京路二十五年復改東京曰遼陽而州属如故
本

朝置蓋州衛

海州衛旧澄州

唐本海州南府海沃沮故地高麗
里本海州南府海沃沮故地高麗
里沙城唐李勣攻早沙城即此
遼太平九年于此置
民仍為金皇統三年改曰海州天德三年元初罷癸丑
南海府
至元六年併
入遼陽县
本朝置海州衛

復州衛 舊復州

遼本遷民 縣屬黃龍府 後置復州 號永寧軍節度 金日

元初州罷 而具存 至元六年 本朝置復州衛

金州衛

元本大寧路 本朝置金州衛

南京千戶所 本朝以遼陽等處軍戶隸之

草河千戶所 本朝以草河等處軍戶隸之

東寧千戶所 本朝以舊東寧瀋陽等處軍戶隸之

女直千戶所 本朝以舊開元路女直等處軍戶隸之

毛憐千戶所 本朝以毛憐等處軍戶隸之

大寧路 未立

支郡九 興中州 建州 惠州 義州 利州

州 錦州 高州 瑞州

親領縣七 大寧 和衆 富庶 金源 惠和

武平 龍山

禹貢冀州之域 星分尾 周春秋時為秦分其地為

漢新安平 其地在營州之北 三國魏桓 遼分其地破元魏

其部族復盛于此 建牙帳自號 後周為齊高宗 隋開皇

討平高寶寧 唐初其地屬營州 貞觀中 督府復置 東夷都

為五部及契丹阿保 其地叛服不常 唐末分五代石晉以

隸之尋與東奚皆為所并道統和二十四年即奚王

大定金初燕遂改此為貞元：年遷都元初為北京九

年復路為本朝未立

大寧縣

漢新安平五代契丹屬河此為強盛空軍

金治北京元中統十九年省長為大寧縣本朝未立

和泉縣

漢北平之遼地後隸古晉各為所據隋之始取唐初為慎州

二年析其地置黎州屬營州都督神五代榆州治和泉

縣金州存罷元仍其本朝未立

富庶縣

漢本新安遼開泰二年析宗州之民于山子屋以富故

以為金之元復置屬本路尋本朝未立

金源縣

漢本從河東地唐屬青遼同太二年從其部金置金源

甸子以為名元之本朝未立

惠河縣

唐此置歸義州地總章中有海外數百部落降附于遼

下創城百戶于上京東免山見金天輔五年州撤為惠和

具元復改本路惠和本朝未立

武平縣

唐州本沃遠太宗傳漢民散居以其地不可耕植同建武
州安金武罷州為元因本朝未立

龍山縣

漢本交黎元魏契丹方興置松溪唐貞觀二年隸營州
蕃成道開泰二年金山皇統間改為元元四年還屬利
州其年復本朝未立

興中州

禹貢冀州之域舜為營州之境星分入尾度商孤竹國周

春秋時入于此秦為遼西漢遼西郡柳城即此地也東
共戰國屬燕

尋為烏桓所據晉為慕容皝所據改柳城元魏滅之復于
早蹋頰所據

遼西郡隋開皇三年討平遼置柳城平郡唐武德元年

以柳城為都督府天寶元年更遼號霸州置彭武軍節

金省州縣改營元至元二年興皆有降府為州尋後

本朝未立

建州

禹貢冀州之域星分尾宿周春秋時山戎所屬燕漢為遼

柳城之地東漢為烏三國魏平之隸晉慕容氏據有其

改所元魏平之立後周寧高寧隋之唐武德元年屬

年置昌樂縣後復置柳城其地屬焉天寶元五代自燕

年以宗州屬柳城乾元初復改柳城為營州

據其地荒廢契丹既盛遺置永霸永金州日復置元建省
完茸故壘号曰建州
平入州仍本朝未立
隸大寧路

惠州

禹貢冀州之域星分尾度漢古北直平為北燕北

齊道置東北後周立提管府並以唐屬馬監于天室間

奚所據以為西郡金天輔元并州罷改為惠和與承

初回之辛亥岁與本朝未立
並省仍隸大寧路

義州

禹貢冀州之域星分尾宿秦郡為紫與漢末其與為

山戎三國晉戎皆為唐于貞觀十九年太宗征高麗嘗駐軍

度金天德七年州元仍其本朝未立

利州

禹貢冀州之域星分箕尾周春秋屬秦為漢從西

漢東漢末為晉唐武德五年分饒與鄆都督

後遷于青州神志中改隸五代初契丹平其地建城十六

九年更領利州金之元至二年降州為利城與四

阜仍隸大寧路本朝未立

川州

禹貢冀州之域星分尾度唐本壽山遼會同三年置

五年改白川州領金天眷二年陞州為刺史屬懿州大

咸康等三縣後省金定初州罷隸咸平府承安二年復

置川後元以具併入州屬北京路至元二年省
仍屬懿州尋復置川州仍隸大寧路
朝未立

錦州

高貢冀州之域星入尾宿 周春秋屬燕 秦遼東漢日

三國桓魏武帝代烏晉為西北燕所據 隋唐其地空及遼

以其地突冲要乃以所俘漢民 金日之陞為臨元 至元

居之號錦州臨海軍中勦度 尋復置隸大寧路 本朝未立

高州

高貢冀州之域星分尾度 唐本信周地萬歲通天元

州督都兵亂遷置青州 遼開泰中代高麗降三韓之人

金天眷中省州存具承安三年復元甲戌步陞為因勝

大寧州隸 本朝未立

瑞州

高貢冀州之域星分尾度 高為孤竹周春秋入于山

州秦屬遼西郡 晉冀寧郡 隋遼西郡 漢回唐貞觀

于營州界置營州都督咸亨初改為瑞州 萬五代並州

遼開泰初女真五部歸焉遂城 建金天德三年改為宗

瑞元至元六年 本朝未立

廣寧路

親領 縣二 所四

戶閭陽縣 望平縣

廣寧舊千戶所 鍾秀舊千戶所

凌川舊千戶所 遼鎮舊千戶所

舜營州之境呈分尾度 秦遼郡地漢郡屬幽州無慮縣

秦廢和帝永元十六年于遼東復置西部三國魏置護

都尉無慮仍屬焉漢末為公孫度所據 郡復周隋略有遼

以尉居之 晉咸寧二年復分遼東等郡 遼東郡

東唐高宗始平之置遼阿保機取其地大聖會同金天

七年改為廣寧府天眷三年改遼西路 元克平遼東辛

轉運司領廣寧望平閭陽鍾秀四縣 元丑步更為行

軍民總管府辛亥改為軍民萬戶府中統元年復改萬

戶府為總管府至元六年降為散府十五年陞為廣寧

路府 本朝未立

閭陽縣

漢本無慮遼南大聖會同二年建顯州奉先軍又于州西

改曰金大定七年從閭陽治元王寅年改與為閭陽千

戶所為行千戶所事 本朝未立

望平縣

漢望平遼陵為山東縣因割永豐與西之民為金初因之

務大定二十九年改元至元六年省鍾秀入焉十五年

為望平縣復漢舊名 本朝未立

廣寧

漢無慮先于醫巫閭山之東南建乾州奉金天會七年

改曰廣寧

具隸廣元壬寅歲改具為千戶所辛亥歲隸廣寧路至
寧府元六年併本所入閭陽縣十五年復所析置

廣寧千戶所 本朝未立 鍾秀

遼奉先金天眷年置鍾秀府元壬寅歲復置千戶所隸廣

寧路至元六年省入望平縣 本朝未立

凌川

金本新茂州

元辛亥歲始置千戶所取凌川為名元至六年復析置千戶所

本朝未立

遼鎮

遼為西金天僧七年廢元壬寅歲置遼鎮千戶所辛亥

廣寧十五年立遼鎮 本朝未立

瀋陽路

古地也 挹婁唐渤海大氏建定理府都督瀋定二州管

遼州為具與軍即度金改為昭德軍節度大定中又

元丙子歲高麗神騎都領洪福源率西京都護龜州四

叛城歸乃統二年改為安撫高麗軍民郭置司僑治遼陽

二年併兩司為瀋陽等路安撫高麗 本朝未立

開元路

古肅慎氏之地 元魏時始見中 隋鞞黑水唐武德

置黑水府以部長為都督刺史十四年置黑水都督

幽州都督成通年間勃海王玄錫強五代唐同光間黑
 盛以肅慎改地為上路京号龍泉府水元見及獨
 鹿皆遣使朝貢其地東瀕海南界金真復改曰女直太
 高麗西北與契丹接壤而大金也金真復改曰女直太
 祖烏古衍打馬既滅遼即上京設都皇統間年都于燕
 正隆二年改為會寧府置上京由十一年聖為上
 京治會寧置由為元癸巳年師至開元東土忠平于建
 府至二年設開元路屬遼東道宣尉司
 女直等戶二年開元路屬遼東道宣尉司
 朝屬女直千戶所

咸平府

營州東

外徵及秦末燕人衛滿畧真番朝鮮置更築障塞漢其
 地遠唯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涓水為界封盧瓘為燕王
 貞朝朝鮮接壤後瓘叛衛滿聚覺破南朝鮮而自王武帝元

封三年析其地置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部而朝鮮漢
 水二具屬梁浪東漢日之漢末公孫度據有遼東自漢
 平州收其三國魏分梁浪等五郡為晉分樂浪等郡置
 為刺史後為所據朝鮮仍屬梁浪後高句麗侵其地唐
 滅高麗置安東都護以統遼平渤海開太八年遂招置
 州安東都護即金為咸平府元屬遼東道宣尉司
 度亦曰咸平

本朝未立

東寧路

支郡 都護府 定遠府 黃州 德州 朔州

宣州 咸 成州 熙州 孟州 靈州 延州

雲州 蘇州 嘉州 順州 殷州 宿州

郭州 昌州 撫州 渭州 鎡 鐵州 秦州

价州 龍州 博州 鳳州 谷州

親領一縣二鎮一

土山縣 中和縣

鐵化鎮

古朝鮮地星分箕宿 漢郡也武帝元封二年滅朝鮮

置玄菟郡以高晉安帝義熙後其王壤城唐太宗親征又遣

李勣攻拔扶餘平壤高麗遂平五代唐同光元年高麗

大義軍使封高麗國王速傳子孫以平壤為西京都督統元

元至六年李延壽等以十城來拜八年改西京為東

本朝高麗王脩職為臣州並因其旧

土山縣 沿革已見本路

中和縣 沿革已見本路

鐵化鎮 沿革已見本路

都護府

古朝鮮幽州之域星分箕宿 唐高宗統元得城百七

十其地為都督府置安東都護府于平壤以統之唐元二

年徙于平州天寶二年又徙于遼西改部城自唐之季

地入元至元六年李延壽等以其地未歸比為都護府

舊名隸 本朝因之 定遠府

古朝鮮國舜為幽州之地星分箕宿 元其地舊為高麗所有列置

即邑此為定遠府至元六年李延齡以其地來歸仍存旧名隸東寧路 本朝因之

德州

親領縣四 鎮三

江東縣 永清縣 通海縣 順化縣

寧遠鎮 柔遠鎮 安戎鎮

古朝鮮國舜幽州之地星分箕宿 元舊為高麗之壤列置郡邑此為

德州旧有具鎮沿革並同 本朝因之

昌州 安義鎮 沿革見前 已下州具並同

鐵州 定戎鎮

秦州 价州 鳳州 谷州 雲州 蘇州 嘉州

博州 遂安縣

黃州 安岳縣 三和縣 龍岡縣 咸從縣

江西縣 長命縣

順州 殷州 宿州 朔州 熙州 雲州 郭州

撫州 渭州 龍州

宣州 寧朔鎮 席島鎮

成州 樹德鎮

孟州 三登縣 椒島縣 椴島鎮 寧德鎮

延州 陽巖鎮

大金國志

許奉使行程錄

宋著作郎許亢宗為賀金主登位使時太宗嗣立之次年往宋為宣和六年也自雄州起直至金主所都會寧府共二千七百五十里是時金因禮南使甚厚抗未渝盟今自臨安府餘杭門起至雄州三千三百七十里又自雄州至上京會寧府二千七百五十里通計六千零二十里

第一程自雄州六十里至新城縣

離州三十里至白溝巨馬河源出代郡涑水由易水

界至此合流東入海河濶止十數丈深可二丈南宋
與契丹以此為界曰容城縣附雄州歸信縣寄里自
壬寅年各于河北岸創築容城縣新壘過河三十里
到新城縣契丹阿保机入寇唐莊宗以鉄騎五千敗
之于新城即此地曰為契丹邊面自南宋朝結好百
餘年間樓壁僅存

第二程自新城縣六十里至涿州

涿州古涿郡黃帝禹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即此地昔
為契丹南寨邊城樓壁并存及郭藻師舉城南屬不
經兵火人物富盛井邑繁庶近城有涿河合河李范

河東流入海故名范陽

第三程自涿州六十里至良鄉縣

良鄉縣乃唐莊宗時趙德鈞銀鎮也幽州歲苦契丹
侵鈔轉餉乃于益溝置良鄉縣即此地置燕山府自
經兵火之後屋舍居民靡有孑遺即臣復加修築樓
壁燁然更新離良鄉三十里過蘆溝河水極湍激每
候水淺深置小橋以渡歲以為常近年都水監輒于
此河兩岸造浮梁建龍祠宮傍佛如黎陽三山制度
第四程自良鄉六十里至燕山府

燕山乃古冀州地舜以冀州廣遠分置幽州以其地

在北方幽陰之地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樓煩白松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唐制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自晉割賂建為南京又有燕京析津府戶口按堵人物曲庶州宅用契丹舊大內壯麗變絕城北有市陸海百貨萃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錦綉組綺精絕天下蔬菘菜寔稻粱之類靡不畢出桑柘麻麥羊豕雉兔不問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藝民尚氣節秀者讀書次習騎射耐勞苦既城後遠望數十里宛然如帶回環繚繞刑勢雄傑真用武之國也國初更府名曰燕山軍額曰青：周圍二十七里接壁高

四十尺樓計九百一十座池塹三重城濶八門

第五程自燕山府八十里至潞縣

潞縣東半里許有潞沙曹操征烏丸素尚等鑿渠自潞沱山派水入潞沙即此地也

第六程自潞縣七十里至三和縣

三河縣隸薊州後唐德鈞于幽州東置三河縣以護轉輸即此

第七程自三河縣六十里至薊州

薊州乃漁陽也因問天寶祿山舊事人無知者

第八程自薊州七十里至玉田縣

王田縣之東北去景州百二十里自甲辰年金人雜
奚人直入地城內叔據每邊人告急四月之內凡三
至兵軍民而去宣撫使王安中創築此縣後改為
經州

第九程自王田縣九十里至韓城鎮

鎮有居民可二百家並無城

第十程自韓城鎮五十里至非界清州

出韓城鎮東行十餘里至金國所新立城界並無溝
塹惟以兩小津堠高三尺許其兩地界東西濶約一
里許內兩界人戶不得耕種行人並依奉使契丹條

例所至州備車馬護送至界首前期具國使信副職
位姓名閱牒北界備車馬人夫以待彼中亦如期差
接判副使于界首伺候兩界各有幕次行人先令引
接當國信使副門狀過彼亦令引接以接伴使副
門狀同示仍請過界于例三請方上馬各于兩界心
對馬立引接互呈門狀各虛鞭虛揖如儀以次行馬
四十里至清州各相勞問州原是石城縣金國新改
為清州兵火之後居民總百餘家是晚酒五行進飯
其食品不可向口自此以東過鉅頓或宿程其供應
人旋于民漢兒內選之每過迎南使則給銀牌入主

餘者各懸一枚于腰間名曰銀牌天使

第十一程自清州九十里至深州

深州古無之唐末天下阿保機攻陷平營劉守光據
幽川暴虐民不堪命多逃亡依阿保機為主築此以
居之州處平地負麓西向東行三里許亂山重疊形
勢險峻河經其間河面濶三百步亦控扼之所也水
極清泚臨河有大碑名曰濯清為塞北之絕郡守
將迎于此回程錫寔是州

第十二程自深州四十里至望都縣

民既入契丹依阿保機踞于此居處創立縣名隋其

東處鄉里名之故有望都安喜之號唐莊宗以鉄騎
五千退保望都即此縣也

第十三程自望都縣六十里至營州

營州古柳城舜所築也乃股之孤竹國漢唐遼西地
金國討張鼓是州之民屠戮殆盡存者貧民十數家
是日行人館於周宅古屋十數楹庭有大木十數株
枯腐蔽野滿日凄涼使人有吊古悼亡之悲州之北
有六七里間有大山數十其來甚遠高下皆石不產
草木特立川流如營衛然恐州以此得名

第十四程自營州一百里至潤州

離營州東行六十里至渝關並無堡障但存遺址有
居民數家登高回望東自碣石西徹五臺幽州之地
沃野千里北限大山重巒中有五閭居庸可以行入
東道東道餉松亭金坡古北口止通人馬不可行車外
有十八路盡免徑鳥道止能通人不可行馬山之南
地剛五穀百菓美木良材無所不有出關未數十里
則山童水濁皆瘡毒彌望白茅白草莫知其極蓋天
天設此以限南北也茲以來類皆如此更不再叙
第十五程自潤州八十里至遼州

彼中行程並無里候但以行徹一日即記為里數是
日行無慮百餘里金人居常行馬率皆奔軼此日自
早飯罷行至暝方到道路絕人煙不排中頓行人飢
渴甚自許以東類皆此

第十六程自遼州九十里至習州

遼州東門外十數步即古長城所築遺址宛然

第十七程自習州九十里至來州

無古跡

第十八程自來州八十里至海雲寺

離來州三十里即行海東岸俯挹滄溟與天同碧窮
極目力不知所際是寺去海半里許寺後有溫泉二

池望海中有一大島樓殿萃堵波之上有龍宮寺見
安僧有數十人是夜行人皆野盤

第十九程自海雲寺一百里至紅花務

此一程尽日行海岸紅花務乃金人煎鹽所去海一
里許至晚金人餽海魚數十枚烹作美味極珍

第二十程自紅花務九十里至錦州

自出渝關東西路以平掌至此微有登陟徑由十二
山下

第二十一程自錦州八十里至劉家莊

是夜行人皆野盤

第二十二程自劉家莊一百里至顯州

出渝關以東南行瀕海北限大山尽皆麓惡不毛至
山忽峭拔摩空蒼翠萬仞全類江左乃醫巫高山也
成周之時以醫巫高作鎮其遠如此

第二十三程自顯州九十里至免兒渴

第二十四程自免兒渴六十里至梁魚務

離免兒渴東行即地勢卑下盡皆蘆葦沮洳積水是
日凡三十八次渡水多被溺名曰遼河瀨河南北千
餘里西二百里北遼河居其中其如此隋唐往高
麗路皆由此秋夏多蚊虻不分晝夜無牛馬能致行

以衣被包裹胸腹人皆重裳而披衣坐則蒿草薰烟
稍能免務基依水際居民數十家環繞彌望皆花荷
水多魚徘徊久之頗起怀鄉之思

第二十五程自梁魚務百單三里至沒咄寨

離梁魚務東行六十里即過遼河以舟渡濶狹如淮
過河東亦行總五十里舊廬州惟石城有貧民三五
家是夜宿沒咄寨

第二十六程自沒咄寨八十里至潘州

第二十七程自潘州七十里至丹州

契丹阿保机破渤海國建為東京路自此所至屋宇

雖皆茅茨然居民稍盛食物充足離丹州五十里至
銀州中頓又四十里至咸州

第二十八程自丹州九十里至咸州

未有咸州一里許有幕屋數間供帷皆洛州守出迎
礼如制就坐樂作有腰鼓芦笛管琵琶方響箏笙篳
篥大鼓拍板曲調尚南朝一全酒五行樂作迎歸館
次日早有中使撫問別一使賜酒果一賜宴使赴州
宅就坐樂作酒九行食品雜進名曰茶飯金國再賜
必貴臣押伴是日押伴貴臣各酒輒大言說金國之
強控弦百萬無敵于天下使臣折之曰宋有天下

二百年幅員三萬里勁兵百萬豈為弱耶其命遠
來賀大金皇帝登寶位大金皇帝止令大尉來伴行
人酒食何嘗令大言以相固也辭氣俱厲押伴者氣
攝及賜宴畢例有謝表曰祇造隣邦中使讀之曰使
人輕我大金也表辭不當用邦字論語云蠻貊之邦
使長正色而言曰書不云乎協和萬邦詩不云乎周
雖舊邦皆邦字而中使止誦此一句以相問表不可
換須到闕當與讀書人理會中使無多言中使無以
答使長許亢宗饒之樂平人以被才選為人醜瓌似
不能言者臨事敢發如此金人壯之

第二十九程自咸州九十里至同州

自咸州四十里至肅州又五里至同州離咸州即北行
州平土也壤民居所存皆聚落新稼殆遍地宜稼黍
東望大山金人云此新羅山深遠內無路可通其
間出人參白附子深處與高麗接界山下至可行路
三十里

第三十程自同州三十里至信州 回程錫宴于此

第三十一程自信州九十里至蒲里字董寨

第三十二程自字董寨四十里至黃龍府

契丹阿保機初攻渤海射黃龍于此地即建為府是

日州守迎迓如儀有中使撫問賜酒果錫宴一如咸州
制自此東行

第三十三程自黃龍府六十里至托撒字草寨

府為契丹東寨當契丹強盛時擒獲異國人則遷徙
散處于此南有激海北有鉄離吐渾東有南高麗靺
鞨東有女真室韋北有烏舍合西北有契丹回紇党
項西南有奚故此地雜諸國俗凡聚會處諸國人語
言不通則名為漢語以證方能辨之

第三十四程自托撒九十里至漫七離字草寨 道旁
有契丹旧益州賓州皆空城

第三十五程自漫七州七離一百里至和里閑寨

離漫七離行六十里即古烏舍寨：枕混同江涓其
源來自廣漠之北遠不可究自此有南流五百里接
高麗鴨綠江入海江面濶可半里許寨前高岸有柳
樹沿路設行人幕次于下金人尤師李靖居于是靖
使宋朝此排中頓由是飲食精絕佳時當仲夏藉樹
陰俯瞰長江輕颺拂面盤薄少頃殊忘鞍馬之勞過
江四十里宿和里閑寨

第三十六程自和里閑寨九十至句孤草寨

自和里閑寨東行五里即有潰堰斷擊自北而南莫

知遠近界隔甚明乃契丹昔与女直两国古界也八
十里直至東流河行终日無寸木地不產泉人携水
以行豈天以限两国也東流河濶三十餘丈以船渡
又五里至句孤寨自此以東散處原隰間盡女真人
無異族無市井賣買不能錢惟以物相貿易

第三十七程自句孤寨七_{十里}至遠河寨

第三十八程自遠河寨四十里至蒲撻寨 是日金使

前來排辦祇候

第三十九程自蒲撻寨五十里至館

行二十里至元室即君宅接待使副具狀辭館伴使

副于此始見如接待礼金国每差接待館伴送伴客
省使必于女真渤海契丹人物白哲詳緩能漢語者
為之復有中使撫問賜酒果宴如常儀畢又行三十
里至館 惟茅舍數十間堂室皆布幕武夫守護甚
嚴此去北庭尚十里次日賜酒果次早館伴同行馬
可五七里一望平原曠野間有居民千餘家星羅布
布更無城郭里巷率皆背陰向陽又三里命去傘近
闕北作百步有阜宿圍繞三數頃並高丈餘云皇城
也至以宿門就龍臺下馬歇定酒三行少頃聞鞞鼓
聲人歌引三奏樂作闕門使及祇候班引入即捧國

書及陳禮物于庭下傳進如儀贊通拜舞忭蹈訖使
上殿以次就坐餘並進山棚之左曰桃源洞右曰副
紫薇洞中作大牌曰翠微宮高五七丈建殿七棟甚
壯榜額曰乾元殿塔高四尺塔土壇方滴教丈名曰
龍墀殿內以兵數千人分兩壁四面具築架屋數
千百間金主御座前施朱漆銀裝金几案果碟酒器
皆金玉酒味食美皆珍美樂部二百人乃契丹教
坊四部也酒五行食畢合賜散衣袍帶使副以金餘
人以銀謝畢歸館次早中使賜酒果復賜錄以綿帛
折充次日再謁北庭赴花宴並如儀酒三行樂作鳴

鉦百鼓百戲出場酒五行各起就帳戴色絹花各二
十餘枝謝罷復坐酒七行歸館次日又有中使賜酒
果復有貴臣就賜併伴射于館內庭下設樂作酒
三行伴射貴臣館伴使副因信使離席就射三矢弓
弩從便用之勝負各有差就賜褰衣鞍馬次日朝辭
儀如見時酒果果就殿上捧國書請下殿賜使副襲
衣物帛鞍馬三節人物各有差拜辭訖就館酒行樂
作各為惜別之會又曰換衣燈宴酒三行各出衣服
三數件或幣帛交遺常相聚推勸酒食不敢多言至
此及語笑甚款不計其巡以醉為度皆旧例也次日

回程起發至兀室即君宅館伴使副展狀辭副使于
此相見如儀有中使撫問賜酒果皆如來時至信州
涿州同此回程更不再叙至清州將出界送伴使副
夜具酒食亦為惜別之會出衣服數件或幣帛交遺
情意甚勤次早發回至界有幕次下馬而望我界旗
幟甲馬車輿帟幕以待人皆有喜色少頃樂樂作酒
五行上馬復送至兩界中彼使副回馬對立馬上
盃換所執鞭以為異日之記引展接狀舉鞭揖各則
背馬回顧少頃進數步躊躇為不忍之狀如是乃行
彼中人情皆悽惻為之揮淚南人無之

卷終

郡國利病書卷之十三

都城六朝舊城近北覆舟山去秦淮五里至楊吳時改築跨秦淮南北周迴二十里近南聚寶山明既定大都建城闕城之域惟南門大西水西三門因旧更名聚寶石城三山自旧東門處截濠為城開拓八里增建南門二曰通濟正陽自正陽而北建東門一曰朝陽自種山之麓圍繞而西抵覆舟山建此門曰太平又西據覆舟鳴鳴山緣湖水以北至直瀆山而西八里建此門二曰神策金川西北括獅子山於內雉堞東西相向建門二曰鍾阜儀鳳自儀鳳迤邐而南建定淮清涼二門以接

老國才次言 卷十三
一
舊西門而周九十七里外郭西此據山帶江東南阻山控
野闢十有六門東六曰姚坊仙鶴麒麟滄波高橋上方
南曰五夾岡鳳臺馴象大安德小安德西一曰江東北
三曰佛寧上元觀音周一百八十里 京城志
皇城在都城內之東鍾山之陽前與正陽門直對正南
門曰洪武內曰承天門端門之北有左右闕門洪
武之東曰長安左門西曰長安右門東近北曰東華門
內曰東上南門東上北門西近北曰西華門內曰西上
南門西上北門北曰玄武門內曰北上東門北上西門
近子城東曰左闕門西曰右闕門 京城志

大內六門正中曰午門左曰左掖右曰右掖東曰東安
西曰西安北曰北安午門之內大殿之前曰奉天門左
小門曰東角右小門曰西角東西隅有東西角樓東角
之南曰左順門之南曰文淵閣西角之南曰右順門
奉天門之內大殿曰奉天殿東曰文樓西曰武樓殿之
左曰中門右殿之曰右中右門大殿之後曰華蓋殿華
蓋之後曰謹身殿由左順門入東曰文華殿由右順門
入西曰武英殿謹身之後為乾清宮之後曰坤寧宮又
二殿曰柔儀春和 京城志
舊內在都城內大中街元南臺地也 國初取建康始

宮於此

天地壇在正陽門外之左初建 園丘方丘於中都洪武門外之東分祀 天地按京城圖志云 聖祖宸斷以王者父天母地無異祀之理乃建壇於此合而祭之以 仁祖淳皇帝配享左右列壇以日月星辰嶽鎮海瀆風雲雷雨山川太歲歷代帝王天下神祇城皇之神從祀每歲以正月中旬行郊禮自是年穀順成社稷壇在端門之右社街門之內六 聖祖謂五土生五穀以養民乃合祭於一壇 太廟在端門之左廟街門之內初設於中都 皇城

內

龍江壇在金川門外圖志云 國朝新建為 行幸出師親王之國祀於此 功臣廟在鷄鳴山南祀 國朝開國元勳功在社稷澤及生民者

孝陵在南都外城內鍾山之陽 懿文陵附於其側 長安左門之南列宗人府次吏部戶部禮部兵部至工部而止後設詹事府翰林院太醫院長安右門之南列中軍都督府次左軍都督府右軍都督府前軍都督府後軍都督府至太常寺而止後設通政司錦衣衛欽天

監列鴻臚寺行人司於長安右門之西以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為三法司設於太平門之外以國子監為成賢之地設於鷄鳴山之陽光祿寺尚寶司六科禁官也設於禁內以太僕寺典牧設於江北之滁州五城兵馬指揮司防捕之官設於都城之內外三十七衛散設于都城之中其隸屬諸司不詳載也

棕園漆園桐園並在鍾山之陽園各植萬株初海運作海舶防倭作戰艦所需甚繁故植之免取於民

花果園在城南

薑菜園散在城隅

香稻田番麥殿並在城東以享廟

穀園在城西此

紅花地在城北俱絲染

鮭魚殿冰窖在城北臨大江以充時貢

琉璃窑石灰窑並在城南

石土廠在城北

紅土廠竹片廠甌廠瓦廠並在城西以備工作

黃船廠寶船廠撥舡廠並在城西以充運載

首蓆園在城東以處牧放

職官

都御史五人北臺一人南臺一人

總督漕運兼巡撫一人治淮安張國初海運又置壽

運使永樂中罷使戰專命武臣總之景泰間始命尚

書或右都御史或侍郎副僉都御史總督漕事兼撫

鎮揚南廬徐滁和七郡以侯伯充總兵官掛漕運印

將惟都指揮者

總理糧儲兼巡撫一人治京府統制太平池徽寧國

理浙西杭嘉湖稅糧

總理儲賦一人近巡撫治專督三十六衛軍儲出

督治江防一人即南臺治見

總理河道一人治濟寧以工部侍郎兼都御史提理漕

者銜

監察御史十有一人北臺五人南臺六人

巡撫郡縣三人按一治太平按六府一治蘇州按四府

提督學校一人治都城內按畿內郡

治鑿法一人治揚州察鑿

治屯田一人南臺任之察諸

清戎二人無常任之以

江防二人以南臺分治一治安慶

監儲一人以南臺者督諸郡倉

戶曹主事五人

監督三人一治徐州洪一治浦子城一治淮安清江一治

權稅二人一治揚州一治蘇州一治

刑曹主事一人

司理一人治淮安理刑

工曹郎中一人主事七人

總理漕河一人治高郵非定治

漕艘廠一人治淮安司

治洪閘四人一治徐州洪一治呂梁洪一治漕艘之險

兼筭商船料之

輓廠一人治儀真江南造城磚積于此每公私船過

之任

權木稅一人治蕪湖取商木之稅歲輸

按察分司治畿內者四人

浙江按察副使治兵備兼治水利一人治太倉州

山東按察副使治兵備一人治徐州

河南按察僉事治兵備一人治潁州

江西按察副使治兵備一人治九江並見戎備志

南京宮殿

南京新宮吳元年作直洪武門，當輦道設橈木止車騎冲突進之設，下馬牌則大明門循皇城而北，長安左右門其直大明門曰承天門，內左太廟右社稷壇廟門左右皆樊松竹雜灌，內廡左右各有井亭，左右角門過石梁明庭上須弥座，凡三重皆可路廟九楹，簷際皆有網絲中設靈座南向東一西向各三，皆設靈衣後寢殿各有靈床，左右懸燈床前素壁，前各設方木椅藉黃褥，列以裳衣椅麓，設履廟左神宮監社稷壇，按五方色自前門入北有行礼殿，具服殿其直承天門曰

端門進至午門兩觀雄麗俗稱五鳳城樓也左置鐘鼓
下承以磚堊高帝御槍又他鎖子草紙鎧甲在架樓窓
繚絲日映其上尤奪目傍為左右掖門進之三殿奉天
殿直午門大朝會之所
有東西角門中左中右門兩廡
左文樓右武樓奉天門外兩廡曰左順門右順門後文
華武英二殿中華蓋殿後謹身殿進之乾清宮又進之
坤寧宮初大內填燕尾湖為之勢中下南高而北卑高
皇帝後悔之二十五年祭光祿寺灶神文曰朕經營之
天下數十年事之按古有緒維宮城前昂後窪形勢不
稱本欲遷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勞

民且廢興有數只德聽天惟願鑒朕此心福其子孫云
云皇城自長安左右門北又東西安門北玄武門 吳
人黃省曾嘗記大內畧曰循城之東經八寶庫古今徑
籍庫東華門內觀太孫宮東宮之前多梅宮各有寶座
龍床之皆五彩雕鏤前階三梁以上凡宮隔以銜壺入
文華門殿制頗小西觀奉先殿之亦有靈床座如太廟
寢室以歲時薦享亦在是多塵又觀興慶宮之前除積
水几尺宮內藏衣扇等物箱千餘各繫標牌有彩金龍
鳳紅箱七八座列於中觀大善殿在小城之上由左
門入北轉上至南殿有網絲門凡六云聖祖覽誦之所

其後有石假山，下通石梁，石山鈎闌下山，循而入為望江樓，高際霄，已不可梯。樓後為九五飛龍殿，間凡九除，多萱草。底宮有天宮，壁藏佛龕，轉至內花園，中有亭。四面各有五色琉璃石臺一座，可以登游。臺峙玲瓏，古石各五中，峻次卑臺之兩崖，各函石缸二。江水清燭，鬚眉園內多梅竹松栢，百卉俱足。晶瑩特異，塵世又覩西宮，秩以黑金為之，牲用馬。宮後有御用厨灶，為銅甌所疊。宮間五中設沉香寶座，兩間門相對，門疊虎頭於楔上，各有龍床，各含小床，可以周迴布席。床面朱華格眼，或剔地起突，雲龍盤鳳，宮之前窻皆四叙，毳文。

格眼或龜背羅文，疊勝門鈕皆絡漆紅金為之。左右箱宮凡十，中又左右翼十二院，各宮三間，左右為齋，有壁箱八，朱龍金鳳為飾，皆左右啟。傍屋三間為厨，咸銅灶，厨北有小屋三間，厨前石井，宮除前又殿五間，中有沉香寶座，有金椅，左右有龍牀，出宮是為棕殿，鴟吻簷脊皆棕所成，四周為格，凡四十，壁粘黃綾，又徑武英殿至大庖，大庖祭器皆木色，咸朱凡祭列於紅几，几上咸判定荐物品，位祭則携几以往，由西華門西上門以出。

旧内城六朝旧都元之南臺當京城中国初駐此吳元

年作新宮於東城接鍾山之麓右珍珠橋歷竺橋南出
大中橋古白橋入秦淮西達三山門

談遷東林雜俎曰崇禎中太監刘若愚着醜忠志有大
内規制已盡宸居之概矣今孫侍郎北海春明夢餘錄
間本刘氏約之予又為刪潤焉

范守己吳譚

漢書吳縣云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毘陵云江在北
東入海揚州川蕪湖云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
州川是孟堅所謂三江也今按南江即婁江在崑山縣
南中江即宜興之西九水與溧陽高淳當塗水相流通
者今築東壩絕之使不東下矣北江即揚子江禹貢云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意或指此蓋震澤所包者廣凡揚
州之湖陂俱是不獨言太湖也今人專以太湖為震澤
而謂吳淞為南江婁為中江白茆為北江誤矣

後漢書云震澤在吳縣西後名具區澤按周官職方氏

載揚州藪曰具區川曰三江寢曰五湖則澤自澤湖自湖明甚尔雅云吳越之間有具區郭璞曰吳縣南太湖也是以太湖為具區矣豈震澤即太湖耶若尔則揚州之藪即揚州之寢矣多草木曰藪多水曰寢合而之一可乎

郭璞曰太湖中有句山之下有洞庭穴潛行水底無西不通今謂之包山又謂洞庭山誤矣

郭璞曰陽羨縣有張公山洞密有二堂今宜興東南有張公曰余與韓克一曾入其中信為瑰竒然不知孰為二堂也縣西北又有善卷洞者上下二重若堂室然豈

璞以善卷為張公耶

越絕書曰毘陵縣 南城在荒地上湖中塚者季子塚也名延陵皇覽曰暨陽鄉今按季子塚在江陰縣西南不知漢時毘陵城在今何地去其冢當不遠今謂武進為毘陵誤矣

吳越之地秦置會稽郡治吳縣領縣二十六北至曲阿丹徒南至富春東至鄞句章西至陽羨烏城西漢因之項羽殺會稽太守殷通在今吳縣後漢順帝時移會稽郡于山陰以其地置吳郡割富春餘杭以北十三縣屬之丹陽郡漢初為故彰郡治故彰郡在安吉州北武帝

更名丹陽移治宛陵領縣十七東至句容南至黟於潛西至蕪湖北至江乘內有丹陽縣不知今何地晉改為丹陽以城西有山多赤柳故當不在句容東也唐置丹陽縣於丹徒東不知何據考之乃古曲阿縣地孫吳割會稽丹陽地置吳興郡治烏城其臨安餘杭武康於潛故彰安吉皆屬之與吳郡丹陽謂之三吳

丹陽郡旧有石城縣漢書云縣有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是漢時江水曾分流東南入海也未知何代湮塞爾其縣不知在今何地按晉史建鄴秣陵江乘屬丹陽郡石城屬宣城郡則非今石頭城可知今謂石頭城為石城誤

故彰郡漢初所置高帝封吳王濞王會稽豫章故鄣三郡是也武帝元封二年改故鄣為丹陽漢書原無秦置字范曄後漢書妄云秦鄣郡武帝改名蓋見鄣郡上有故字遂謂非漢郡不知故鄣自是縣名漢高以之立郡爾故鄣縣在今安吉州境內故鄣地也非謂故時之鄣縣晉書承訛遂大書云秦始皇并天下置鄣郡大誤按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無所為鄣郡者劉廙謂故鄣非郡名亦未是

陳沂金陵圖考云秦并天下以金陵地屬鄣郡改楚金

陵邑為秣陵縣及東遊會稽過吳從江乘浦渡置江乘縣皆統於鄣。郡不詳治所志云在石頭城地史載吳興郡西金陵本吳興西境也按孫皓割會稽丹陽地置吳興郡治烏程領十縣西北至於潛故鄣安吉而止距金陵不啻四百里謂金陵為吳興西境可乎史謂吳興郡西正指故鄣縣非石頭城也

文獻通考云吳主孫權初鎮丹徒謂之京城後都于秣陵改為建業金陵圖改云建安十三年孫權領丹陽郡自宛陵還治秣陵改秣陵為建業郡在淮水南按吳志建安五年曹公表權為討虜將軍會稽太守屯吳九

年叔弟丹陽太守翊為左右所害以從兄瑜代翊十四年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十六年權徙治秣陵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為建業是權未嘗領丹陽郡亦未嘗鎮丹徒也徙治秣陵為建安十六年事

宜興縣有東九水西九水居人不識其義加水為沆郡縣志水利攷諸書俱作沆字按沆音軌側出泉也豈得音九漢書地理志云此江從會稽毘陵縣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東北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水徑又荊州記云江出岷山至潯陽分為九道東會於彭澤徑蕪湖名中江東北至南徐

州為北江金陵志云中江曰徑溧陽州界今永陽江亦名九陽江在州西北三十五里即其遺跡前漢地理志桑欽水徑皆云蕪出湖縣西南東北至陽羨入海開元間蔣日用作宜興城隍記云此縣南壓中江風波不借云々景福三年楊行密將臺濛作五堰拖輕舸饋糧其遺跡在溧陽界銀林双河東埧之地蕪東坡奏議云溧陽縣之西有五堰所以節宣九陽江之衆水直趨太平州蕪湖後之商人販賣鱗木東入二浙以五堰為阻因給官中廢去五堰既廢則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或遇暴漲皆入宜興之荆溪而入震澤矣時元祐六年也是

時中江尚通其後東壩既成中江遂不復東惟九陽江水入荆溪耳據此則東九西九正所謂九陽江也何得為汎乎

秦淮曰云秦時望氣者言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始皇於是東遊以厭之乃鑿方山斷長龍壑為瀆入江故曰秦淮按桑欽水徑言淮水出陵陽縣東南北入大江寔錄註亦云本名龍藏浦有二源一出華山經句容西南流一出東廬山徑溧水西北流至江寧方山埭而合西注大江則非始皇所鑿明甚故昔人多云淮水不云秦淮祥符江寧圖經云淮水去縣一里山謙之丹陽記云

建康有淮源出華山輿地志云淮水發源華山在丹陽之界徐爰釋問云淮水西北貫都吳時夫淮立柵宋元嘉中浚淮起湖熟廢田千餘頃是也惟孫盛晉春秋云是秦所鑿不知何據或曰方山西瀆三十餘里秦也金陵圖考云孫吳都城在淮水北五里據覆舟山下周迴二十里十九步今據覆舟山南距淮水僅五里耳按方圓圍徑法周二十里十九步方五里有餘也豈當時都城北負覆舟山南臨淮水耶又何以云在淮水北五里也又云都城之正門曰宣陽又南五里至淮水有大航門豈古時里數狹小耶抑淮水遷徙無常耶

江乘地記云石頭城山嶺嶂千里相重若一游歷者以為吳之石城猶楚之九疑也山上有城因以為名建安間孫權修理改為石頭城用貯軍糧器械按今石頭城山不二里許所謂千里相重者豈以沿江諸山盡名石頭城耶

金陵志考證曰按宮室記吳遷都建業有曰太初宮者即長沙王故府有曰臺城蓋官府之所寓也有曰東府蓋丞相之所居也有曰西州蓋諸王之所宅也有曰倉城蓋儲蓄之所在也皆不出都城之內蓋臺城在宮後即吳之苑城宋元嘉二年於臺城東西開萬春千秋二

門候景攻臺城燒大司馬門大司馬門官府前門也則臺城與官府為一可知又按宋書徐羨之住西州高祖嘗思之即步出西掖門往見焉則西州似在都城內又按晉書謝安鎮新城欲須徑理大定自道江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上疏乞返旆詔許還都聞當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慨焉自失及薨後有所知羊曇者輟樂弥年誓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不覺至門左右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因慟哭而去則西州門又似都城西門也又按晉安帝義熙十年冬城東府在青溪東南臨淮水去臺城四里則東府不在都城內矣

輿地志云石頭城環七里一百步緣大江南抵秦淮口去臺城九里若尔則石頭城在都城西別為一城矣何周札開門迎王敦入石頭城而都城遂不復守也使當時嚴守都城則敦雖據石頭亦未必旬日能陷都城何至使敦軍劫掠內外官省奔散惟有侍中二人侍帝耶豈石頭城即都城之門戶別無城隍可守耶則所謂西陽等門者又何門哉

東萊呂氏十論

吳論

孫叔起於江東拓境荆楚北圖襄陽西圖巴蜀而不得
北敵曹操西敵劉備二人皆天下英雄所用
時之傑權左右勝之而後能定其國及權國既定魯公
已死不叡繼世中原有可圖之釁權之名將死喪且盡
權六老矣世人謂權之所以為固者東南之地所以為
強者東南之兵此大不然夫東南之地天下至弱而孫
氏之地又為六朝最弱獨叔守之而固東南之兵天下
至弱而孫氏之兵又為六朝最弱獨用之而而強長江

而上達于江陵轉江陵之南阨于巫峽上下千里可航而渡者凡幾可阨而守者凡幾道路坦然非有潼關劍閣之阻也自廣陵而渡京口自歷陽而渡采石自邾城而渡武昌易若反手江陵破則上流無結草之固濡湏破則江上不知所以為計地之形勢可謂弱矣權之兵眾皆江南舟子綿力薄材之人區區捃拾盜賊驅獵山越以充行伍兵亦可謂弱矣然權用之如此之固且強何也蓋權之所以自立者有謀而已不獨用其臣之謀而又自出其謀內以謀用眾外以謀應敵所以地狹兵少處天下之至弱而抗衡中原成三分之勢者欤始權

之初立曹操下荊州移書吳會舉國震駭權聞魯肅之言翻然而悟聞周瑜之議奮然而起一舉之謀曹操存劉備基王伯之業此用周瑜魯肅之謀也又劉備借荊州而不及關羽顧頗於上流權謂養關羽使北吞許洛全有江漢回舟東下誰能禦之欲圖之惧曹操之乘其弊也乘羽北過許洛曹公以朝命見招權乃上牋擊羽以自効使呂蒙陸遜一襲而得之全有荆楚西閉劉備於三峽北釋曹公之患以安江東此用呂蒙陸遜之謀也方曹丕已禪漢天下憤怒切齒之時權知劉備必報關羽怨曹氏倚其後也乃於是時釋其憤切之心而稱

臣於魏受其爵封擊備而走之權此之謀也又魏責任子而權不遺西患未解而此患又起權之計宜乎窮也權知劉備以復漢為名而曹操篡位之罪甚于殺關羽備亦欲結已為與國而專意北圖于是遣使講和以中備之欲遂得息肩于西而專意于北拒魏而退之此權之謀也方曹操之反自烏林憤權而東征謂叔特水以自固故以舟師攻合肥權若拒之于江南則曹公水軍入江權軍不戰自潰矣故逆拒之於濡須使操雖水軍無所施步騎雖多瀕阻江如春水方生義無所用 操嘆息而追此又權之謀也操既還自他人現之大則追軍

逐北小則自足稱雄今權不然反請降於操蓋權料操之內憂尚多北有未定之河北西有未復之關中操欲伐之而慮東南之變非大定不往也故稱降以稍厭其意而安之使操不復慮東南而盡力西北已得於其間益繕戰守之備以待其再來此權之謀也方曹丕之責任子不得而南征也權見丕不知兵不如其父而老臣宿將亦不盡力如操之時始却之於濡須而再來叔之意以為丕不知兵非使之深入疲竭上下之力則不止非使之臨江而反則丕必不然休故開而致之瀕江而不與戰之挑之而又不應使之力盡而自還又小發以警

之魏自是不復敢南出此又權之謀也權又以為兵久不用則士氣鈍疆場久安則人心逸且使敵人晏然積以歲月坐以成資非計之得也故兩譎淮南之將致而擊之所虜獲足以自資而敵人之資又為之破壞此亦權之謀也權又以謂所用多南兵便于舟楫短于陸戰故用兵未嘗一日捨舟楫而乘勝逐北亦不肯遠水以逐利雖有大舉長驅之計亦不敢行以徇一時之幸故曹休敗而不敢追殷札獻言而不敢用此亦權之謀也權之受封吳王也盡恭以受其爵命使其國中知己為之百姓屈也與邢貞為盟陰以怒其郡下方且為進取之

計而自卑屈如此亦權之謀也故權之為國自奮亦用謀自屈亦用謀勝亦用謀負亦用謀動無非謀也故能以一江為阻而與曹劉為敵然權起非仗義徒知以割據為雄不能興漢室以傾天下之心使當漢末大亂權能招徠中原之士廣募西北之北輯馬步之銳扶舟楫而用之鼓行北出水陸並進孰能當之哉當曹丕之立也權又既求漢室子孫而輔之出師問罪劉備必亦連衡而犄角中原之士挾思漢之民必有起而應我者矣叔不知出此徒自尊於崎嶇蠻夷山海之間故雖力為計謀詭詐然基業僅足以終其身而無足以遺子孫

僅足以保其國而不足以爭衡天下惜哉然使叔不為
計謀以自立則雖其身不能終也况子孫乎其國不能
保也况天下乎何以言之權沒未幾諸葛恪一用之而
僅勝再用之而大敗孫綝用之又敗江淮之間惴惴而
已上流藉陸抗之賢挾以重兵僅能支襄陽一面抗死
則林惔之然矣藉使孫皓不為暴虐六豈能久存也哉
後世不察權以計謀自立而區區欲効權之畫江為守
是不察夫形勢甲兵之最弱也古人惟陸抗知此抗言
于孫皓曰長江浚川限帶封域乃守國之常事非智者
之所先審抗此言則當時之形勢為不足言而所謂智

者所先則有道也抗可謂善論孫氏形勢者矣

晉論上

東晉之始形勢與吳相若然吳北不能過淮而東晉時
得中原之地吳旋為晉滅而晉更石勒苻堅之強終不
能破其君臣人材去吳遠甚而其固如此者晉以中原
正統所繫天下以為共主故也以正統所係天下共主
而百餘年不能平天下雪讐耻恢復旧物晉之君臣斯
可罪矣詩美宣王曰內修政事外攘夷狄齊威公晉文
公越王勾踐皆中國已治然後征伐今夫晉室南遷士
大夫齟中朝之旧賢者以遊談自逸而遇者以放誕為

娛庶政陵遲風俗大壞故威權兵柄奸人得竊而取之
小則跋扈大則篡奪士大夫雖有以事業自任者亦以
政事不修財匱力乏而不得盡其志可勝惜哉易曰君
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夫政事已修任屬
賢將而待可為之時而進焉則無不成矣晉既內無
政事外之任屬又非其人雖有中原可勝之時而我無
以赴之雖赴之而敗矣故褚裒北伐蔡謨曰今日之事
必非時賢所辦殷皓之再舉北伐王羲之曰區區江左
固已寒心力爭武功非所當作又曰雖有可喜之會
內求諸_已而所憂乃重於所喜由是觀之晉之政事不

修任屬非其人雖有中原可乘之時亦無能為也然謨
之言大抵謂任屬非其人故曰非上聖與英雄自餘莫
若度德量力義之之言大抵謂根本不固故曰保淮非
復所又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三君雖相當時之失然盡
如二君所言則東晉未有復中原雪讐耻之期端坐江
左以待衰弱滅亡而已此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夫東
晉之初其強弱何如三國之吳蜀當時有志之士尚能
欲自強而不肯休諸葛亮諸葛恪之語最善然亦知其
一而不知其二也亮之言曰先帝知臣伐賊弱材敵強
然不伐賊王業亦_而止惟坐待亡孰與伐之孔明之治蜀

可謂有政蜀之任孔明可謂得人然未有可乘之時恪之言曰今所以敵曹氏者以操兵衆於今適盡司馬懿已死其子幼弱未能用計智之士今伐之是其厄會恪之言知可乘之時而不知所修之政而自量其材與夫所用之人也是故孔明無成而恪卒以敗觀蔡謨王羲之與諸葛亮恪之論正相反而各得一偏世之人好興作者必以孔明元遜之言為先而安偷惰者必以蔡謨王羲之之言為是酌厥中而論之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聖經之言不可易也後世六曰事貴乘彙又曰上策莫如自治蓋急自治政事既修恢

復之備已具事會之來不患無也一旦覲彙而動將無往而不利矣若內雖有自治之名而無自治之寔徒為空言玩日引歲端坐而守而待賊虜之自滅非愚之所敢知也苟不相時先事妄發小者無功大者覆敗一旦机会之來事力已竭不能復慮東晉之事如此者多矣

晉論中

孟子曰入無法家佛士出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夫無敵國外患者謂國安可也乃常亡曰何哉蓋既無法家佛士又敵患不至則君驕臣縱入于危亡而不自知東晉之末是也晉之始也敵國雲擾強臣專制上下惴恐

如處積薪之上而火然者故君無驕泰之失而臣下亦自以危亡為憂是以內雖王敦蘇峻反叛相尋桓溫擅權廢立外則石氏之兵三至江上苻堅淝水之後江東幾至不保然當時人主恐懼於上而王導溫嶠陶侃謝安謝元之徒足以盡其力故至危而復安將亡而復存也及桓溫既死苻堅復亡上流諸鎮皆受朝廷號令非有向者跋扈之人也姚氏自守於關西慕容相踐於河北非有向日邊境之憂也君臣上下自以江東之業為萬世之安心滿意足孝武漸生奢侈于上道子之徒竊威柄於下謝安謝玄至以功名自疑矣安玄既死其政

愈壞甚於已危將亡之時泯々靡々不自知也已而君臣兄弟之間爭權植党上流之患復開不待外敵之強而國遂亡矣聖人於無事之時而為持盈守成之戒可不信夫况東晉仇耻未復遽以無事自處不其過哉

晉論下

杜牧謂宋武不得河北故隋為王宋為伯愚謂不然併吞海內之形勢關中為重河北次之關中者周秦漢用之河北者光武用之皆用之以取天下也曹操石勒以河北取關中苻堅以關中取河北三人者皆吞海內十有八九而不能并東晉之後元魏以河北取關中後周

以閩中取河北隋唐以閩中取天下以此論之用閩中
并天下者五而不得者三用河北并天下者一而不能
者三則閩中為重河北次之顧不信乎宋武帝非獨不
得河北暫有閩中而已何嘗得之哉宋武起於布衣身
經百戰，勝攻取髣髴曹操司馬懿而下不可比也。可舉
東南至弱之兵練而用之踐西北至強之虜前無橫陣
旁無堅敵逆河而上開閩而入之用之如建瓴破竹之
易可謂奇矣然得閩中而不守翻然東歸失百二之地
於反掌暮年慷慨登壽陽城樓北望流涕而已可不悲
哉遇謂宋武之失閩中其罪有三一則好殺伐而不得

中原之心二則急窺神器而不能快中原之憤三則倚
南兵而不能用中原之人夫宋武下廣固欲盡阨其父
老韓範力諫猶誅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妻孥前賢論
之以為舉事曾符姚之不如智勇而無仁義豈不當
哉其失一也宋武帝之
室 輔 所知也然
為晉洩百年之憤天下

其孰能議之其子亦不失天下今急為篡奪大業不終
曹操猶能曰天命有在吾為周文王終身輔漢而不取
宋武識慮不及操遠矣其失二也宋武之北伐魏主以
問崔皓，嘗策之以為必克而不能久裕之取燕取秦

西北之人未嘗據連城舉大眾未附之者裕獨用南人
轉戰山河之間往返萬里里使裕及燕之後選用燕之豪
傑廣募壯勇以傾三秦得秦之後選用秦之賢豪廣募
壯勇以傾河北分爵裂土以功名與眾共之攻伐元魏
則中原盡得矣東掃慕容之餘燼西剪赫連之遺種以
裕之智勇王鎮惡檀傳朱沈之徒為爪牙而謝晦之徒
主謀議何為而不成裕之施為既已不能選用燕齊賢
傑廣募壯勇而區々用遠客之南兵縱無所練之士卒南
兵獨用已敗不可支其失三也蓋南北異宜攻守易便
南兵不用專用有三難勇而輕一也利險不利易々困

難久二也易亂難整三也項羽之破趙一以當百高祖
征黥布張良戒毋與楚人爭鋒然羽布皆為高祖以持
重困之此雖勇而輕也吳王濞之反有田將軍者請急
據洛陽曰漢車騎入梁楚之郊則事敗此利險而不利
易也吳楚屯聚數日無食而潰裕軍至長安已謳歌思
歸此易困而難久也裕軍至長安日暴市肆此易亂而
難整也裕既無中原之眾欲以南兵守關中人無智遇
皆知不可也裕之東歸世以為劉穆之死急於篡取愚
以為正以南兵不能守關耳裕見已所行事已失中原
之情欲全軍共歸則惜關中不忍棄之欲不歸而守則

南人思歸既甚將潰而歸矣裕之首領未可保也况關中乎數十年之得一朝失之古今所惜然則後之欲恢復者得中原之郡縣可不以裕為深戒哉

宋論

宋文帝以河南之地為宋武帝日物故竭國家之力掃國中之兵而取之卒無尺寸之功史稱文帝之敗坐以中旨指授方畧而江南白丁輕進易退以愚言論之文帝不能用老将旧人而多用少年新進使傳任屬猶恐不免於敗况從中以制之乎鋒鏑交於原野而決机于九重之中机会乘於斯須而定計于千里之外使到彥

之輩遇精兵亦不能成功况江南白丁乎然江南之兵亦非弱也武帝破燕破秦破魏則皆南兵也何武帝用之而強文帝用之而弱也南兵不可專用豈無北方之人可號召而用之乎盖武帝失之於前而文帝失之於後也自古東南北伐者有二道東則水路由淮而泗由泗而河西則陸路越漢而洛由洛而秦自晉南遷褚裒殷浩桓溫謝玄皆獨由一路以進至于武帝則水陸齊舉故能成功今文帝專獨用南兵而專恃水戰舟楫之利雖嘗使薛安都等盡力於關陝而孤軍無緩形勢不接此三者文帝之所以敗也使文帝得賢將而任之屯

於淮外委以經畧不獨用南兵而號召中原之衆不獨恃舟楫而修車馬之利則雖未能堅守河南亦不至於一敗而失千里之地再敗而胡馬飲江也文帝修政事為六朝之賢主而措置之謬如此可不戒哉

齊論上

天下之情艱難則勤承平則惰勤者雖弱小而奮惰者雖盛大而衰夫元魏以夷狄之強據中原之地士馬精健上下習兵而喜戰道武以來戰勝攻取未嘗少挫幾并天下然至孝文之時議舉兵伐齊而在廷之臣皆以為不可雖驅之以威莫肯行也與向者習戰之俗何其

相及哉蓋自道武沒更以母后幼主持政郡臣皆生長安佚非復昔日馬上之士也稍備朝廷宮室之美非復昔日計牛馬錐刀之利也美食甘食冬溫夏涼非復昔日習計餒之勞也高談徐步可以致大官取卿相非復昔日競戰圍攻取之勲也故雖夷狄而流為承無平事矣夫以中國禮義維持而承平無事日以猶且以驕淫致亂况夷狄上下無禮義之維持稍々無事則志氣滿矣制度侈矣子女盛矣土木興矣此蓋以夷狄天資驕淫之性而入中國紛華之域必至于此慕容苻姚所以不能久也元魏居於雲中未甚變其俗習然猶上下

厭兵畏戰國主親在行間而不肯前至於遷洛之後其國哀矣切譬之夷狄鷙鳥也去其利爪而傳以鳳鳥之羽則無德可昭無威可畏取死於虞羅必矣然元魏既衰之後宋氏多事徐氏享國日淺梁武謬於攻取待元魏至於國分為二然後自斃若使南朝有英武之主智謀之士蓄開拓之備而伺其隙則元魏豈有據其中原如是之久哉

齊論下

齊氏享國日淺雖無境外之功而疆場之間亦無失矣太祖初立魏以劉昺為主入寇高宗之篡魏又入寇皆

有以為辭矣然是時魏之入寇無他奇策而齊禦之者亦無高計勝負相當魏不能渡淮南定漢沔齊之大鎮無傷焉齊亦不能追擊魏全軍而返然魏得沔北數城齊不能復取也齊之君臣度未足以勝之故亦不敢深為報復之計待其通使於我然後歸其俘而納之亦計之是者也然夷狄無常和好不久高祖與之講和五年而以明帝篡立為辭分道入寇夫魏孝文豈專為名義者哉求土地之獲而已使齊氏自通好以來邊備不修一旦變起國中未靖外難又至豈不殆哉夷狄和好之不可恃自兩漢以來然矣

梁論上

陳慶之以東南之兵數十入中原胡馬強盛之地大小數十戰未嘗少挫遂入洛陽六朝征伐之功未有若是之快者也然卒以敗歸理亦宜然何以言之夫孤軍獨進不能成功自古已然當時梁武使諸道並進乘魏人上下崩離之際分取郡縣河南之地必可取也慶之既至洛陽縱士卒暴市里此豈吊伐之師乎當時能整軍陣宣布梁德取不桀爾朱氏之人而用之改主魏主則河南之地雖不版圖必當為附庸之國矣南人善戰伐而少馬慶之能虜北兵於平原曠野使扶騎而用胡可

敵哉自臨敵地務廣奇兵使不桀南之人與南人射善參用之縱不能守洛陽之地多得騎軍猶足以歸壯國勢且安得有嵩陽之敗哉然慶之與元顥更相猜忌則廣兵之計顥必不行以此觀之慶之進退專之可也顥之成敗不可任也恆顥之成敗而不恆軍旅之衆寡非計之善者也夫慶之固奇材未易議也著其所不及以俟有慶之之才者試現焉

梁論下

梁之亡也以侯景武帝納景得禍也速受禍也重元帝僅能滅景而卒不能振其國家悲夫昔馮亭以上党輸

趙平原欲受之趙豹曰聖人^世禍無故之利太史公曰
利令智昏武帝之納侯景是也夫景自以猜疑不容於
高氏及覆南來既非吾兵威之所加又非吾馳說之所
下忽以三十州數千里之地未歸可謂無故之利矣武
帝思慮朝臣諫說非不詳矣始疑而終納之可謂利令
智昏矣趙之與梁得地無異而受禍相似趙致長平之
師幾至國亡梁致臺城之陷至于亡國是禍又甚于趙
也趙有強秦之敵摧以之致禍梁既無強秦之敵而獨
一侯景已足以致亂是又出於趙之下也然則在武帝
勿受可乎方高氏宇文制東西魏與鼎立三分地廣兵

多者勝如之何勿受之有道乎曰景之初叛先降西
魏二人已覺其詐於謹則請加爵位而勿遣兵王思政
則請因而進取乃使思政與李綽趙弼赴之故已制其
肘腋矣已而思政入潁川逐景出之則已傾巢穴矣而
又召景入朝則伐其姦謀矣景既不入朝思政遂據景
七州十二鎮之地是魏因納景不血刃而取千餘里之
地武帝設施羅網畧無西魏之一二何為而可納武帝
既信其姦詐而以羊鴉仁應接鴉仁非景敵也不足以
制景一失也又信朱异捨鄱陽王範而以淵明為帥卒
有寒山之敗致軍折於外景益無所憚二失也景之地

不得尺寸既失景地何用於景不殺而廢之可也及秦
養於邊陲三失方景之未來而戴于宇文說辭自辨不
能遂折其情則曲意為詔以安之既而奔亡入境不能
制畜遂捨鈴鍵而縱之盜據邊疆則又從而與之跋扈
不遜則又虛辭而說之高氏以淵明為間則又不能推
大信於景而欺之謀反已露則又不能遂擊而討之梁
之失也如此其所施之方畧所用之將帥與西魏何相
萬々也故非獨不得景尺寸之地而又不得景絲毫之
力而受丘山之禍由梁武所用非其人而制置失其宜
故也夫無故之利無時無之方略制宜尚鑒茲哉

陳論

陳之形勢不足道也視吳又無江陵自峽口至海盡江
而已使孫叔復生且不能守况叔寶之淫昏乎蓋自晉以
來習於水戰以江自恃初不知我能渡敵亦能渡何足
恃哉以愚觀之江若大河之比耳大河猶有悍懦之虞
若江則順風登舟一瞬可濟雖有京口采石尋陽武昌
巴陵號為控扼豈秦閔劍閣之比哉守江之計必得淮
南以為戰地荆楚控扼上流又有舟師戰於江中然後
可粗安孫叔之拒曹操東晉之拒苻堅宋之拒魏太武
齊之拒魏孝文是也若日亡淮南荆襄而獨憑恃洪流

以為大險豈不可失也今陳既失淮南又失江陵吳阻
長江又有南郡一旦王渾之師入自淮南杜預之師入
自襄陽王濬之師從江而下泚江鎮戍不能禦也陳阻
長江又失荊州一旦賀若弼出淮南秦王俊出荆襄陽
素之師泛江而下泚江鎮戍能禦而不能破也蓋無淮
南襄陽則自廣陵至于峽口皆可渡吳陳三世之後亡
國已幸矣唐末楊行密據有江淮既死而李昇取之建
都金陵以孫叔自處方其有淮南諸郡則濶步高視東
攻二浙西取湖南、取閩越南方莫強焉及淮南為周
世宗所取則自窘以至于亡亦失淮南亦不能守江南
之明驗也王羲之云保淮非所及不如保江蓋見吳之
能守而未見若陳若南唐不可守者也後之智計君子
既有 謹勿割棄荆淮而為守江之論也

山堂考索

兩淮山勢由少室而來至於桐栢而愈大自桐栢而降危岡斷塹壘：相屬接於巢湖幾一千里

淮東川澤之國凡小洲大渚沙嶼石磧水勢環繞人所不到之地皆水寨也自謝楊縣楊石鏡老鶴新聞諸湖而言凡四十餘處而相通之寨九

淮西山林之地凡董嶺峭拔上平下險無路可通人所難到之地皆山寨也自六安信陽舒城南巢廬江諸沿邊而言凡九十四處而外有無水之寨六

唐氏曰自古天下裂為南北其得失皆在淮南晉元帝

渡江迄於陳抗對北虜者五代得淮南也楊行密割據
迄於李氏不賓中國者三姓得淮南也吳不得淮南而
鄧艾理之故吳併於晉陳不得淮南而賀若弼理之故
陳併於隋南得淮則足以拒北北得淮則南不能自保
矣

江防

長江自蜀峽而下至於瓜儀首尾數千里里國家無處
不設守兵分守地然特以備小偷出沒期于會哨無大警
而止耳不足以當巨寇也何也沿江守之聚則不少分
則不多扼險不過數處而分地乃有百千宜其無所恃
緩急也承平既久武備日弛近者流寇發難往來攻掠
無所禁禦而自長江以南限以一水僅而自完然賊之
欲窺此非一日矣蘄黃之間為其孔道不足復言又嘗
下至淮浦上邗井絡竟長江所極無地不控一處不牢
則所至糜爛矣然不據我要地示以行勢而緣江為守

此正宋臣汪立信所言長江七十里百里萬人當七十萬乃足也即國家安得此兵力哉愚嘗攷之自漢以來至於國朝緣江而渡與扼江而守之事而後賊所欲渡之處我得據險以制之緩急輕重之勢可驗而知也賊今者分半自勛房而至洋梁將入夔州使蜀人拒之不得入峽則乘江而下其一道也劉先主伐吳令將軍黃叔督江北諸軍而自率諸將自江南巫峽而出晉人伐吳王濬唐斌以巴蜀之師由峽江隋伐陳楊素以舟師下永安出蜀江唐討蕭銑李靖自夔州順流東下峽江吳曦舉蜀降于金約以舟師由嘉陵東下是也既已出

蜀江則由荆門夷陵而至江陵其一道也魏文帝伐吳吳將朱然守江陵時江水淺陝魏將夏侯尚作浮橋以攻城晉伐吳杜預向江陵宋南郡王義宣荊州刺史沈攸之皆自江陵下西魏伐梁元帝于謹渡漢自黃華四十里至江陵隋伐陳荊州刺史劉仁息出江陵唐伐蕭銑李靖自荆門宜都進至江陵黃巢在荆門為曹全晟所敗收衆渡江宋太祖伐江南遣曹斌自荆南發戰艦東下元伐宋伯顏已東下宋將高達以江陵降元主喜曰荆南既定守鄂之軍可以無憂是也由江陵北至襄陽其道一也晉杜預鎮襄陽以圖伐吳梁武帝自襄

陽起兵隋伐陳秦王俊出襄陽元伐宋圍襄陽數年而後下是也自襄陽至竟陵出漢口其一道也隋伐陳秦王俊屯漢口節度諸軍梁武帝遣王曹諸軍自漢口濟江元伯顏由襄陽入漢穀言取漢口渡江遣奇兵襲沙蕪口奪之因同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轉沙蕪口以達江是也由漢陽北至黃州府循西陵旧跡以下其一道也陸抗表吳王曰西陵國之藩表既處上流若一旦失之敵便順流星奔電邁此安危之機也元世祖南伐至黃州漁人獻舟為嚮導世祖登香爐山俯瞰大江元將董炳文言於世祖曰長江宋所必守臣請嘗之率艨艟

鼓擢疾趨北軍遂渡江是也既已渡江即抵武昌其一道也魏武帝臨江周瑜住夏口宋荊州刺史沈攸之南下齊高帝以夏口衝要乃以柳世隆行郢州事以拒攸之梁武帝起義自圍魯山以拔夏口黃巢渡江攻下鄂州元人渡江亦先取鄂是也夏口既下或順流至九江其一道也沈攸之南下齊武帝曰尋陽地居中流密迩畿甸乃由屯湓口梁武帝拔夏口即緣江上道至尋陽江州刺史降金元木南寇一軍自蘄黃犯九江是也既至尋陽即直指石頭其一道也宋孝武之討元凶桂陽王休範之起兵皆自尋陽抵石頭是也至蕪湖據姑熟其

一道也梁武帝受江州降遂至蕪湖是也武掠江西六
一道也黃巢渡江掠饒信等州金人渡江由大治趨洪
州是也如我軍固守襄漢賊無順流直下之勢復從蘄
黃步來則廬州其一道也吳人時從合肥以攻魏而作堰
濡須以自保魏武軍居巢吳大帝守濡須隋伐陳韓擒
虎出廬州楊行密在廬州自銅官渡江謁宣州金人自
柘皋河入寇劉琦拒之于此金主亮南侵入廬州是也
和州其一道也蘓峻自歷陽反陶回請庾亮守江西當
和諸口亮不從峻濟自橫江登牛渚宋元嘉中魏主南
侵遣永昌王仁出橫江候景攻拔歷陽自橫江濟采石

陳高帝秉政梁任約等自采石徑向石頭隋伐陳韓擒
虎自橫江宵濟采石隋輔公柘自歷陽渡江取丹陽宋
曹彬自采石以浮橋渡金兀朮南寇分一軍自滁和入
江東宋虞允文舟師敗金主亮於采石開禧搆兵金人
進圍和州屯於瓦梁河我太祖自河陽渡牛渚磯以
拔采石是也太平其一道也王敷反舉兵姑熟蘓峻罷
破姑熟以取盩米梁武帝東下據姑熟候景自采石罷破
姑熟韓擒虎自采石進攻姑熟半日拔之金人乘杜充
無備渡江拔太平元人敗賈似道於池之丁家州太平
遂陷陳友諒陷我太平奄至石頭是也揚州及瓜儀其一道

也魏文帝伐吳親臨廣陵者再桓玄篡晉劉毅等罷斬桓弘于廣陵即濟江宋文帝元嘉中魏主南伐遣魯秀出廣陵魏主自出瓜步宋廢帝之亂崔慧景自廣陵濟江隋伐陳賀若弼於廣陵濟江金主亮南侵至瓜洲臨江築臺李全謀反欲取揚州以渡江既聞二趙入揚州攻之不克是也通泰其一道也唐江淮都統遣將鄧景山自海陵濟江趨常州以拒劉展金人南下宋高宗在鎮江問群臣去留呂順浩欲留王淵言鎮江止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州渡江以據姑蘇則奈何是也既已渡江不趨金陵而趨京口亦一道也宋崔慧景渡江至

京口徐州刺史開門納之唐劉展邀節鉞舉兵自廣陵渡江罷下蜀陷閩州而後攻昇州孫儒舉淮蔡之兵渡江至潤州而後南攻宣州虞允文已破金人謂李顯宗曰敵入揚州必與瓜州合京口不可無備顯宗分兵允文還鎮京口是也凡此諸道自未入江之事備其變矣要而論之則有二焉自荆楚入江者順流而下全乎用舟楫者也自淮甸入江者截流而過不必預謀水師掠舟而濟則乘之可也從荆楚而來者彼則聚眾而進我當量遠近而為之備遠則鏢絕襄樊已過則立柵溢口近則屯守梁山又近則保石頭據新亭此江左立

國守禦故事也從淮甸而來者彼則無所不攻我則無所不守當宿重兵於淮南就其緩急而為之分配使我常有出而向之之勢昔韓世忠屯兵八萬于山陽而金人不敢南下保江之要無出於是也若退而自保則形勢與敵共之矣葉適知建康上言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失之今乞兼制江北宋朝從其言趙范上書史弥遠曰敵若有淮則長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皆可潛師江面數千里從何而防即此知守於江外不當守於江內也從荆楚而來者非有強敵即大將握重兵而輕下流者也如其來也勢必重大未有偏師出不意而至

者也故不宜輕與接戰須扼險以老之昔之善守者每避其其始至而擊其惰歸欲我寔力而聚於堅城也從淮甸而來者則不當以勢力多少論也自曹氏父子及苻秦元魏擁眾百萬而不能渡江而蘓峻侯景之徒輕兵數千里至京邑莫可控御故控扼而不進雖眾不足越嶮而卒至雖少有餘我太祖既渡江謀下集慶或有以晉隋之事諫上以兵力不足者上曰我已控上流可遂克也卒不煩攻而下此二路用師多少之數也荆襄遠而乘水竟下則似遠而寔易淮甸近而水陸兼進主客相持則似近而寔難昔郝經為元始祖謀下

江南欲以輕兵綴襄漢而別出二軍一軍出壽春一軍出維揚以渡江以虛用襄漢而以寔用淮陽者遠近之勢也然其後伯顏南伐自率大軍由襄陽入漢令劉整一軍出淮南整白伯顏欲自揚州渡江伯顏不可而遣阿朮遡流至青山磯渡江遂入鄂劉整以功後阿朮為恨此則淮南渡為難而襄陽渡易也今覘流賊烏舍乞活之徒飢則四掠飽則他徙乘瑕而進遇堅而退非有牽此出彼之奇非有用寔擊虛之勢其所賴烏賊皆以騎取勝則一意用騎雖從賊之人所在如雲然不能整練步軍為一軍使步騎兼濟而況能釋鞍馬而事舟楫

以與我爭江湖之利也唐宋之亂劇賊黃巢始自淮南渡江入宣浙至湖南沿湘江而逼荆襄復渡江而西大掠諸州又自采石渡向北且水且陸時北時南豈嘗預蓄舟楫臨渡而用之乎則其寔有過人之材能因勢而設奇也今此流賊其不能已可見矣特其在楚既久窮困無所掠欲沿江東下以延旦夕之命江湖群盜及舟師賈客可掠以載者所在不乏如其順流緣道乘隙登岸西則饒信東則宣歙無向不可我豈得坐守石頭不為之所哉遇以為禦荆楚入江之賊當于樊襄二口練治水軍張設形勢斷其來路如宋人之所以拒元師者

則賊必不敢舍長用短窺我江道矣不然而縱其入江
從下拒之則氣奪而易潰從上邀之則已過而難及未
見其得策也雖然江南之立國自上流下攻者九而成
事者而已若自歷陽姑熟而至者往往一舉而破石頭
秦畢孫揚之時江淮雲擾南北無復障蔽固其所也至
於王敦蘓峻之徒京邑清閭藩鎮森立而一旦發難遂
已不支然則金陵之守不足恃也賊若自淮而窺江則
江外重地上自壽春合肥下自真州瓜步必得精兵數
萬分隸其間自為首尾往來擊應而又先搜巢湖之水
則練通泰之鹽徒安插潁水陽羨之怨民無使從賊為

之接濟則雖有強敵猶不能不臨江嘆息況於此輩蟻
聚豕突能為我患乎宋自羸公之時元人勢重然其謀
臣犹謂不當一路進軍欲下襄樊必出淮南以牽之欲
下淮南必先絕襄樊之援然則使荆楚之賊不臨江漢
則雖突至江北未敢遽圖截江使江北之守屹成重鎮
則在楚者亦未敢肆志南下也

周弘祖建康論

建康古揚州地六朝旧都也 祖宗創業寔基于此江
限南北古今恃為天險江北則徐穎二州地跨中原瓜
連數省并稱雄鎮故淮安特建兵府守以文武重臣雖
職司轉運亦云控扼之勢馬江南則安慶當長江委流
西控全楚為江表門戶其十衛陳列江左者浦子口五
衛和陽龍虎應天橫海武德直當龍江下關處東西之
中江淮衛設江浦縣潘陽右衛設和州以防上游英武
衛設紅心驛飛雄衛設池和驛廣武衛設朱龍橋當鳳
陽滁州之中以防北衝儀真之東鎮江之北有揚重鎮

在焉不為慮也都金陵者宜守淮以防外庭守武昌九江以蔽上流守淮之勢東固淮安泗州自丹陽而揚州而淮安而泗州乃全淮之右臂也西固鳳陽壽州自采石而和州而壽州乃全淮之左臂也東無淮安雖得泗州而不為用西無鳳陽雖得合肥而不為用上游之勢沅湘諸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江：西諸水與鄱陽之浸會於湓口則則江為之都會故九江所以接武昌而蔽金陵若用于天下則徐邳臨清淮安之應也荆州武昌之應也而襄陽又荆州之應也固荆州可以開蜀道固襄陽可以控川陝固臨清可以通燕冀固洛陽可以制

潼關其西南守江西以運百粵其東南守浙江以治閩吳皆金陵之門庭帑藏云耳

劉季裴曰自古守淮莫難於謝玄又莫難於楊行密謝
玄以八千人當符堅九十萬之衆清口之役楊行密以
三萬人當朱全忠八千之師衆寡殊絕而卒以勝者扼
淮以拒敵而不縱敵以入淮故也

張雲卿曰歷考前世南北戰爭之地魏軍嘗至瓜步矣
石季龍嘗至歷陽矣石勒寇豫州至江而還此皆限於
江而不得騁者也然江出岷山跨郡十數備之不至一
處得渡皆為我憂使我斥堠既明屯戍惟謹士氣振而
人心固矣恃江為阻可也雖無長江之險亦可也符堅
百萬之衆馬未及一飲江水謝玄八千銳卒破之于淮

肥豈非其效與不然五巢以奇兵八百泛舟即渡吳人有北來諸軍乃飛過之語韓擒虎以五百人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襲取之由是觀之徒恃江而不足與守鮮克有濟矣曹操初得荊州蒙衝戰艦浮江而下則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獨周瑜謂捨鞍馬而仗舟楫非彼所長赤壁之役未有成功至于羊祜之言則以南人所長惟在水戰一入其境長江非復所用他日成功畧如祜言故臣以為有如瑜者為用則祜之言謂之不然可也無如瑜者則祜之言不可不察也彼說者謂敵人以馬

為強而江流迅急渡馬為難敵人便於作棧而江流迅急非棧能濟是未知侯景以馬數百一夕而渡王濬自上流來未嘗作棧也州縣一也有最為要害者津渡一也有最宜備豫者符堅自項城來壽陽侯景自壽陽移歷陽孫恩自廣陵趨石頭王敦渡竹格蘓峻泛橫江侯景渡采石攷前世盜賊與夫南北用兵由壽陽歷陽來者十之七由橫江采石渡者三之二至據上流之勢以窺江左者未論也

宋之論邊防要害者有曰自古倚長江之險者屯兵據要雖在江南而挫敵取勝多在江北故呂蒙築濡須塢

而朱桓以偏將却曹仁之全師諸葛恪修東興堤而丁奉以兵三千破胡遵之七萬轉弱為強形勢然也淮甸郡縣不必盡守故城各隨所在擇險據要置柵守以偏將敵來卻攻固非其利若長驅深入則我綴其後二三大將浮江上下為之散接敵之進退落我計中萬全之策也又有曰無為軍巢縣之濡須及東西關山川重複蓋昔人尺寸必爭之地大率巢湖之水上通焦湖濡須正扼其衝東西兩關又從而左右輔翼之餽舟既已難通故雖有十萬之師未能便寇大江得逞其志淮西雖號地平而水陸要害皆可戰守稍加措置未易輕犯又

有曰若金重兵出淮西則池州軍出巢縣而江州軍出無為軍便可為淮西官軍之援又有曰自建康至姑熟一百八十里其險可守者有六曰江寧鎮曰礪沙夾曰采石曰大信口其上則有蕪湖繁昌皆與淮南對境其餘皆蘆荻之場或犄岸丰絕水勢湍險難施舟楫又有曰采石渡在太平州界下馬家渡在建康府界上宣化渡在府界下采石江濶而險馬家渡江狹而平相去六十里皆與和州對岸昔金人入寇直犯馬家渡杜充以萬眾不能捍亦嘗分兵犯采石太平州以鄉兵禦之遂退雖杜充處置有未盡善亦形勢使然馬家渡比采石

尤為要害又有曰和州烏江縣界可自江北車家渡徑
充建康府馬家渡滁州全椒縣可自江北宣化渡徑充
建康府之靖安兼泗州盱眙有徑小路由張店上下瓦
梁盤城亦可徑至宣化不滿三百里兀術曾于此路來
至六合下寨并自上瓦梁下船直至滁河口可以入江
宜于靖江渡礪沙夾相對三處防守所有北岬滁河口
宣化兩處來路應和州東地分宜嚴切隄防又有曰昨
黃州張家渡：江由湖北鄂州武昌縣上岸方入與國
軍大治縣界取山路以犯江西宜于與國軍大治縣通
山等處擺布防拓又有言曰漢陽沌口係
漢江下流湖北歸司所隸尤宜嚴切隄防

嘉靖二十九年定沿江信地責令將令防守南湖嘴守

備南岬自城子鎮至馬當北岬自龍坪至小孤山二百
六十餘里領原設兵船而以九江一衛屬之安慶守備
南岬自香口至池口北岬自小孤山至六百丈二百九十里
領水兵五百名而以安慶一衛屬之新復菽港把總南
岬自池口至大信北岸自六百丈至西梁山三百二
十里領水兵六百名而以建陽一衛屬之遊兵把總南
岸自大信至高資北岬自西梁山至黃天蕩三百二十里
領水兵一千二百餘名而以遊巡軍兵相兼分布圖山
把總自高資至安港一百五十里領水兵民壯八百名
而以鎮江一衛屬之儀真守備自黃天蕩至新港一百

四千里領水兵三百名而以儀真一衛屬之瓜洲鎮巡
江衛總操江水兵亦屬焉仍與揚州府江防同知協同
防守本鎮民事則同知理之守備不與三江會口把總
自新港至廟港一百五十里領水兵八百名南湖嘴守
備駐劄湖口安慶守備駐劄雷港荻港把總駐劄荻港
遊兵把總駐劄上新河儀真守備駐劄儀真江口團山
三江會口各駐劄本處不許仍前住居城市

建炎南渡司諫吳表臣上疏言大江之南上自荆鄂下
至常潤不過十郡之間其要不過七渡上流最急者三
荆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北津中流最急者二鄂之武昌
太平之采石下流之最急者二建康之宣化鎮江之瓜
洲此七渡當擇官兵守之其餘數十處或道路迂曲水陸
不便非大軍往來徑捷之處

江寧縣志

社學洪武中每坊廂各建一區以學行者曰為之師子弟悉令通考經小學諸書誦讀之教相聞其俊秀者選入郡學鄉飲酒禮既舉于學又每坊即社學為會飲之地以禮一方高年行禮讀法如儀後漸湮廢嘉靖中學使楊宜稍簡諸生堪教習者與為社學師數處至今相嚴其後又廢萬曆中督撫朱大器移文修復未幾遷去後無復舉行者今除諸生所居及居民佃者入租于官其他多為豪猾侵占不能盡攷云

武弁罷替疏

南京兵部署部事南京工部尚書臣丁賓等謹題為

留都武弁窮極堪憐乞賜議處以彰國恩以恤祖

功事武選清吏司業呈照得每年春秋二季遇有各衛指揮千百戶老年病故其弟男子姪具告罷替通狀到部送司行衛拘集告舍親管保官鄰族人等研審明白又行該府查勘果無違碍奉司仍詣小教場比試各舍弓馬得中者取具官吏人等保結前來由案呈本部具奏又將原來情節分別類另咨文連人起送兵部查對先年貼黃功次來歷相同類送中軍督府候

欽差內官同五府欽衣衛給事中等官比試開列等第
送回兵部方行具本連人引奏 欽准選授祖職給憑
咨回南部通行各官到任支俸此從來旧例近有南京
和陽衛舍人褚維藩父故業已三年因貧不能赴謁每
起送屆期即稱徃返多費揭借無由屢告案候惟至今
春始得起送又查有興武衛舍人劉汝存龍江右衛舍
人張國相江淮衛舍人李文元金吾左衛舍人戴志德
等俱在京貧苦身故府軍左衛舍人周時縉 孝陵衛
舍人劉世文飛熊衛舍人湯執中興武衛舍人王存仁
等俱選回在途貧苦身故為照南京各衛官軍俸薄差

繁日損月瘠食無半飽身無完衣每值赴北謁替盤費
無措或指俸米而揭債或向親友而哀求或賣房屋以
充費或鬻兒女以營資萬苦千辛痛心酸鼻至于在北
聽選守候動經數月多因資斧罄乏飢寒莫救而隕命
異鄉者歲々有之亦或分文難辦稱貸無門甘棄祖廕
終世不得謁者衛々有之此輩始祖皆 高帝與 文
皇帝開國靖難之功臣也以汗血之勤勞無罪而一朝
絕之深可憫也且使 留都武臣漸就凋零而衛所空
虛亦可虞也本司職專選法若不急為區處恐失 祖
宗酬功至意再照南都各衛軍官俱從 國初陞授官

職世系貼黃版載南較與在外省直衛所及都司所屬者不同具本部每春秋二季報勘其稽查功次至詳且慎若照北部事例会同各衙門官比試具由類 奏即移咨北部候 命下准罷不惟可蘓武弁之困窮而且可全功臣之世爵此亦 聖朝之至仁厚澤也查得國初南京提小旗補替至北京併鎗正統二年兵部左侍郎鄺楚題 請改于南京兵部會官監併南京各文武官社時考滿俱赴北京萬曆四十一年吏部尚書趙煥題 請改于南吏部類咨考滿夫旗役之勞費可恤何獨疲乎官軍文臣之間閱當念何難曲体乎武弁

合無題請下兵部覆議以後南京罷替舍人具告通狀到部聽奉司研審明白仍復查勘考與貼黃功次來歷相同果無違碍照依北部事例会同守備及五府錦衣衛給事中等官比試備將對比過緣由及應否承襲情節照例具 奏仍將取具衛所官吏人等保結各舍供圖及各祖父原領號紙移各兵部查選候 命下之日該部移咨給憑前來遵照選過員數行令各舍授職望闕謝恩免其赴京其中若有應查應駁者聽兵部照例查駁著為定例其在外省直衛所務照旧例赴京聽選不擬南都為請庶京衛貧弁得以稍蘇而 國家之

恩典愈以彰著其于邦政亦有裨益矣等因具結稟堂奉批准具題奉此案呈到部該臣等看得南京各衛所官年來貧苦極矣每罷替北上必須稱貸而行即約扣俸抵償故有到任數年不得食糧者有無親戚可借終身不得罷替者以至勉強出門飢寒相逼死於京死師於道路者且比之也赴闕受恩自是成例但此輩入選無資日就消耗二祖有靈亦必憫旧功而加惠者法窮則變此其時矣夫京衛皆洪永世臣且貼黃在南原不同於外衛况南北事同一體既經臣部詳審勘結仍照例會同多官比試類奏即移咨兵部候命

准襲似亦恩不妨法者司所引補併考滿二例委果事体相類伏乞勅下兵部覆議施行則五十一衛之窮官共載百十萬年之厚澤所以上廣聖祖酬功之仁下激武臣效忠之義者非淺鮮矣原係苗都武弁窮極堪憐乞賜議處以彰國恩以恤祖功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十戶張本固齋捧謹題請旨
萬曆四十三年正月十八日南京兵部署部事南京工部尚書臣丁賓武選清吏司郎中臣王宇主事臣都任兵部為留都武弁窮極堪憐乞賜議處以彰恩國以恤祖功事諛本部題武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

送兵科抄出南京兵部署部事南京工部尚書丁賓等
題前事等因又諫南京兵科署科事南京戶科給事中
黃建中奏為 留都窮弁當憫罷職事例可援伏乞
聖慈速賜酌議以恤世爵以廣 皇仁事俱奉 聖旨
兵部知道欽此又諫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郭一鶚揭
為 田都武弁困極罷職事俾宜酌懇乞 聖慈霽發
速賜議處以恤苦弁以廣 國恩事等因各到部送司
案呈到部看得南京兵部署部事南京工部尚書丁賓
等題稱 田都武弁窮極堪憐等事要將南京衛所指揮
千百戶等官罷替聽南京兵部查勘明白會官比試具

奏 部類選比照總旗併鎗文官及滿事例通免赴
京又恐本部執泥成法酌議除指揮而獨免千百戶等
官南京河南道御史郭一鶚揭稱 田都武弁困極等
事謂南京衛官 罷替責成南部類咨此例通免赴
京其便有四各一節為照衛所指揮千百戶等官罷替
在各省直者本舍親齋諫都司諫衛保結投部在南京
者向由南京兵部查勘明白類咨連保結送部待人到
齊送五府会同內 臣 錦衣兵科等官比試具 奏本部
通引大選此旧例也但衛官多貧衣糧匱乏或有資斧
難措遲延過限而赴職者或有飢寒奔走在京在途而

畢命者誠可憫憐今南京兵部與科道連疏乞將南京
五十一衛所官罷替責成南部查勘明白送南京五府
會官比試具 奏仍咨部類選比照總旗併鎗文職攷
滿事例免其赴京蓋軫念 留都根本之重地保全
祖宗創業之功裔疏中描寫艰难困苦之狀令人酸鼻
賜碎何忍泥成法而困窮弁况南京衛所皆洪永不減
之功視各處續添虛冒新功者不同南部有黃選可查
從來憑其咨送兼有五府內外守備錦衣衛科臣可以
比試與各處漫無統屬者不同及查總旗先年赴京併
鎗後議改南文職從來赴京考滿近亦議改南人：稱

便揆之事例委果相同既經南京兵部與科道 題准
具結前來相應依擬覆 請候 命下行文知會以後
南京五十一衛所^指揮十百戶罷替又該優給優養者俱
免赴京聽南京兵部備細查勘明白送南京五府會同
內外守備及錦衣兵科比試具 奏該部將各舍保
結號紙咨部覆核類選發給文憑填寫號紙行令到任
中間如有例應駁查者照旧駁查改正各省直無黃選
可查照無府料等衙門可比試者不得援引為例等因
萬曆四十三年三月十九日本部署部事吏部左侍郎
李誌等具題二十三日奉 旨依議行

火甲條編疏

南京都察院署院事右僉都御史臣丁賓等謹題為
地方摠甲未經官顧積害多年懇乞比例條編徵錢募
役以甦軍民重困以了衙門未完事臣於萬曆三十四
年間奉命蒞任操江兼署堂印隨據南京五城居民
李自新劉鳴曉張應登金之鍊康恩焦蕃陳邦彥林浹
等將前事呈稱地方派編摠甲火夫等役勢所不免但
留都地廣人多編派清查更難向來優免房號雖以
萬曆十四年海都御史題請簡可照繁冊為準其衙
門差役雖以萬曆十六年兵部都察院題請地方夫

差冊為準總屬兵馬衙門人役在於民間私自科派私
催摠甲非當官催募也乃行法既久諸弊叢生其私催
摠甲本司既已冒濫工食且又通同吏胥夤緣為姦諸
凡賣富差貧改移定限兼之飛差四出虛增外酉又或
遇火盜人命等事乃私催摠甲仍報排門正身摠甲出
官無論正身家道或貧與富輒便一混索累拘縻歲月
破家亡身而正身摠甲受禍慘毒不可勝言矣先年居
民張文學等呈請舉徵錢催募之法蒙海都御史劄付
巡視王御史等查議彼時下情未能一上達而海都
御史止將五城濫差失役題請禁革其徵錢催募事

體尚在中止後蒙都察院辛都御史奉 旨題覆內云
南京王御史等比例徵銀催募似應依擬乃稱查審衆
情一時尚未徧協合候移咨南京都察院再行五城御
史虛心酌議如果召募可行人心共願則將徵收優免
及一切應行事宜處議停當具題等因到院奈向來猶
未行城覆查以致大小軍民受害日甚一日如在湯火
之中仰望拯援莫如催募伏乞早賜舉行恩德無量上
呈等語 臣等以為事干通都未可輕舉至三十五六七
等年除各縉紳屢次具揭請行催募外其五城居民又屢
次連名累牘訴告徃々有泣下者且云催募之事問之

富人則富人願做問之貧人則貧人亦願做通都大小
軍民人等無不稱便何不舉行 臣又謂外府州縣舉行
條編尚有田地山塘男丁女口冊籍可查若南京十三
門內外人家幾十餘萬 臣等雖曾效法先 臣王守仁編
派十家排門牌冊以為防守地方之計其中間門面似
無滲漏然而竟無各家貧富等第冊籍則官府何從憑
據議編催募乃有居民劉鳴曉李自新康恩等稟稱身
等向來私催摠甲原有出錢數目今既恐無憑據身等
願將三十六年分一年之內各城各鋪大小貧富人家
各出錢數公同會衆各鋪寫冊一本名為五城鋪冊送

官以備叅政夫公同寫冊既不敢減少又誰肯寫多官
府得此寔有憑據庶幾可以行事蓋身等所慮不在出
錢特以錢不經官收支难免飛差橫禍大小人家日夕
憂惶故欲將額定錢數納之官府以期杜絕諸累耳不
幾日五城鋪約十餘本居民劉鳴曉李自新等公同
各本城大小貧富人家一齊送至臣處又各鋪冊一本
分頭呈送五城御史乃五城御史曾陳易蔣貴傳宗皋
王霖王萬祚公同到於臣處稱說通都百姓纔說鋪冊
遂翕然抄馮一齊送至公庭且求早賜行事則徃歲所
云半願身當半願催募之說必為從中陰欲阻撓者所

誤繼非出於小民之口矣假令不與舉行召募非但先
臣海瑞題覆內云再行南京虛心酌議一節終屬未完
而大小百姓屢成郡泣訴度量事勢畢竟不肯停止
所當亟為俯從臣乃將各城所遞鋪冊分開日子每鋪
點出公正人役并貧人富人共三四人先期約定某鋪
某日到於都察院當臣之面稽查鋪冊內人戶有無房
屋門面隱漏并相應優免人數及細問三十六年分冊
上所開出錢之數虛寔又將三等九則規條每鋪載冊量
時為增減停妥似此稽查甫畢隨將各城原遞鋪冊并
臣面審情節一併書寫在冊劄付各城御史今各到於

會同館覆查前項有無隱漏濫免併出錢不均併不合等則并有不願出錢各情臣又先期徧出告示曉諭五城貧富百姓內云民間所遞舖冊本院雖已面審一番仍恐中間尚有未盡事宜復令五城御史在于會同館覆審你們大小百姓如有不願出錢者許到會同館當官告明本院即為俯從免派役錢乃五城御史覆查完日並無有隱漏濫免併出錢不均併不合等則併不願納錢者臣等猶不敢自信乃復會同大小九卿六科在於會同館號集遠近人民千餘人惟時九卿六科臣親問納錢催募之法便民與否乃合中稱便又將百姓中

之最貧者直令上前問其納錢催募便民與否亦合口稱便諸臣又各細問爾等窮人原無身家之累何必要行催募又回云身等雖無重大家私平素亦在排門之列未免輪當正身搃甲與富家一同受累且身等受累之日光身等官既已無錢使用而妻兒在家飯食缺少又無人照管其情更苦以故情愿額定納錢用圖安靜等語臣又到五城御史云催募之事從來未曾舉行且南都地廣人衆間中容有謔訪不到未可信為停妥乃各御史又將會同館各所查各舖內有貧窮孤寡者各自躬親至于其家細訪端的因而沿途徧問民情稍

覺可憐者無不從寬派錢臣乃收取各御史審定名錢數鋪冊復令書美手會集一處督令細美五城見訣出錢總數隨即摸做前任題准範可照繁冊併地方夫差冊細查五城今日合用捻火夫甲併當更夫活撥上陵等項燈夫併各公用家伙器皿各該錢總數較之前項所定鋪錢尚有贏餘隨即會同五城御史將前各鋪所派各家錢數各行儘錢照減務令今日所派錢數與今日所用錢數一一相同乘此杜絕衙門多取以防嫌弊隨照各花名所減錢數各鋪寫長單一張徧示大小人民臣又喚集五城原呈父老諸人到院問云徵錢催

募一節應否舉行各對云但得官府徵錢催募則衙門人役既不得重科妄派且一切在官事体俱是催募總甲自行承當別無正身總甲名色民間何等安靜當此之際即使比照三十六年分私僱等項錢數徧派身等亦自甘心况今蒙將三十六年分私僱錢內數家戶戶查據餘錢盡行照減尚有何處不便於民懇乞早賜舉行等語臣於是乃喚集書美手到於公衙將各鋪減錢長單照數填寫細戶由票分定日期令各細戶到于都察院將由票親領完畢遂于五月初一日各城御史會陳易蔣貴傳宗皋王萬祚容大德相約開櫃各收夏

季銅錢小民各遵日期各照由票踴躍爭先納錢如市
絕無拖欠隨經該城御史給發各甲夫工食等項種
支銷明立文案用備稽查自後各季收錢支錢俱係一
行事其每歲或有新增優免與事故之家相為伸縮或
將房屋拆卸與新增之房相為伸縮中間一切查錢事
情五城御史時：会同嚴加覺察務須通融計美登時
申說明白不得少容欺隱即前原呈內所稱人命貽害
地方最苦一節已經嚴革火詐牽累捏詞代告各衙門
諸弊臣猶設處于三山門神策門鳳臺門外各建造檢
驗廳一所庶幾事有歸宿民間愈無騷擾云為照為政

固在安民而安民莫要於除害先年兵部都察院所定
簡可照繁冊并地方夫差冊向雖遵奉通行俱屬兵馬
衙門人役私僱私派况又地方人民寬廣縱有飛差賣放連
累正身等害其何能除乃今額徵房錢在官僱募并人
命不許夥詐頓使前害一朝革去則既可以下慰通都
仰望之素心而先年都察院移咨南京都察院轉行五
城御史將召募事宜再行議處停當具 題公案從此
可以歸結矣緣係地方摠甲未經官僱積害多年懇乞
比例條編徵錢募役以甦軍民重困以了衙門未完事
理：合據寔具 題庶便遵奉刊刻書冊歲查收支登

報循環永遠舉行為此具本專差千戶朱世科齋捧謹
具題知

足兵訓武疏

巡視南京營務兼管巡倉監察御史王萬祚題為 留
都營伍日凋虛文操練無益謹陳足兵訓武之寔懇
旨整飭轉弱為強以備緩急事竊惟金陵王氣紀自先秦
我朝開基遂成豐鎬海內無事則已一朝有事則宮殿
殿倉草澤英雄盡覬祇樹敵資宗廟園陵 神聖在
天有靈豈能自守故命大臣練重兵茲地所以擁陵寢
保河山 聖子神孫兢 為首務二百年來設立教場

大小營神機營巡邏遊巡營新江口營迺因閩白之亂
添設陸兵水兵營又以妖變添立標營星列碁布制豈
不詳且周哉碩兵也者養之於無事以待有事先為不
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也哉我兵先寡將何以禦敵眾
我兵先弱將何以禦敵強京營兵旧十萬有餘後乃日駮
月削今大教場見存兵止六千三百有奇小教場九千一
百有奇神机二千五百有奇巡邏遊巡三千六百有奇
新江口五千八百有奇總之不盈三萬內則徒手奇操
居十之二老稚疲癯居十之九所恃者止陸營之一千
八百水營之一千七百標營之一千三百餘人而迺亦

弱壯相參非其旧矣且处亡住粮詞訟作缺避劳就逸
隨時掣去有缺無補一去不復數年之後寧復有兵江
北門戶浦口營兵二千池河三千名在寔亡去歲稍傳
倭警營官神慘色沮胆戰心慄語曰無恃其不來恃吾
有以待之而今所以待之者安在哉正德年間刘賊以
殘敗之餘三過江上如履無人之境嘉靖年間倭奴以
五六千人入櫻桃園殲我將士血污紅門况今日兵又
遜昔時遠甚而灾变頻仍民窮思乱正盜賊蜂起之
時倭奴敗琉球困朝鮮垂涎中國金帛子女嶺夷内訌
方構引為乱哉營弊百端未易悉數若死病當醫在救

營伍之凋耗耳惟凋耗故欲拔選鋒而選鋒何處可拔
欲汰弱兵而弱兵將何補代欲教武藝而所教原非其
人欲明賞罰而賞罰明于何地祇今各衙門重之工差
昔三人朋一差者今一人倍應典衣賣甲僱募不敷辱
及營總預為揭債船當使者計日筭錢認人歛直月粮
操賞幾何安得不逃又責之養馬家有妻粮便號寢寔
口食不給飼料安出玄黃菓染畜疾時生道路僵仆賣
子鬻女安得不逃夜巡緝賊職固宜然但奸穴淵藪推
埋競仗野曠人稀白書殺人入夜恣行寥々孤卒姑保
性命進則畏賊退則畏官刑安得不逃如此之類皆由

兵寡當者愈苦，則逃之則愈寡矣。萬曆十一年兵部於每營題補至一萬一千三十五年題准選壯丁以充缺伍而當行不行耗而益耗者又五年於今矣。急在燃眉禍不旋踵寧得坐視為靡文苟延歲月乎？臣竊謂目前之計必會司馬司農合而為一以營法衛法分而為二而後其病可痊耳。今司馬不選軍則諉曰戶部無糧然而額定歲輸粟紅貫朽自在也。司農不給糧則諉曰兵部無軍然而生齒浩繁翹竒待充非乏也。兵老不選其禍至於藉寇兵糧腐不給其禍至於賫盜糧倉皇窮迫而緩不及事孰若室未雨而共計綢繆車未敗而合

謀益輔之為得哉！夫衛所有正軍有餘丁有祖充有投充種，分明毫不得混者此衛中明伍之法。正擊刺善騎射陸搏虎水斷蛟十中選一百可當千者此營中選武之法也。今動稱案籍拘例引嫌千百戶乘机扶取肥囊積年軍識營為壘斷淮頂者未必宜兵宜兵者未必准頂無錢進身即韓白李郭有老死溝壑耳國安得壯士而用之獨不思民間亡命盡人皆可為兵獨于真軍反多忌諱臣誠莫得其解為宜盡損腐陋之局痛懲刁勒之奸查出十一年旧額將五十餘衛軍不論正餘盡數挑選少年膂力壯健心神朴茂精彩煥發者儘作營

兵最上為選鋒次即為常伍有餘則補作駕船守門諸役於各營內汰出懦弱矮小力差弱年未衰者充大小衙門官府跟隨導衛之用其耳聰目明手特足行儘足操弧負筐執矛荷戈何必壯丁法行自上始旧有仗財營窟投托隱占者勛功卿第各自清查俱係衛軍送還本兵一体審發少壯入營操演殷富貴以圍牧定案如山不容生端再掣訟庭兩造不得住糧誤操用此法選補於大小教場各宜補足一萬一千神机合巡羅遊巡六然新江口縱不復旧額一萬七千之數亦宜選足一萬二千五百人為一師赴：桓：彪虎在群 都城內外

氣象自別浦口池河一時不能滿萬亦先選各五千連絡犄角聲勢相接至於 考陵原額二千今亦宜于本衛軍餘挑選足一千寄操諸軍此空勢應撤回彼空自為簡補柁鼓雖驚松楸不動則 祖陵何地尚不寒心每營仍預取壯丁二百名為聽補軍遇有事故兩軍按籍取補無煩拮据捍外衛內策無踰此或者曰水陸召募之兵堪以敵外數萬金錢之養費於浙兵京軍皆担夫菜傭奚取徒多為是大不然 祖宗執府衛為兵戰則領符散則歸衛者為子孫練兵之良法也即月米為餉正軍一石餘軍六斗者為子孫省餉之良法也即各

營精兵六萬陸營水營各補足二千則彼此協力共
雄威合成一体既不至露弱偏枯啟驕悍要挾之端
又不俟他郡召募即增餉坐索之擾不然則僅：兩營
浙卒豈有倚仗克敵之理而蚩：易種有怒相攫能保
無狙詐作敵之憂哉借兵以護兵舍餉而營餉久長之
計正不為是耳補伍而後當議者四一曰蠲雜差以示
優恤營軍不備戰守而備工差臨操不比技藝而比工
錢當事寧盡糊心昧目乎自今伊始 勅下內外守備
衙門正差提差一概禁革 龍袍 神帛銅器青果板
方輓石等損原設錢糧盡寬內監動支僱募工部銷笑

即各船護送不得離汎地看守不得過晨宿少蘓困軍
可也一日勤訓練以養寔材今輪班進營逐日走隊金
鼓旗幟非可不現跳躍起伏傀儡戲浸晨而入抵已
而出歲：如是責之對敵茫然無知不若另立為練法
每五日以一日走陣四日演藝如火器千人必十人精
也弓弩千人必十人精也某技大良某技次良衛總分
試把總輪試坐營抽試皆躬較而心体之舉名則知其
技舉一則知其百庶隊無不精習之士而營無不知兵
之將臨敵有所恃無所畏有所恃則奮勇而直前無所
畏則神全而氣定何敗之有曰一給器械以助軍威查

得三十二年兵部每軍給弓銀三錢又鳥銃數千以後
經催自備鈍戈敝甲斷弦絕羽狼筥枯株銃眼噴藥甚
至三人共執一器深可憐憫乃 內庫所藏蓄積頗多
國初鑄造鋼鋒勁利之器置之無用宜擇良有司暫領
其事各就庫部領出修理耳不足用此先年事例每兵量
給價銀督令自備鉛彈火藥匠作刻期早辦早散勿致
休班乾沒無笑庶器與人相習有一器濟一軍之用矣
一曰增戰船以防水攻長江天塹舟戰為上高檣巨檻
駕用多人旋轉不便若沙唬二船沙船面溜底平可貯
正兵唬船形尖身疾可貯奇兵為用甚亟旧制十年一

造五年一修然而旋壞旋修則兵得船之利而官亦省
造之費似不必盡拘年限新江口船旧四百有奇今存
者百十隻耳作頭圓侵恣意延擱風雨朽壞薄板稀丁
竟難衝浪水營兵船多不滿百貪弁染指柳質易腐近
更修飭載兵無幾篙師舵工手踈目炫膠舟可虞合無
以造船職掌總屬兵曹專督歲修江海之濱舟操若神
者寔繁有徒與兵借選隻輪激水之類并攷形同造此
水軍之急務也更有宜議復設者諸營外列江口最要
成祖屯重兵江上以文武重臣統率之旧例官軍住
宿早晩點劑跬步難離今厭薄險遠如禦魍魎官棄伍

而家居卒捨舟而城處纜舟漂泊寥無人知詰其所以則江岸傾灘營場圯壞將臺軍壘湫淋瀉湍重鎮軍机廢弛至五六年矣徼天之幸時不再得亟宜培拓疊基容畜操衆䟽開兩河停泊舟檣修復寓舖頓掉巡軍邠酉如故舟師箭射火攻逐樣演習把總六負總舟畫地方分守仍與水營遊兵營繩貫聯為常山蛇勢以六分中守以四分為兩支同水遊兵防觀音港河口龍潭諸處而哨官帶領一出哨于梁山與荻港營兵會一出哨於天寧洲與儀真兵會上下江往來搜捕賊窩更番迭出首尾交錯血脈流盪汎地遊兵營六期會適中處隨

衆習操免致拋零武藝生澁庶江險為我兵所據而敵不得乘耳又查嘉靖年間兵部因事預防有四面營盤選鋒伏場之建南如石子岡東如土山西如望江樓北如仙鶴觀麒麟鋪東山寺等處墩臺壘一以控扼地形一以埋伏人馬承平日久或土民侵占或荒蕪積草今西尚有而東南北三面曠然失陷旧趾可尋可不亟行查覆整立守望春秋閱視播威武以捫不軌之民乎新江口抵江浦驛三十里程耳近聞新河相望頗近一葦可渡宜有重險以限長流得無新江口船額告復其旧分支船以衛浦口東西兩岸对守戒嚴賊從水則夫

擊之便從陸則推過之易乎浦口一營逼近卧榻厥棟
遠遠庾廩露積不患無糧而患無兵不患無兵而患無
法青衿里中豪翼庇軍伍偷惰驕玩誹謗告訐持將吏
短長即守禦莫敢誰何安問其他一水僅隔法令頓殊
至于池河相去弥遠指顧同大冠履倒置軍民概處風
俗澆漓莫可挽回蓋由武臣權輕彈壓無人末流至是
合無比戶部例專差兵部司官駐札滁州巡守二處賞
罰號令一出其手圍牧屯糧亦令帶轄豪強姦黨武斷
富勗剝軍擾官把持營衛者或関会京營拏治或徑移
法司治究然後軍法不撓操練不虛外營庶其有廖乎

今衛民防倭旦夕雜綏奉有 諭旨而兵工戶三部相
視莫敢前者莫如浦口之城夫諸臣豈不知百萬生靈
藉城為捍敢易視哉第波浪漂蕩不常恐為有力者所
負閭閻折毀不便誰與無辜者為仇萬不得已之計竊
以為宜循萬鋒門城牆旧人难得願智謀勇畧足濟寔
用何如耳今在藉老臣名将豈盡無人有身經戰伐夙
著勲名偶以病歸者有一青掛彈抱負寔奇桑榆可收
者有據鞍矍鑠渭水堪奪金城可圖者與其閑置於林
下孰若儲養于 留都與其以好爵糜土木藻給之
形骸孰若以重祿優禦侮于城之者碩出可搴旗卧堪

借箸懇乞 聖明特諭本兵搜求夙將起任南京五府鎮守江南亦可以備西北不時之需則得大將一人賢于十萬師矣臣營差幸竣目擊營務弱哀寔切深憂敢獻芻蕘伏乞 陛下電覽下部再加查覈如果臣言不謬乞 賜舉行其京營不無少補矣臣不任惶懼待命之至

夏曹紀事

兵部惟武選司不預錢糧三司歲入頗多往年任支銷無攷武選鄭郎中因建議設總庫委一主事專管凡有支放俱說堂給劄方准發三司惡選司倡此論因議管

庫不得委選司主事載之職掌至今仍之亦可笑也衛所罷替舍人旧例屬府衛分武選司移文該府勘結回照乃五府首領胥役故意遲延致悟咨送諸舍人若之武選郎王宇始查照邦政題准事例說堂免行府勘結禁各衛不許申府一聽奉司行查勘明白將府結部結類送該府磨對限五日內粘照過部如結內字跡可疑該府止移文選司改正不許徑自駁查其或回文過限及違例行查府吏徑送法司究問諸舍人受德無窮矣

祖制各衛軍政官擇材受任故官名武選典名黃選非

令循次而補也萬曆三十五年南武選馬郎中苦請托難絕更定新法止就本衛挨補不問人地不論當否至使謫才司大屯大運大印以敗乃事而長才往々置無用之地乃如興武鷹揚留守後官負衆多聽用數十年不得補其他官少衛分黜革未幾旋進管事衆論闕然不平致四十二年南管屯御史陳玉輝疏忝下兵部覆議南武選司始申明旧制更正職掌凡軍政自缺本衛有賢能官則以本衛補本衛無官或官未必賢則選別衛調補務使人地相宜從此官司由心知人而軍政亦稱得人矣

國初起運漕船皆造於南京龍江閘提舉司永樂年間省直糧米民運至淮泇撥軍船因改建清江廠於淮安宣德間各省糧俱改本地交兌船亦撤回團造惟南京軍船不過江止寄泇瓜儀二壩江南糧米仍民船裝至壩交卸故船仍在淮成造至萬曆元年改瓜洲壩為通江閘南京軍船徑過江直抵水次領兌漕運都御史王廷瞻題請工部覆議遂將南京各衛運船復歸龍江廠修造緣各衛軍住南京費出南部木由南閘抽分以便就便故費省而船堅二十八年淮廠匠作鑽謀運總條議改歸清江廠木價既多且匠作不堅薄板釘移不久

輒壞兼以軍士守候經年運官監督不便而空船回塢
看護尤難南科祝世祿隨疏其苦下部未覆迨年丁甲
疲累日甚萬曆四十三年南大司馬黃鍾梅公乃上疏
請復歸龍江廠聽南工部自造此誠甦軍救運之急務
乃命下工部竟置不覆衆所稱便而廟堂之上若不與
之便所未解也

年來運務廢壞極矣船缺甲疲苦累運官降革監禁破
家亡身者相望不絕每遇選用即赴湯火否啻畏也萬
曆四十三年武選郎中主守議將各衛船甲酌量丁力
通勻增減以救之蓋諸衛運船不齊有多踰百六十隻

者有少不及二十隻者向原隨丁力而派日後人戶消
長衛事變更昔繁今簡者雖增之不病其厲今殷昔乏
者非減之莫甦其困矣况增者僅數隻而減者間至數
十隻酌盈濟虛寔急救運困第一議大司馬黃公慨然
舉行乃移咨漕撫值人言杜門遂高閣置之抑亦運衛
之不幸也窮則變則通以俟後之賢者

南京屬府衛所官最苦者莫如夜巡差緣京都裏十三
門每夜設長巡鎮撫二員點閘軍一員在鼓樓守發令
牌每門短巡官二員每員帶軍十名赴鼓樓領令牌往
門上撞鎖次早赴中府徑歷司回話五府屬五班更番

共用夜巡官一百三十員食糧正軍一千三百名後因
田都缺伍掣去正軍將各衛餘丁充役餘丁差繁人少
俱責各官僱募且非止供前差該府挑運柴米及勢豪
婚喪借用日不暇給各官賠累不堪皆寧願辭任不願
管事萬曆四十三年大司馬黃公准武選職方二司條
議將夜巡軍減去其半驗定六百五十名每名月給口
糧三斗凡勢豪婚喪借用一切禁止每官遇上直五日
量給油燭五分以恤之而苦累庶乎其少甦也

火甲

太祖所行火甲良法也每日總甲一名火夫五名沿門

輪派富者僱人貧者自役有鑼有鼓有柳有鈴有燈籠
火把人執一器人支一更一更三點禁人行五更三點
放人行有更舖可蔽雨雪可拘犯人遇有事則舖之甲
乙燈火相接鑼鼓相聞凡刀鎗兵器與救火之具一損
壞有修舖家整理獨飛差與人命事種：弊端皆提甲
當之甚至數年不結局此最害事所當急：更張者都
察院都御史丁公洞察其苦變其法以三等九則徵錢
官行僱役提甲火夫何其簡便寔 成祖北京所法行
也但夜間鑼鼓一過不復再聞尸聚一處便于抵換此
更當一加意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終

言國本

卷一

三

郡國利病書卷十四

應天府志

萬曆三年奏准 國初里甲之設以催攢勾攝且十年一役九年空閑於民甚便也後有司一切私費盡科里甲於是不得已乃為十甲徵銀朋當之計里甲之費於秋糧內帶徵坐派少則謂之派剩科價初意派剩存積以待不時之徵也久則那移支用不可詰問有一縣派剩十兩以上者一遇加派仍行科歛甚至一年暫派而次年停止者則開稱諛縣徵收作正支銷以遇百姓耳目上江二縣與宛大二縣相同乃派走遞夫百司所集



安能應付民困極矣巡撫歸併龍江運運所小民稱便
二縣又巧立小夫名色且勒二甲朋當歲派銀幾二千
兩今遵 詔除去秋糧內帶徵里甲銀兩扣筭通縣丁
糧編派正數無復派剩銀兩又裁革二甲朋當小夫應
該夫馬於驛遞應付其六合縣夫出自排門輪流科歛
為弊更甚亦編定名數以絕弊端原額里甲該銀一萬
六千四百五十三兩有奇今將各項項雜派歸併里甲
共編六萬二千餘兩其寔里甲項下止徵銀八千七百
三十三兩六錢四分四厘七毫八絲四忽
又奏准各縣均徭原有定額嘉靖十六年書冊已非初

制然不若今之冗濫也銀力二差原有定額銀差者謂
以差編銀不復僱役也力差者派與銀數自當僱役悉
聽其便非於所編之外縱民過取也自一條編行有司
於門皂斗庫獄卒狗情加添工食有至三五十兩者浚
民之膏以潤左右深為民病且 祖宗舊制役民不過
里甲均徭應天所屬又巧立十丁夫名色凡不時之徵
則派十丁夫弊不可言今遵 詔將十丁夫查革凡各
衙門一應銀力俱以書冊為據查復舊額切見應天府
所派差徭俱于各衙門應役徃之執留批迴額外多取
小民受累伏乞 勅該部查議通行

上元縣志

版籍

古者聖王建國什伍其民下制恒產上制國用靡不征
歛有藝費出有給而天下定上元因 昭代建國首邑
也厥初租調永蠲 恩喻法外其後稍加賦後以當經
費雖失 聖祖初意哉而惟正之供亦所安焉迨至正
嘉之季外繇蝟集民病而不加恤職生厲階頃者幸際
清明屢荷司牧者調停湔刷稍復治世之舊謹籍戶口
田賦之數及其入出之防正使民庶持籌而算之萬不
失一吏特奉行文書無所隱其隱故令行而民不疑為

象魏焉懸耳往歷利病敬附于篇備司牧者攷焉
按圖籍嘉靖末年戶口尚及正德之半而今纔及五
分之一非必人戶流亡至此極也大都賦役日增則
逃竄日衆又國初里甲什九坊廂十一本甲什九寄
庄什一其後田賦日增田價日減細戶不支悉鬻于
城中而寄庄滋多寄庄田縱千畝不過戶名一丁後
或加一二丁人且以為重役其細戶田既去則人逃
即不逃而丁日削勢固然也蓋積歲漸減以至于斯
近始審編新增千九百餘丁而丁銀亦攤減云

田賦

昔者石江歐陽公之撫留圻也逮諸守宰究心民瘼殫
精國計作書二冊一摘畧節與民周知一詳疑目官府
備照大綱有四曰以八事定稅糧以十有二事定里甲
以二事攷均徭以六事攷驛傳垂為定則無所容奸民
受其賜頗久世遠人亡其書銷毀而父老所傳僅存抄
本今其細目雖已增損不同大都不越綱要之外是用
網仍其舊目準諸今作田賦志六俾前賢遺意不終泯
焉

初洪武十八年 恩詔念應天五府州為興王之地
民產免租官產免租之半官產者逃絕人戶暨抄沒

等項入籍於官者也初半租多寡不一嘉靖中均為一斗五升而雜徭不與焉其更佃寔同鬻田弟契券則書承佃而已大約官產什二三民產什七八雜徭惟併於民產而國初雜徭六稀厥後大吏創勸借之說民田畝科二升名曰勸米後以供應稍繁加徵二升名曰勸耗延及正德則陞科至七八升矣十甲輪年照字內通行事例未始不安於法制之內而正嘉以來事日增役日繁在小民利于官產而官產則少在優免人戶利于民田以省雜徭而買者賣者或以官作民或以民作官以各就其所利于民是田減

價出鬻者日益多而差役之併於細戶者日益甚猾胥乘之恣詭寄花分之弊而惟時不急之征無名之費一切取責於現年現年竭產不足支一歲之役而所索于花戶者每糧一石至銀四五兩蓋宇內盡然而南都為甚維時一條編法已行于數省矣隆慶中中丞海公巡撫計以官田承佃於民者日久各自認為已業寔與民田無異而糧則多寡懸殊差則有無互異于是奏請清丈而官民悉用扒平糧差悉取則革現年之法為條編攷成料價一應供办俱槩縣十甲人戶通融均派而向來叢弊為之一清優免之家

不失之本等 恩例而細民偏累之病一旦用瘳於是田價日增民始有樂業之漸矣至于四差分合輕重之數尤有可述者往周文襄公巡撫時以丁銀不足支用復倡勸借之說以糧補丁于是稅糧之外每石加徵若干以支供辦名里甲銀若秋糧之外則有夏麥農桑絲絹馬草等項色目繁雜氓易混而奸易托嘉靖十六年石江歐陽公巡撫志舉里甲諸項併入秋糧名曰均攤事則簡便矣以其搃帶徵會計不得不寬支銷不盡謂之派剩初制派剩存積以待不時之徵及抵下年正數減派久則那移支用不可

詰問諉曰作正支銷淪胥乾沒萬曆三年京兆少泉汪公繼之 奏請扣編正數無復剩派又請裁革諸濫差條列正办訣諸縣賦役冊以通曉所部又載諸府志蓋每歲省派五千餘金維時縣令莆田林公克承厥志今復繼以賢牧隨時酌量雖徵有出入而槩不越更化以來法制之舊回視疇昔嗷々不啻霄壤矣

以八事定稅糧

前四稽入
後四稽出

一曰以原額稽其始田土總若干凡為田若干畝科平
米若干地若干畝科若干山塘雜產若干畝科若干

二日以事故除其虛前總內除 欽賜若干荒田若干
荒地若干寔該正田若干山塘雜產若干
三日以分項別其異秋糧之內帶徵五項一夏麥若干
二繇綿若干三農桑絲若干四馬草若干五戶口鹽鈔
若干各准米若干秋糧之外陞科蘆地若干改荒蘆地
若干各畝科若干

四日以歸總正其寔 諛平米若干除功臣平米暨優
免人戶外寔諛當差平米若干里甲均徭驛傳銀共若
干荒白銀若干荒白米若干
五日以坐派寔其運兌軍正米若干改兌正米若干各

耗若干如遇歉歲奉例改折正米銀若干徵解戶部聽
折糧支放加耗銀若干解准聽河工支用南京光祿寺
黃豆若干穀稻若干南京光祿寺正麥若干耗麥若干
太倉銀庫正麥若干南京各衛倉正麥若干南京庫絲
絹若干

六日以運餘撥其存本府俸給倉正耗米若干儒學倉
正耗米若干本縣俸給倉無耗正米若干龍江驛正耗
米若干江東驛正耗米若干存留草若干存留正麥若
干

七日以存餘考其積撥剩米若干撥剩銀若干以待額

外之費積餘則入下年正數減編

八日以徵一定其則

以上量所出為所入計畝起科如前所載某科若干歸一則云據上種之徵需歲有定則第本折進退外繇增損每歲徵有差殊故府有會計縣有由票由票之設所以取信于細民俾心服而樂輸者也頃年奸胥弊里甲或勒而不發以恣橫需有終歲口傳而不見由票者信民者能不一督察之

以十有二事定里甲

一曰國祀之用

二曰國慶之用

三曰供應之用

四曰諸司之用

以上四事攷歲办

一曰內府坐派

二曰工部坐派

以上二事考歲派

一曰祭祀

二曰鄉飲

三曰科貢

四曰恤政

五曰公用

六曰備用備用銀一百里以待不時之需不足申府動
支有餘作下年正數省編以上六事
致歲費

以二事定均徭

一曰銀差

二曰力差

自條編法行志從僱役茲
僅存其舊目不分別焉

以六事致驛傳

一曰會糧以派徵

二曰內除以協役

三曰兼外以定寔

四曰分例以定則

五日類費以從驛

六曰類費以從所

坊廂

昔自洪武定基於凡金陵舊民驅置填南而別取浙直
上戶四萬五千餘家填寔 京師凡置之都城之內者
曰坊民置之都城之外者曰廂民江寧坊廂蓋百四十
有二此皆有丁口而無田賦聽勾攝而無徵派者也永
樂北遷隨行大半戶口大減而差役寔稀維時諸役多
併于里甲正統初府尹鄺公埜思稍平之于是審編坊
有十甲、有十戶凡三十有五坊酌民業饒乏賦銀納

之縣庫名曰櫃銀分任諸司應付以均里甲之不足屬
吏支銷坊民領办季輪一甲周則更番立法未始不然
是後外由日增賠賂漸夥吏不能支委令坊民自收自
用而陰責其賠賂于是公私百需悉取办焉惟時上季
諸役立諸色目有總坊派差有當頭供办其當頭上戶
無定數名活差次戶有定數名死差下戶聽奔走名立
差賃什物名借办上之人但見其如取如携視為京邑
之膏腴而不知下之人日朘月削而莫之告弘治中又
添撥九庫八閩五城夫役嘉靖以來又代工部買運光
祿柴薪四十餘萬斤又太常九種進鮮重取什物銀兩

又各衙門行取書手工食併修理衙門又驟添應府衙
門八處譙席交酬費輒不貲加之總坊蚕食胥徒恐唱
不可勝載而民不堪命矣父老時陳說疾苦視為故
常忽蒙撫院方公按院黃公受之下府覆勘時沃洲呂
公新任京兆諸生趙善繼等寔坊甲子弟旅因見一從
史之蒙諭公議出於學校可謂調達其詞以冀上人之
聽從者如水善繼慷慨發憤相鏤梓編投而諸司漸見
裁復矣會給諫麓池郭公抗疏上請于是諸夫役刪革
畧盡雖餘蠹反覆其間然民瘼自是得上聞矣嗣隆慶
初更坊長名坊夫盡削諸色目者撫院陽山宋公委通

府望沙陶公集諸議者也以坊長諸色目人所艷聞而
爭獵之者也嗣改櫃銀為丁銀夫還于家惟令誅吏僱
役者京兆東泉鄔公也以僉頭輪甲聽役于縣未免啟
前日之弊也至萬曆初減歲徵千三百金定為三百有
六十 奏請議覆永奉 欽依者京兆少泉汪公也以
弔查二縣供簿摘所應供其數止此也至今事亦不廢
而民用安亦賴賢父母相承節約成斯美政追維嘉靖
之季傾敗相仍倘不有大君子轉移于後意外之變所
不敢知尚賴 皇仁覆庇郡賢夫輔始有今日故述先
後利病之故不厭繁復焉

坊廂應付

坊廂應付之數直市肆紀目耳然而必煩記載者何明
有定額弗容逾也與里甲司存有別弗容以相代也越
此則為額外之需若曰志所不載則思以裁之弗容濫
也中有日办有月办有歲办有三歲而一办有定有不
定大都通三歲之仍不越出入之數是謂費出之經也
已

前任知縣陳三省條議上元縣事宜四款

一定會計照得錢糧之不容不會計者謂法制未定經用浩繁不會計則徵輸不均徵輸不均則小民告困故立會計之法而著之冊籍俾民按籍遵守焉非謂規制既定之後年為之計也上元縣錢糧先經欽差巡撫都御史汪判定賦役書冊勒之貞砥每石平米該納本色若干折色若干每丁石該條編銀若干彼其時雖使五尺之童赴納莫之或欺法久寢移時窮事變每年稅糧條編俱待會計而後定然會計不常遲速靡一比及會計單下則小民先已照舊上納倘有加編則重複增

添即或稍減徒為里排積歇充私橐爾且數多增益無從覈寔蓋吏書非會計則工費無取就中或增一無名之征彼下吏小民誰敢為之辦虛寔哉合無查照原奉石刻書冊除見徵外今後分毫不得增改即有不得不增者須奉詳允明白方行編入年終不得會計庶小民易於遵守而積猾不得高下矣

一均供應照得太常光祿內府進貢等項銀兩事干重典非獨上江二縣當办即直隸諸州縣皆應有之乃近年以來一一取足兩縣加編千餘兩有零查得前編賦役書冊內開每石平米止編二錢七分今則三錢

二三分矣江寧地稍肥饒猶或可支若上元則近城膏腴田地俱屬軍屯僻遠山鄉始為民土且低者濱江坍沒高者瘠磽不堪一槩加編何從措辦即如龍袍扛夫銀兩每年編銀一百三十八兩今且借支一百四十八兩他項稍是年復一年何所底止蓋外縣徵解不前兩縣催督難緩故困仍苟且莫可究詰也又有甚者齊庶人之喪禮銀兩年會編候伯之棺木郵典取足兩縣神京赤縣獨不可均攤外郡乎合無查照賦役書冊除舊編外凡近年新增者均照外縣丁糧一槩攤派庶都邑之民稍得蕪息而於陵寢重地裨益非小矣

一改漕糧照得兌運乃惟正之供漕糧寔 國儲攸繫
事辭重大上江二縣難應獨免但人臣謀國惟擇便宜
事苟利民無嫌易輒使外郡糧之不運南都則上江兌
糧無從抵補仍舊可也查得各省糧米歲運南倉者不
下百萬餘石而上江之糧復從北兌無論常例有費耗
折有費水次有費以至淋夫踢斛等弊刮盡民膏即過
江蘆蓆楞木腳價之需總計十分有六倘以在京之糧
寔在京之儲前項皆可省也若外郡糧米則不外然既已
運至南都仍復搬至倉所耗費不貲兌運尤便矧上元
平米正副不過二萬有餘以彼易此甚覺輕便亦何所

禁而不為之一轉移哉先經大司農山西王公條奏事
宜曾議及此禁以事件頗多槩未議覆今若擇其相當
者一更易之亦萬世之利也

一免重差照得上江二縣條編銀兩已奉明文一則均
派矣每年仍有各衙門庫斗諸役工食取之條編差使
則令親役每一人直則有常例有買辦有守候無名之
費諸難枚舉郡闔戶之老稚傾舉室之積貲僅足以償
間有庸鴛愚朴不諳事體者則僱募積猾以充工費十
倍猶且罄々稱苦蓋名雖親役寔則積棍包當騷擾甲
戶牽扯幫貼彌月積歲漫無休歇不止于吮盡膏脂不

止也且每一編差黃緣請托遍及要津一失闕防祇足供吏胥之賄免爾殷富坐享膏腴窮民甘受苦役奈何正賦之外復有重賦如此哉第事干各衙門相沿成套有司一議及此受謗受累莫敢誰何非奉明文難革夙橐也合無請乞曲為調停立為經久長法寧厚工食仍行應役庶小民免重役之苦而閭閻霑法外之仁矣

大名守姚汝循丁糧議

國朝賦役二法斷自 聖祖宸衷然亦監于唐宋以來制度而損益之者也大都有丁則有役有田則有賦即唐租庸調法之遺意雖三代盛時不過如是特繁簡輕

重有不同耳甚良法也奈何時久則事增事增則役繁至巡撫周文襄公時始創為勸借之說以糧補丁然不過十之二三而已至巡撫歐石江公時事益增役益繁而人丁益不能支矣於是有人均攤米與人丁均編而賦役二途遂合之而一雖一時權宜救敝不得然而寔與 祖宗創制之初意寢失盡矣乃至今日編差則人止居四分之一而糧石反居四分之三是本末倒置甚矣夫議法不求其原終非盡善今雖無可奈何而安可不少示存革之意耶故首議丁糧以俟將來議法者攷焉

前人寄庄議

今夫一里十甲十甲十排一排十戶此正法也十戶之外有奇零則謂之奇零戶至若寄庄戶則人非版籍徒以田產置在各里而得名者也其人或為流寓或繫隣封此等通天下皆有而惟南都為更多蓋南有三十六衛及各衙門欽天監太醫院等役又四方流寓之所萃聚皆得買置田土故視他方為多然此寄庄皆富室乃貧民之所依可有而不可無者也何則往昔田糧未均一條編未行之有力差一事徃破人之家人皆以田為大累故富室不肯買田以致田地荒蕪人民逃竄錢

糧拖欠幾成敝縣矣賴巡撫海公均田糧行一條編法從此役無偏累人始知有種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買田鄉間貧民始不肯輕棄其田矣至今田不荒蕪人不逃竄錢糧不拖欠而價日貴亦由富室買田之故也蓋貧民種田牛力糞草不時有塘池不能濬而深堤壩不能築而固一遇水旱則付之天而已矣今室富於此等則力能預為故非大水旱未有不收成者况富室不能自種必業與貧民貧民雖棄產而寔與富室共其利收一石則人分五斗收十石則人分五石又牛力種子出於富室而錢糧又辦於富室時有水旱則富室又假

貸而濟之貧民出力耕耘坐享其成焉故曰寄庄富室
乃貧民之所依可有而不可無者也今議者動欲口恤
貧民而遂抑寄庄每至審編凡寄庄則論田以報丁口
夫人戶當以版籍為定寄庄各自有本籍即有丁當附
於本籍而又因田以報丁是一身而二役矣貧民既謝
粮于富室共享田中與富室之利而又因田去而脫其
丁是為漏籍戶有身而無庸矣與祖宗時因田起賦
目丁受役之意不尤失之遠耶恐議法者覽此亦不可
不加意也

前人改兌議

國家兩都並建於是粮運有南有北南粮皆來自湖廣
江西浙江等處至於上江兩縣則又有過淮米而付軍兌
運查得兩縣改兌正粮上元止諛三千六百七十石江
寧止諛三十二百七十石因兌與軍於是有過江脚價
船價蘆蓆舖站加耗等項於是上元共諛本色米四千
八百五十餘石又折色銀一百七十二兩准米三百四
十五石江寧共諛本色米四千三百一十餘石折色銀
一百五十三兩准米三百七十石幾增三分之一矣若使
將二縣之粮盡改為南粮則加派可免而官軍亦可免
役一歲所省亦不貲矣或曰過淮有定數改此則將何

以補之查嘉靖庚申年分因南糧不足供軍蒙總督侍郎黃公奏將湖廣等處過淮糧改為南糧若干石卷案尚存惜乎當時議不出此而兩縣又不以上聞遂使良法美意湮滅至今若將原改之數照舊仍令過淮而以兩縣運數抵之豈不兩便乎上江兩縣乃國家根本重地其差糧雖與各處等而雜役則倍之蓋有內府及各衙門人役供應皆取給兩縣此他方之所無而此方之所獨者今既不能減免而借此一轉移間少蘓其困豈非不費之惠乎矧今諸司建白紛紛苟有利于生民廟堂無不採而行之顧未有議及于此者倘不棄

葛莠以之轉聞焉地方曷勝幸甚

前人糧里議

糧里二役名為重差而寔亦不同糧長止收一年之錢糧凡有力者皆可為之不必寄庄與土著也若里長乃祖宗以來版籍戶役不惟寄庄不可頂替即別畝別里亦不可那移蓋其間有逃軍逃匠一亂其版則此等何由稽查如果丁盡戶絕只可先儘本甲及本畝再不得已惟有併里而已又果丁雖存而貧雜無力或里中未少而寄庄米多只可照米量行幫貼况此役止于催辦錢糧勾攝公事荅應郊酉原與糧長關係不同少得津

貼且有樂從之者矣。頃近來有等奸頑見別里別畝或寄庄富厚欺其良善動輒告更里長因而嚇詐取財官府一為准理即不與更而得利已多矣。故當事者宜知糧長可以照力僉編而里長未可輕便更替則小民安生矣。

陳以代荒白米議

夫曰荒白者何虛田之稅也。曰虛田者何濱江坍沒存其虛數故也。存之者何國稅有數不可縮也。則減半而徵之復為之均攤於一邑之田共出之是為虛田之稅也已。而有叢弊焉。叢弊者何。夫江水之有啞壘其常

勢也。丁之者不得不鳴於公家以均其稅而力弱者則不能鳴力強者未必當鳴而鳴焉。即使縣官親勘之猶不得寔是故有倖免者有不得免者。夫邇年田數視國初則有間矣。安在其不可減也。往者吾不聞矣。頃年海院丈量魚鱗而籍之誰得指東為西冒彼為此使當此時除其虛數第舉國稅之防而均之見田之中何不可者。而當時猶存其名是後則漸增而未已也。諺曰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言其長於彼則消於此長于此則消於彼常勢然也。今二百年來但見其消而不見其長攤免者纍纍而陞科者寥寥則何為其然也。往又聞

攢造之歲司委之官以荒白為豪家之餽令其享無糧之田而槩縣為之出稅豪家亦受其私恩而不辭則鄙夫者之所為也甚哉荒白之難覈也後有鳴者宜致謹焉

前人清軍議

郡縣之不能無軍殆遍寰宇求其配所有定業軍常著伍子孫代替至今原籍之家年遠無勾而妄其本籍之有軍者有之此其幸者也然軍罪卒下死一等役之苦者莫甚於軍則樂逃者亦莫甚於軍每解一軍為之買妻為之僉解為置路費以一人之故累及數千人者有

之乃解而輒逃；而復勾；而復補逃之本籍猶可稽也逃之他鄉而本籍之詰捕者不勝其擾至以嚴急之故復解一人者有之此通弊也又勾軍踈數往；視時緩急往隆慶中嘗特差監察御史清軍而本縣勾軍一科書手至一十有六人人事過而人不遺蠶食無出則每歲本縣自召軍戶清審一番每一勾攝候者彌旬里胥索燕端廢業後以父老應召陳利害然後減去至於軍解必僉其戶丁戶丁人之始及同甲同甲人之始及同里止矣而往者捨同里而僉之詎縣殷寔之家夫捨同里而僉別里無理之甚人得攀援辨釋又得辨釋而

展轉數家廢業私囑者又不知其幾矣然後仍役同里之人此亦一十六人者之為之也樊則往矣陳之杜宿株也

句容縣志

萬曆二十九年知縣茅一桂議為咨訪水利事宜以圖民生永賴事照得本縣王氣龍輿神率巨麗固國運之發祥而萬年之根本也但萬山環結鄉有高低其高者曦暘數日即如沃焦則憂在旱也其低者靈潦彌旬輒成巨浸則憂在潦也茲欲調停于高低二鄉而使田無旱潦之災世享豐亨之利豈終無一善策乎嘗按高鄉北枕河口龍潭八十餘里不通舟楫本縣所需北貨車遷擔負力疲價倍又竹園潭至黃堰壩五十里有奇地勢凹凸水之盈涸無常合無相地置閘謹啟閉時蓄洩

則五十里間既無車遷擔負之勞又得積水灌溉之利此高鄉之當議者也低鄉謂本縣自北而東南並高岡峻嶺其山水會同于秦淮一河西行五十餘里復逆折自北而西合流于三汊河上元界逶迤二百餘里始洩之大江西南為赤山湖名雖湖其故時皆沃壤也水涸之日湖高秦淮數尺莽醫數百頃僅屬于牛馬之芻牧而不得其半菽之用夫水未有無涸而能常聚者亦未有任其奔溢而不為害者此湖形勢既高而自諸山發源以連秦淮復屈曲如羊腸伏秋雨積即衝射決噓為田畝之災以故崇德茅山丞仙臨泉等鄉十年之中而

塗沒居五也今故赤山湖志前代計築隄百二十里建二斗門以為疏閉之節蓋所資灌溉之利益普今廢久半為居民楹棟之所壓額不可復而復秦淮以西蔴培橋以東相距數里若濬為一河自可直達仍東西置閘防其壅涸且即所濬之土為隄而從中經紀其陂池鱗次其塍隴其上腴者以播抗秣其稍瘠者以植蔴泉其道旁以樹棗栗其最窪者以蒔芟茨以蓄魚鳥因勢利導疇非華寔之毛此在低鄉之可議者也則又有疑濬河之役非日役千夫月糜千金不可安所經費而得無庚癸之呼哉是豈不聞邊鎮屯田法乎合無募民願為

工者許以計工而即三倍給其田如能濬一丈以上給十畝仍預給工食及畚鍤襍之費當必有星馳川驚者總計河工約五千餘丈而隄內田不下五萬餘畝一勞可永逸暫費可永利惟無間于浮言無墮于煩劇則句邑之甌脫皆可隩區也已司馬長卿云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又臻厥成天下晏如也蘓子云三十年間無一人能興水利者其學也今日之水利誠非常可惧然數年後必有獲晏如之福然本縣知其梗概未得其條目至其中有地某宜田某地宜塘夫役何起水閘何置則惠徼通邑之父老及鄉達賢豪之經濟悉心揚摧俯

賜指南他時倘得變湖水為桑田以施餞罇句民業且不朽

萬曆二十九年知縣茅一桂建閘說畧 竊按句容形勝於金陵為左肩北負大江接儀真俯瞰溧水溧陽高淳三縣勢處最高而縣之北為胄王山石龍洞亭子山崙山各有泉經流而南十里許至鋪頭地方匯成大溪為竹園潭即今淮河所發處也自鋪頭屈曲南行約五十里至縣東橋自東橋西南行十里至南橋自南橋十五里至黃堰壩又十五里至赤山三岔河入秦淮通大江皆大溪濶澗廣可七八丈深可二三丈居然一河也

先是宋有居民許添捐貲起築黃堰土壩澌積水利澆
澆福祚通得等鄉官民田地萬餘畝歷元至正七年與
我明洪武十年俱給有告示尚存自黃堰壩以上至縣
南橋可通舟楫民賴以灌溉自南以上八十餘里溪身
高下想懸以故諸山水菽即泛濫盈溢而開霽未決旬
則一瀉殆盡淺塞不通小民苦旱僅二尺寸築土壩以
蓄其水願所留涓滴亦濟幾何徃々水災之後即憂旱
魃職是故也本縣憑士民請謂宜畧倣北直隸潞河至
京之制即是鋪頭起至三岔河中間相度地形建閘三
四重以時啟閉以蓄洩其水之勢盛開以聽閘其去水

勢殺閉閘以捍其流蓋諸山之水不至一發而洩盡無
餘縣自東迤北官民田地皆可賴以灌溉食貨田肥皆
可便於舟行即本縣之兌運本色米三萬三千餘石皆
可由三岔河入閘水運至鋪頭起陸以達龍潭倉省車
腳價約八九十里石計一二斗深水等四縣歲運食益
三萬餘引由儀真渡江新河口起陸至鋪頭入閘水運
至三岔河以達各縣亦可省車腳費約八九十里計四
錢零此其明效大驗也且河不假閘鑿水不假穿引識
者稱天造地設之利句容有焉士民之請建閘其畧如
此

官解志

句容徭役之法自^舊而外為目三十有九其歲額所需故事並以民解最寡者一名多者至十七名而首事者輒稱頭役云大較民之多寡視其解之輕重為差而民解百餘年來或傾其蓋藏及鬼薪城且相籍則以蚩氓起闖闖不盡諳於事闇於法其屛闇者握算無所縱橫乾沒于情代之手以身罹其辜其悍黠者染鼎為奸斜斂窶細以充其數而間至尚方之供中貴奇貨視之逗遛其收納而翫離其歸程不廢其谿壑之索不止及返而越限也更坐以侵漁法無貸甚則追呼逮繫蔓連株引

斃桁楊繫犴狴者踵相望先後良有司明知之而叢弊遞承法無敢施久矣當萬曆之癸巳嘉禾陳公至首詢疾苦知其狀乃召集通邑耆老子庭計輕重揣簡煩確有定裁而尤謂中貴及各部寺之所易齟齬者民而不能橫逞者官盡草一切頭役立官解志法多則以官少則以掾其或最重鉅而官所不及兼轄者輒命胥吏為輔謂官吏習知度支且惧觸文網可謂無私索蠹而彼懼於所解之非民必不敢憑其胸臆以逞恣睢公之於奸弊至洞晰也然官與民利兩則法便利民而累官則官且廢革阻抑而奸民必搆連胥吏以撓其制所稱錢

脂刻水祇飾觀望奚經久寔用之與有公又從中議時
起之久近增水脚諸費即于丁糧均派總之千有三百
九十餘金以至投領各署文檄動經數月解官不必親
候聽其遣役為代仍移文各署務期以通邑之力輸通
邑之賦歲所計節省浮費八千而羸碩鼠歛于詹庾而
傾貲殞命之禍不起躑逐戢於中責而叫囂科釵之毒
頓弭飛輓安於簿尉而拮据鞅掌之勞無累公有大造
于旬民當何極也先是議未定時故嘗窟穴于諸賦者
譁然稱不便幾為梗公燕居深念得其計密而捷遂請
諸之臺使者下其令衆心即嘽之莫能梗以此見公之
慮事遠而為謀周苦心如此已又恐窮簷介特未及徧
曉復鐫碑於邑門復梓之削劇人頌一編俾寓目者若
揭彗炬履康莊下即有駭駑含沙之奸上即有破觚斷
雕之吏固無敢弁髦其舊而易置之也當道下其議應
天諸縣咸放行如例

高淳縣志

正統五年三月築溧水縣葉家橋壩濬燕脂河初溧水縣廣通鎮之西有固城湖入大江鎮之東有三塔堰河入太湖東西之間陸地十五里水不相通洪武間鑿通固城湖水入三塔堰河舟行甚便復水溢為災築壩於廣通鎮以禦之而三塔堰河水不能至壩下故復改築壩於葉家橋燕脂河自溧水入古秦淮蘓松船皆由此達南京近為沙石壅塞故濬之

韓邦憲東壩考

廣通鎮在高淳縣東五十里世所謂五堰者也西有固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城石曰丹陽南湖受宣歙金陵姑孰廣德及大江水東
連三塔蕩長蕩湖荆溪震澤中可三五里頗高阜春秋
時吳王闔閭伐楚用伍員計開河以運糧今尚名胥溪
河又旁有伍牙山云左氏襄三年楚伐吳克鳩茲今蕪湖
至於衡山程鳥哀十五年楚子西子期伐吳至洞汭今建
平蓋由此道鎮西有固城邑故址則吳所築以拒楚者
也自是河流相通東南連兩浙西入大江舟行無阻矣
而漢唐來言地理家遂以水源本通桑欽水經云中江
在丹陽蕪湖縣南東至會稽陽羨入于海前漢地理志
於丹陽蕪湖註云中江出西南至陽羨以入海應劭顏

師古註溧陽云溧水出南湖後漢郡國志蕪湖中江在
西孔穎達書義疏亦引漢史為証蓋皆指吳所開者為
禹貢三江故道耳後不知何時漸湮景福三年楊行密
據宣州孫儒圍之五月不解密將臺濛作魯陽五陽拖
輕舸餽糧軍不得困卒破孫儒魯陽者銀林分水等五
堰壩左右是也壩西北有吳漕水言吳王行密所漕也
至宋時不廢故高淳水易洩民多墾湖為田者而蕪常
湖二州承此下流水患特甚宜興人進士單鏐採錢公
輔議著吳中水利書以為築五堰使宣歙金陵九陽江
之水不入荆溪太湖則蕪常水勢十可殺其七八元祐

中蘓軾稱其有水學并其書薦於朝時用事者方欲興湖田未之行也故永豐等圩官司所築無慮數十萬而固城石臼丹陽之間大抵多圩田矣宣和中待制盧襄奏罷湖田又言開銀林河為非切務于時田方屬蔡秦韓諸將相家又隸行宮不便塞河卒未行也乾道中周益公南歸錄尚謂由鄧步東壩銀樹可通舟至固城黃池景定建康志又祥符圖經亦謂瀨水西承丹陽東入長蕩湖足可徵胥溪尚通云元伯顏攻臨安三道並進叅攻阿剌罕攻破銀樹東壩至護牙山敗宋兵寔出此道而河流亦就塞明興 高皇帝定鼎金陵以蘓浙

糧自東壩入可避江險洪武二十五年復浚胥溪河建石閘啟閉命曰廣通鎮設巡司稅課司茶引司當是時湖流易洩湖中復開河一道而尚阻溧水懸脂岡乃命崇山侯鑿山通道引湖水會秦淮河入於江于是蘓浙經東壩直達金陵為運道云崇山侯者李新濠人也初以建 孝陵功封侯楚石而鑿之費油蔴不貲石盡赤岡脊本易通有嚴氏者慮損其田以女賂侯故迂其路候坐極形死時洪武二十八年也明文皇帝遷都于北運道廢永樂元年蘓人吳相五以水之為蘓常患也引單鐔議奏改築土壩增設官吏歲僉溧陽溧水人夫各

四十看守自是宣歙諸水希入震澤矣而壩猶低薄水
澗漏泄舟行猶能越之正統六年江水泛漲壩大決蘓
常潦甚國稅無所出周文襄楊賀一大集夫匠重築之
欽降板榜如有走洩水利奔沒蘓松田禾者壩官吏
處斬夫隣充軍十二年張惠等奏復故河道勘行屢歲
未決成化四年施普奏阻之十二年牟都御史時溧陽
今蘄彰又議復常民張湍又奏阻之大抵利塞者壩下
諸郡利開者壩上也後車夫與商爭利于陸行正德七
年給都御史俞以故例乃令鎮江判齊濟舟督責增築
壩三丈自是水盡壅高淳之圩田日就圯矣顧其時懇

辭徃復在開壩未有言減稅者里甲頓耗其半嘉靖初
官保李公克嗣奉 勅徧詢水利有白子俊者呈復壩
河乃命治中周通判呂勘行開濬會歲歉止歐夏兩撫
臺時程儀鳳再懇之然意在通舟耳三十五年倭入寇
商旅由壩行者絡繹不絕沿壩居者利其盤剝復自壩
東十里許更築二壩即古分兩壩相隔湖水絕不復東
今壩官及溧陽壩夫俱不存矣蓋余他日按輿圖原本
山川金陵地脈歷閩浙踰東壩至茅蔣勢本聯絡秦漢
以前高淳固魚龍之宅也自有胥溪河三湖東歸震澤
民始得平土居稍墾湖田為業宋時煙火最盛今各

春水涸時湖中往見磚石井塚蓋舊民居云自築壩以來水勢壅遏田漸淪沒多矣而賦額日增戶口視前僅十之三則惟壩之故嘉靖戊戌覈田致虛懸米八千由今而後田之將圯為湖者未有紀極也父老言湖底與蘓州譙樓頂相平假令水漲時壩一決蘓常便為魚鱉當康中辛酉間大浸稽天淳民之紛欲掘壩會下壩偶決溧陽宜興而下勢若懷襄有以聞于華亭徐相國者會方令沂入勤召諭重禁之余時在京師韓子曰廣通壩者所以障宣歙金陵姑孰廣德又大江之水使不入太湖者也自前代皆云中江故道近內閣王鰲記

太湖以此一源最巨為蘓常患而伍餘福著三吳水利論亦諄切言之嗟乎以蘓常湖松諸郡所不能當之水而獨一高淳為之壑其至於洪漲而廢田也決矣而稅又弗捐民何以堪之自蘇軾單鍔之言行所以為壩下諸郡者甚善而未有為壩上發明者余觀淳民之日耗且困於虛糧也作廣通鎮壩攷

清丈官民田糧緣由

淳邑高腴地水時多屬勳戚中貴賞賚開墾名官田永豐圩田十萬餘畝哲宗賜蔡京後高宗以賜秦檜以三等則派租獨重自抄沒後科稅悉視租額故有一畝一

石以至一石五六斗者及我 太祖定鼎金陵念畿輔
供助獨勤屢行蠲減然不為定例也嗣後民困徵輔欲
鬻田以辦稅竟無受者而富者惟利民田於是業官者
偽作民田售之田歸富家糧費本戶由此不勝逋積逋
亡接踵則又有所謂進糧賂米貽害無極矣嘉靖戊戌
庠生陳九思搢笏建言于歐陽撫臺陳寃憤激因而感
悟遂委本府于通府丈量清查官民額數除豁虛糧官
田每畝科一斗六升四合三勺三抄民田每畝原科驛
遞米二升今勸加四升三勺二抄至隆慶四年復行均
丈始為官民一則矣 又曰恭讀我 太祖高皇帝御

製大誥前篇之十二章曰應天等五府為是興王之地
久被差徭特將夏稅秋糧除宋元入官之田及我 朝
沒官之田民田全免官田若是全免民難消受所以減
半徵收其免糧去處如此至宣德間從巡撫周忱議民
田每畝徵馬草一斤成化間從巡撫王恕議民田每畝
徵勸米二升嘉靖十六年又加派夏稅馬草里甲益鈔
等項至隆慶四年丈量均糧官民一則矣

改折漕糧緣由

丹陽固城石臼三湖之濱民多築圩成田地本室下
國初於廣通鎮置閘以時啟閉洩水田皆有收永樂元

年因蘓常水患改閘為壩水猶東注不為田害者壩不甚高也至正德七年又因蘇常人民奏准加高三丈設以厲禁於是涓滴不洩湖水汎溢圩岍崩圯田成巨浸矣于時當事者莫為查請嘉靖十六年巡撫歐陽改科賦後但據原額田畝照例加派夏稅馬草里甲物料鹽鈔等米刊冊追徵十七年庠生陳九思痛憫田廢民逃糧額愈重呈懇撫院委官丈勘而水深難丈乃丈見田始知滄沒廢額田十萬五千畝虛懸米八千五百石然未有為之區處者至二十一年造冊不得已乃于槩縣見種田產中加派貽補隆慶四年邑民陳均等奏請開壩

開壩不得請乞除糧府尹鄔議云一壩之築利及於蘇常固大貽累於高淳不小夫事必無偏累而後可以安衆今使之廢已業以極鄉隣之弱已非人情又欲其納虛米以供公家之賦則淳民縱有恭順之心無能為之力不轉徙溝壑則相率以挺刃矣夫今不處將來莫知所終及查卽年冊江事例已經題請得除糧額又查得所屬每年會計單內除豁前米原額其虧欠之數聽其於每年於會計單內除豁前米原額其虧欠之數聽其於各屬存留撥剩米內扣數抵補巡撫陳具題部覆奉旨除豁本縣撥剩米八百百六十一石八斗其兌軍漕

糧改折省除二六過江席木等米五千三十二石二斗三升
然止隆慶五十一年未為後例士民諸文獻等又呈申
府巡撫張巡按向會題部覆除本處存留米內量行豁
免外起運充軍等項米七千六百三十餘石訪得各屬
府分有新漲田畝及江湖灘蕩量行起科以補高淳虛
米亦未舉行至萬曆二十年邑民王燻復告繼以鄉
宦張應亮舉人魏成忠庠生趙邦彥等具呈巡撫趙俱
批本縣知縣丁查勘備申歷年事由本府議云欲照之
冊江事例除豁未免有虧正賦欲查各府新漲田蕩賠
補割肉醫瘡終成畫餅惟有改折一節正賦不虧之民力

易辦又兵俗張議云看得廣通壩之築建起自永樂年
間經今累代不為不久廢田十萬五十畝虛糧八千五
百石不為不多士民陳均等五次之告奏不為不切兩
院委官七次之勘議不為不慎府縣勘官十數番之查
議不為不詳及查原額人戶七十六里今併為四十一
里不為不耗田畝原料六升六合今加至八升六合不
為不重蓋以築壩之後田廢人消產去稅存此其彰明
較著者也但此壩既不可輕議而虛糧又不可蠲除坐
見淳民賠糧蕩產脫骨逃亡萬一日以難支潢池嘯聚
將何術以消弭哉議將該縣漕糧准其永遠改折則正

額既不虧而軍儲亦不缺裕國澤民計無加于此矣巡撫趙曰會同巡按基議奏謂有田則有糧國家制賦之義也前項田畝因築壩以捍蘓常等府水患遂皆盡沒于湖致令淳民供無田之賦以貽無窮之累非惟事有所不堪抑情有所不忍也今壩斷不可復開而田又不可復種民生蕭條愁苦之狀見且聞者莫不感額傷心前此戶部議免存留八百石暫改漕糧一年者聊甦目前之急無救長遠之苦夫除豁既已不可議補又所不能惟改折一節仰之不虧國課俯焉少濟民艱尚屬可為合無將該縣正改兌漕糧一萬六千八百五十

石准其永遠改折一如近日嘉定縣之例而高淳虛糧賠累視之嘉定止是地土瘠薄者又稍不同必須正兌每石徵銀六錢改兌每石徵銀五錢庶幾民力尚足支持寬一分豈止民受一分之惠惟茲士庶感朝廷浩蕩之恩自後獲少逋負則國家之所以收效者固甚溥也奉聖旨又曰高淳原係溧水之分邑里不及溧水三之一田地止得十之八而錢糧又多四千餘石者何也蓋該縣時止據糧數不論田畝而永豐圩係前朝官家所築永寧鄉抄沒吳相國田米萬有八千俱照民間租數起科分在高淳地方故高淳官田多而糧亦

多溧水官田少而糧亦少今溧水官民一則平米不過
七升而高淳以一則科之則九升有奇矣

溧水縣志

正德嘉靖二志皆云溧水者瀨水也吳音譌為溧瀨耳
溧陽之名以其在水之北而溧水又析于溧陽名遂因
之也議者謂溧瀨相懸譌至是耶按春秋魯昭公四年
楚伐吳遂滅賴即今之賴也公羊穀梁二傳益以賴
作厲則去溧甚近而譌之易矣人知賴之不能譌而
為溧而不知其固嘗音厲也由二志未詳耳但二志之
說莫攷其何自来諸史及他書皆不載而史記伍員傳
註有溧陽則司馬貞竟溧音為瀨矣豈自昔已譌之耶也
自昔譌之則二志何從而正之耶又前漢地理志溧陽

應邵註云溧水所出南湖也今宣城有南湖若應註指此則以賴為溧者大謬矣應天溧陽二志皆述應註為証而顧省其所也二字而解愈晦應註本以溧水所出四字根上溧陽為白南湖也三字自為句其義謂溧陽有溧水即南湖也若竟云溧水出南湖則所也二字何義應天志云溧水一名賴水似與二志差近矣而又引南湖証之莫究其旨至于溧陽志則直指高淳遊山之北有二峯原名溧山水經其下而南流入湖者為溧水溧陽舊縣正在其北而縣名寔起于此其說又若強合應註以証二志之譌耳而在應註亦未嘗謂溧水出而

入南湖也若果水以山而名則凡稱溧者宜以山水並著矣何史記索隱司馬貞又杜佑通典皆指溧為水名晉史及前應註皆云溧陽溧水所出而槩不及山耶又謂溧陽至唐方徙於賴而其始固在固城名無取於賴也則固城獨非春秋時賴渚邑乎而其名又何取耶及攷南湖亦未嘗有水從溧水來者即有之必湖中一細流耳何足取以名縣而為諸家代稱之戰國策范環有云南察賴湖則賴在當時亦嘗稱湖矣賴與南湖皆去固城百餘里而遙而亦在固城之西則應邵所指南湖者未必非賴水也而司馬貞之音栗或但音溧一字之

本音而他未暇詳未可知也賴之名甚著于春秋宜乎秦以此名縣而後亦以此名縣且秦之設縣于固城者仍賴渚邑之舊址耳址仍其舊則名亦仍其賴而已皆未可知也正不必如二志所謂縣在賴水之北而始名賴陽也意者如前所謂溧即賴也賴嘗作厲：譌為溧云：似有可信者然吾終莫攷其何自来矣誠未敢臆斷姑詳諸家之說而稍酌之以備後攷云

江浦縣志

成化十八年巡撫尚書王恕奏准將官田減耗民田勸米以補官田原額

嘉靖十六年巡撫都御史歐陽鐸會議汰攤田賦始秋糧帶徵里甲米

嘉靖二十三年題准應天江浦縣坍江田地誣徵糧數比照海門縣例改納輕則

隆慶三年巡撫都御史海瑞奏行一條編法

萬曆三十五年操江都御史丁賓檄行里甲一當九空

法先是巡撫王公恕以民田糧輕官田糧重富家利買民田而官田多累貧戶奏將官田減耗民田勸米以

補官田原額官田每糧一石減耗二斗五升共減米一
千六百四十石六斗四升民田每畝勸米二升共勸米一
若千除補官田米數多勸米
七百九十四石九斗七升

條編之法一切差役計丁田而收其庸稱最便矣弟丁
多苦貧田易取辦故萬曆十五年以後議丁止徵銀二
錢其加意窮甿非渺獨計田有惟正之供乃差徭加派
日益月增雖歲會額用不得議蠲而衝疲供應民不堪
命視他邑數倍矣

蘆洲本冊江沙土淤漲生長之蘆柴初本縣每里各立
場砍克里甲供需名均工洲成他中邑民告將新生洲
撥補冊江田地名地畝洲又有西江巡簡司先年設弓

兵四十名砍蘆納課工部名弓兵場洲弘治三年工部
郎中毛科奏將均工洲弓兵場洲并續漲洲悉越工部
起科納課故今地畝蘆洲之外皆為納課蘆洲沙洲一
帶皆崇德鄉地則蘆洲之利皆民利也內巡簡司弓兵
場洲雖屬工部蓋亦無多餘如均工洲原屬江浦為里
甲之費俗所謂心紅紙劄洲也其續漲新生洲亦以補
冊江之稅糧自弘治間改納工部課遂令勢豪之家窺
見水影即告部陞科家民至疾視而誰何不思冊江之
地浦地也則方生之洲浦之洲也吾民受冊江之害而
豪家獨享新洲之利洞民隱者寧不一惻念哉以吾民

本有之利而盡屬之部在國計不啻滄海之一涓在吾民失此有不啻餘之剥膚矣

兵防

論曰浦之城池如斗耳使捍患者有人猶曰可恃乃以民兵寥寥守此閩堡而號曰兵防其視棘門霸上所謂兒戲者復何如且試籌之將以足兵必先足食益一兵即廢一農而一農之賦又不足以當一兵之養則名募之直安出也欲以安民必先輯軍非比屋而保甲之則勢不一比屋則勢不行則畫一之法安措也衛屯之設凡以為民今衛在浦口屯散諸鄉平居勢不相援有警

計將安出則守望之相助誠不可不講也兵之武場猶百工之肆今邑止一場鄉分六鎮捕盜有官之名子弟無兵之寔則講武於農隙誠不可不為之所也有民社之司者固宜悉心而非總軍民食貨之權者著借於下而趣之行即空言奚補哉

言國不身言

學

卷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郡國利病書卷十五

江南 蘇州府

疆域

東至東沙海岸三百一十四里西至常州府宜興縣界
一百里南至浙江嘉興府秀水縣界九十四里北至揚
州府通州界一百五十里東南至松江府華亭縣界一
百二十六里東北至大海一百七十二里西南至浙江
湖州府烏程縣界一百五十一里西北至常州府無錫
縣界四十九里

城

周三十四里五十三步九分門六西北曰閭門西南曰胥門南曰盤門東南曰葑門東北曰婁門北曰齊門五門各有水關惟胥門不設

衛

蘇州衛 領四千戶所在千戶所營在葑門內右千戶所營在閭門內中千戶所營在盤胥二門內前千戶所營在婁齊二門內後千戶所分立為嘉興守禦千戶所

驛遞

姑蘇驛 舊有胥門遞運所萬曆九年革

鈔關

泔墅鈔關在西北三十里

形勢

南近諸越北枕大江漢武帝賦嚴助書川澤沃衍有海陸之饒

隋地理志

往事

國都二 吳闔閭都蘇姑蘇至其子夫差越入滅之元末張士誠據平江稱吳王我 太祖平之

帝幸一 宋高宗紹興四年金人入犯十月幸平江至明年二月還安

起兵二 梁項梁及羽自會稽以江東子弟八千人渡

江 宋建炎三年韓世忠自平江入杭定苗劉之變

山水

大江在常熟縣之北上接江陰縣界下入海與通州對岸

海在太倉州嘉定縣之東上接江流南至上海縣界

太湖在府城西南四捨里禹貢謂之震澤周官爾雅謂之具區史記國語謂之五湖其大三萬六萬頃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一百二十里周五百里跨蘇嘉湖四府北有百瀆納建康長潤數郡之水南有諸淩納宣歙臨安苕霅諸水其東則入于三江其名五湖者圖經以貢

湖遊湖胥湖梅梁湖金鼎湖為五魏韋昭以胥湖蠡湖

洮湖滂湖與太湖為五吳虞翻云太湖東通松江南通

霅溪西通荆溪北通滂湖東連韭溪凡五道故名志曰

今湖亦自有五名自莫釐山之東與徐侯山相值者中

為菱湖西口濶二十里莫釐之西北與菱湖連者為莫湖

南連莫湖東通西山者為胥湖二湖各廣五六十里長山之東曰

游湖周二里其東岸即樹里長山之西北連無錫老岸曰

貢湖周圍一百九十里別有金鼎湖梅梁湖東皐里湖其浸則

通謂之太湖

嘉靖中崑山鄭若曾作太湖圖而為之論曰太湖延袤五百餘里雄跨蘇常湖三境全吳臣浸無大於此論水利則三郡田賦豐歉係焉論兵防則兵封疆安危係焉全吳利害亦無大於此向來論經畧者多未之及或謂東西洞庭及濱湖諸山古來兵火不及矣必議守然自古大兵之下江南也或從京口或從三壩志在城郭則山林必在所棄若倭夷土寇則不然志在據掠棄無就有今腹內諸村鎮搜括已盡必趨于未經兵火之地則沿湖諸境非所當防者耶况自太湖入宜興以至金陵為道甚捷不可不先事而為之防也或曰湖中風波與

江海異若之何其禦之曰此非漁網船不可蓋江船與海船不同海船與內河之船不同內河之船與湖泖之船又不同內河之船即今之官航民舶是已江船大者為川為襄小者為滿江紅為擺渡之類海船十餘種東廣新會船東莞船大福船草撇船海滄船蜈船開浪船高把梢船曾已圖形于籌海圖編可覽而知若湖泖之船雖生長吳地者問之多不知况以宦遊之人而知用之手請詳言之夫湖泖之船大小不齊運石者謂之山船運貨者謂之駁船民家自出入者謂之塘船衛所巡司所用者謂之巡船鄉夫水兵所駕者謂之哨船往來津口者

謂之渡船之六者雖皆習知湖中之性風濤之性猶未若漁船之便利也漁船莫大于帆罟其桅或六道可裝二千石或五道可裝一千石或四道可裝五百石無間寒暑晝夜在湖每二隻舍為一舍素為賊之所畏聯而舩之太湖攻戰此其最善乎此船小者亦可入港桅三道可裝五百石二道可裝二百石是也江湖皆有之若風息時無問大小皆不適用蓋罟之所利者狂風怒濤也其尾無櫓其旁無槳風息帆弛即不知巡哨船之擊楫為有用矣其次為江邊船大者可裝二千石自五桅以至二桅亦專使帆無櫓與以漸而降至百石槳其中號以下者可入港窳大者不可入港若欲出揚

子江則由錫山高橋下江水寬處行然須重載墜船喫水方可過高橋也其次為廠梢船大者可裝六七百石漸降至六七石又其次為小鮮船即湖中航船是也二者皆有櫓而有帆又其次為剪網船亦合二隻船雖狹小第一迅駛又其次為絲網船駕使不過三人而風帆駛人亦堪用此二者各湖所共有也又其窳小者則為划船三四人盪槳如飛疾于剪網但不用風帆不用風帆不利湖浪用之以探報諸舟所不及矣其遇賊也以槳超淖泥淤賊舟之滑難立大為賊所憚此船惟吳江長洲有之他縣皆無而吳江之二十九都者慣一行刳至為可惡凡此

皆漁船之可用者也其他湖泖內港漁船尚有輒網人

生于船首是趕網一輒是逐網一二口網在單網秋冬網則歌而捕江網立木于吳淞江鮎魚口中水中兩塘網田雞者是

一隻帶頭一隻安生六者皆遲鈍不適于用所適用者

塘岸上起網者是惟鷓鴣船一名水老鴉一櫓或二櫓出于吳江長洲二縣其駕使

不過二三人其駛埭于剪網善用之大為軍旅之助或

又曰過湖港口無慮百數焉得港而用之曰不然湖

口雖多通舟往來者不過如吳江之韭溪葉港雪落洪

珊閔鮎魚口吳縣之莫舍淩胥口港無錫之獨山浦嶺

吳塘門武進之馬蹟山宜興之荆溪東蠡河忻溪直瀆

之類可指而數也各練鄉兵守之而以巡哨船為之探
報帆罟邊江等船常居深水賊豈能入湖也哉然大小
漁船未經刷集一旦用之欲望其出死力不能也須平
時藉之于官蠲其役專委一廉仁有司訓教之則善矣

三

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周禮職方氏揚州藪曰具區
川曰三江國語子胥曰三江環之民無所移范蠡曰與
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戰國策黃歇上秦王書
曰越王禽之三江之浦吳越春秋曰范蠡乘舟出三江
之口越絕書曰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三江之名見見

于古者如此史記正義曰三江者蘇州東南三十里名
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淞江古笠澤
江一江東南上柒拾里至白蠅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
一江東北下三十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于其
分處號曰三江口顧夷地記云淞江東北行七十里
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淞江
為三江按今淞江自吳江縣東長橋東長橋百六十里
入海自元立松江府于水之南而此江遂名吳淞禹迹
之存于今者此一江而已婁江或曰自府城東經崑山
太倉入海今名劉家河者是今府城東門名婁門亦其

證也元海運 國初下洋皆由此崇禎未漲塞東江大
抵在府城南與松江府境自海塘障于南水北折為黃
浦而東江不可考矣元潘應武以為太湖之水出白蚬
江急水港下澱山湖東自小漕大漚諸港以入海者即
古之東江金藻本其說以為可復而松江志曰上海縣
黃浦支河曰閘港閘港之東曰新塲舊有海口論者指
此為東江王圻曰東江疑在華亭海鹽平湖界中後為
捍海塘所截而歸有光則以禹貢之文本不相蒙二江
並是淞江之支流只有一江無三也今以其形勢大略
為之畝并次歷代開治之蹟於左

歷代水利

唐元和五年王仲舒治蘇堤松江為路

即今石塘

吳越錢氏嘗置都營田使以主水事募卒為都號曰水
掩淺

宋天禧間轉運使張綸于常熟崑山各開諸浦以導積
水

天聖初詔轉運使徐奭等自市涇以北志門以南築石

堤九十里起橋十有八

或云四十餘

浚積潦自吳江東赴海

景祐中范仲淹守郡開浚五浦以疏諸邑之水 仲淹

上宰臣書曰姑蘇四郊平眾而為湖者十之二三太湖

尤大納數郡之水東入于海名曰淞江積雨之時湖溢而江湧支流並塞勢必橫潰今當為之疏導不惟使東南入于淞江又使東北入於大江以至于海又必設閘于外以禦潮沙每春僅理閘外工減數倍又淞江一曲號曰盤龍父老傳云出水尤利總數道而開之災必大減

寶元元年兩浙轉運副使華清臣開松江盤龍滙及滬濱入海

慶曆中通判李禹卿堤太湖八十里為漕渠

至和二年崑山主簿邱與權等作崑山塘為橋梁五十

二名至和塘

嘉祐三年轉運使沈立開頤浦

四年招致蘇州開江兵士吳江常熟崑山城下四處指揮

六年轉運使李復圭知崑山韓正彥大脩至和塘又開松江之白鶴滙如盤龍之法

熙寧三年廣東安撫機宜類亶上言蘇州水利五年除亶司農寺丞提舉兩浙興脩水利元豐元年正月有旨罷奪亶書有六得六失其論地形高下之宜曰蘇州五縣號為水田其寔崑山之東接于海之岡壠東西僅

百里南北僅二百里其地東高而西下所謂東導于海而水反西流者是也常熟之北接于江之漲沙南北七八十里東西僅二百里其地皆北高而南下所謂北導導于江而水反南下者是也是二處皆謂之高田而其崑山垵身之西抵于常州之境僅一百五十里常熟之南抵于湖秀之境僅二百里其地底下皆謂之水田高田常欲水今水乃流而不蓄故常患旱患旱水田今西南既有太湖數州之水而東北又有崑山常熟二縣垵身之流故常患水也論古人蓄洩之跡曰今崑山之東地名太倉俗號垵身之東有一塘焉西徹松江北通

常熟謂之橫漚又有小塘或二里或三里貫橫漚而東西流者多謂之門若所謂錢門張垵門沙堰門吳垵顧廟垵丁垵李垵門及斗門之類是也夫南北其塘則謂之橫漚東西其塘則謂之垵門堰門斗門者是古者堰水于垵身之東灌溉高田而又為垵門者恐水之或壅則決之入橫漚所以分其流也故垵身之東其田尚有坵畝經界洧洫之跡在焉是皆古之良田因垵門壞不能蓄水而為旱田耳垵門之壞豈非五代之季民各從其行舟之便而廢之耶此治高田之遺跡也若夫水田之遺跡即今崑山之南所謂夏駕小虞等浦者皆決水

于松江之道也其浦之舊迹濶者二十餘丈狹者十餘丈又有橫塘以貫其中而碁布之是古者既為縱浦以通于江又為橫塘以分其勢使水行于外田成于內有圩田之象焉故水雖大而不能為田之害必歸于江海而後已以是推之則一州之田可知矣故蘇州五門舊皆有堰宋時盤門久塞故只有五門今俗呼城下為堰下而齊門猶有舊堰之稱是則隄防既完則水無所瀦容設堰者恐其暴而流入于城也至和二年前知蘇州李侍郎開崑山塘而得古閘于夷亭之側是古者水不亂行之明驗也及夫隄防既壞水亂行于田間而有所瀦容故蘇州

得以廢其堰而夷亭亦無所用其閘也為民者因利其浦之濶攘其旁以為田又利其行舟安舟之便決其隄以為涇今崑山諸浦之間有半里或一里二里而為小涇命之為某家涇某家港者皆破古隄而為之也浦日以壞故水道涇而流遲涇日以多故田隄壞而不固日隳月壞遂蕩然而為陂湖矣此古人之跡也今秀州海濱之地皆有堰以蓄水而鹽海一縣有堰近百餘所湖州皆築隄于水中以固田而西塘之岸至有高一丈有餘者此其遺法也獨蘇州壞之耳論治田先後之宜曰今欲先取崑山之東常熟之北凡所謂高田者一切設

堰瀦水以灌溉之久又浚其所謂經界溝洫使水周流于其間以侵潤之立垵門以防其防其壅則高田常無枯旱之患而水田亦減數百里流注之勢然後取之今凡謂水田者除四湖外一切罷去其某家淫其洪之類循古今遺跡或五里七里而為一縱浦又七里或十里而為橫塘因橫塘之土以為隄岸使塘浦深而隄岸高厚塘浦濶深則水通流而不能為田之害也隄岸高厚則田自固而水可壅而必趨于江也然後擇江之曲者若所謂槎浦金灶子浦而決之使水必趨于海又窅五堰之遺趾而復之使水不入于城者昔有七堰今復五堰也

白居易詩有七堰八門六坊之向是唐之世已有堰稍低故方廢其堰也勢是雖有大水不能為蘇州之患如此則高低田皆利而無水旱之憂然後倣錢氏遺法收畝回之利養撈淺之卒更休迭役以浚其高田之溝洫與水田之塘浦則百世之利也

又具蘇州秀州及松江沿海水田旱田見存塘浦港滙一具水田塘浦之數凡四項共一百三十二條一具水田塘浦之數凡四項共一百三十二條松江南岸自北平浦至吳江口皆是大浦二約一百餘里南岸有大浦二約一百餘里浦在松江之南者臣不能記其名在松江之北者臣不能記其名在松江之南者臣不能記其名在松江之北者臣不能記其名

蘇宅汪蠡汪皮汪廟汪永昌汪野長汪潭耳今門汪以
上常熟塘兩岸橫汪三塘北高備其岸除南西岸自肇畫
其小者擇其東岸合與至和塘北及遠則倉田漸多新脩縱浦
為圩外其布以岸為圩自崑山近之以東至太倉田身漸
交加漸小矣為圩崑山近之以東至太倉田身漸
風濤漸小矣為圩崑山近之以東至太倉田身漸
兩岸各塘有南浦六七八里條是為五里而塘為一湖縱浦
姑塘在崑山之北有風濤浦洗刷與諸湖相連不見其跡也
具下項崑山塘北有風濤浦洗刷與諸湖相連不見其跡也
下駕浦上吳浦下吳浦新洋倉橫浦山浦黃浦北有塘浦七
下吳浦上吳浦下吳浦新洋倉橫浦山浦黃浦北有塘浦七
塘吳塘八條除新洋江下塘駕湖郭石塘黃姑塘上吳塘
液今大河未盈尺反高田中每過天雨稍闕以固田不通
舟船大雨未盈尺反高田中每過天雨稍闕以固田不通
一具旱田塘浦北岸自北陳浦東至海口三並是早田淞江
南岸自旱田塘浦北岸自北陳浦東至海口三並是早田淞江
長而為一餘里南浦有跡也其橫浦之北有江浦者十條是
里而為一餘里南浦有跡也其橫浦之北有江浦者十條是

名在江北者謹具八里而為雞鳴塘有練塘一十七里而為
橫塘之北也者謹具八里而為雞鳴塘有練塘一十七里而為
朱浦盤龍浦朱市浦松子浦瀆浦野奴浦張整浦許浦魚浦
浦及浦江浦芋浦大浦仙天浦鎮浦新華浦二條浦秦公浦練浦
浦上浦下浦河浦章浦貴州浦商量浦橫塘二條浦秦公浦練浦
大浦上浦下浦河浦章浦貴州浦商量浦橫塘二條浦秦公浦練浦
浦及浦江浦芋浦大浦仙天浦鎮浦新華浦二條浦秦公浦練浦
久不以治浦既高而江又引低水以年常惠旱田只議
者乃謂古于此諸浦決洩也蘇州當山長洲及民治水積水
是未知古于此諸浦決洩也蘇州當山長洲及民治水積水
早則高田獲其利也大塘八一條塘身之及民治水積水
四災則高田獲其利也大塘八一條塘身之及民治水積水
至許浦共一百五十條旱田橫塘多欲水塘之周流于其餘
臣能記其一二今皆淺淤不橫塘多欲水塘之周流于其餘
淮北之塘八條今皆淺淤不橫塘多欲水塘之周流于其餘
南之塘八條今皆淺淤不橫塘多欲水塘之周流于其餘
橫北之塘八條今皆淺淤不橫塘多欲水塘之周流于其餘
二橫北之塘八條今皆淺淤不橫塘多欲水塘之周流于其餘
十橫北之塘八條今皆淺淤不橫塘多欲水塘之周流于其餘

者更不浚治及興工役動費國家三五千石而大塘大浦終不能洩水其塘浦之積水累年而水田不見而議者猶謂此一小塘更不浚治積水累年而水田不見防盡壞使數百里沃衍潮田盡為荒蕪不毛之地深可痛惜臣竊思之項塘浦既非天生亦非地又非神化是皆人力所為也然自國朝統御以來百餘年間除十餘系高者或浚治外其餘塘浦官中則不曾浚治今當不問古人遺跡而係私田者一切併合公私力更休但係後旋決脩治而係低田則高作隄岸以防係高田則深浚港浦以灌田其壩身則深浚之慶又設斗門或堰而水早無憂矣此則高低皆治

曹既卒其子將仕郎僑又嗣緝其說曰浙西昔有營田司自唐至錢氏時其來源去委悉有限防堰開之制旁

分其支脉之流不使溢聚以為腹內畝畝之患是以錢氏百年間歲多豐稔唯長興中一遭水耳既納土之後至于今日其患方劇蓋由端拱中轉運使喬維岳不究隄岸堰開之制與夫洧洫畝澮之利始務便于轉漕舟楫一切毀之初則故道猶存尚可尋繹今則去古既久莫知其利營田之局又謂間司冗職既已罷廢則隄防之法流決之理無以考據水害無已至乾興天禧之間朝廷專遣使者興脩水利遠來之人不識三吳地勢高下與夫水原來厯及前人營田之利不過採愚農道路之言以目前之見為長久之策指常熟崑山枕江之地

為可導諸港而決之江開福山萬涇等十餘浦殊不知
古人建立隄堰所以防太湖泛溢滄沒腹內良田今若
就東北諸渚決水入江是導湖水經由腹內之田弥漫
盈溢然後入海所以浩渺之勢常逆行而瀦于蘇之長
洲常熟崑山常之宜興武進湖之烏程歸安秀之華亭
嘉禾而東北一路又以水勢之方出于港浦復為潮勢
抑回所以皆聚于太湖四郡之境而不可治也又况太
湖蓋積十縣之水一水自江南諸郡而下出領阪重複
間當其霖潦積貯豁奔湍迤邐而至長塘湖湖又潤州
之金壇延陵丹陽丹徒諸邑皆有山原併會于宜興以

入太湖一水自杭睦宣歙山源與天目等山眾流而下
杭之臨安餘姚及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太湖昔禹
治水凡以三江決此一湖之水今則二江已絕惟吳淞
一江存焉䟽洩之道既隘于昔又為權豪請占植以菰
蒲蘆葦又于吳江之南築為石塘以障太湖東流之勢
又于江之中流多置甬斷以遏水勢是致吳江不能吞
來源之瀚漫日淤月澱下流淺狹迨元符初遽漲潮沙
半為平地積雨滋久十縣山源併溢陂淹浦港悉皆淤
漫四郡之民惴惴然有為魚之患也吳淞古江故道深
廣可敵千浦向之積潦或尚壅滯議者但以開數十浦

為策而不知臨江濱海地勢高仰徒勞無益愚今者所
究治水之利必先于江寧治水永陽江與銀林江等五
堰體勢故迹決于西江潤州治丹陽練湖相視大峒尋
究函管水道決于北海常州治興馮湖沙于淹及江陰
港浦入北海以望亭堰分屬蘇州以絕常州輕廢之患
如此則西北之水不入太湖為害矣又于蘇州治諸邑
眼水之制闢吳江之南石塘多置橋梁以決太湖會于
青龍華亭而入海仍開浚吳淞江其諸江湖風濤為害
之處並築為石塘及于彭匯與諸湖滾等處尋究昔有
江港自南經北以漸築為隄岸所在陂淹築為水堰杭

州遷長河堰以宣歙杭睦等山源決浙江如此則東南
南之水不入太湖為害矣此所謂旁分其支脉之流不
為腹內缺畝之患者此矣今之言治水者有二一則以
導青龍江開三十浦為說一則以使植利戶浚涇浜作
圩埤為說是二者各得其一偏若止于導江開浦則必
無近效若止于浚涇作埤則難以禦暴流要當合二者
之說相為首尾乃盡其善但施行先後自有次第耳必
不得已欲兩者兼行以規近效亦有其說若欲決蘇州
湖州之水若先開崑山縣之苗涇浦使水東入于太海
開崑山之新安浦顧浦使水南入于淞江開常熟縣之

許浦梅里浦使水北入于揚子江復浚常州無錫縣界之望亭堰俾蘇州管轄謹其開閉以遏常潤之水則蘇州等水患可漸息而民田可治矣若欲決常州潤州之水則莫若決無錫之五卸堰使水趨于揚子江則常潤州等水患可漸息而民田可治矣何以言之苗涇浦在蘇州之東南去海止二十里泄水甚徑然其地浸高比之蘇州及崑山縣地形不啻丈餘而往年間此浦者但為具文所開不過三四尺一二尺而已又止于以地面為丈尺而不知以水而為丈尺不問高下而勻其錢深欲水之東注不可得也水既不東注兼又浦口不置堰

開賺入潮沙無上流水勢可衝遂致浦塞愚故乞開苗涇等浦須置堰開所以外防潮之漲沙也常潤之地比蘇州為差高而蘇州之東勢接海岸其地亦高蘇州介于兩高之間故每遇大水西則為常潤之所注東則水為大海岸道所障其水滯蓄無緣通洩若不令蘇州管轄望亭堰開則無復有防遏之理故愚乞謹守望亭開俾水無西衝之憂既望亭之西自有五卸堰可以決水徑入于北江若使常潤之水決下此堰則不唯少紓蘇州之水勢而常潤之水亦自可以就近順流而入于江矣此堰決水其勢甚徑往者官吏非不施行然決堰未

多而民田已沒何也蓋止知決堰而不知預築堰下民田之岸以防水勢故也至于吳淞江北岸三十餘浦唯鹽鉄一塘可直瀉水北入楊子江餘皆連接手江湖滾合而為一非徒無益為害大矣乞措置一面開導河浦即便相度淞江諸浦除鉄鹽塘及大浦開導置閘外其餘小河一切並為大堰或設水竇以防江水即吳淞江水徑入東海而吳之河浦不為賊水所壅諸縣圩岸亦免風濤所破某聞錢氏循漢唐法自吳江縣淞江而東至于海又沿海而北至于楊子江又沿江而西至于常州江陰界一河一浦皆有堰閘所以賊水不入久無患

害今之言治水者不知根源始謂欲去水患須開吳淞江殊不知開吳淞江而不築兩岸隄塘則所導上源之水輻湊而來適為兩州之患蓋江水溢入南北溝浦而不能徑趨于海故也倘效唐漢以來隄塘之法脩築吳淞江岸則去水之患已十九矣震澤之大總三萬六千餘頃而平江五縣積水幾四萬頃然非若大湖之深廣洳漫一區也分在五縣遠接民田亦有高下之異淺深之殊非皆積水不可治也但與田相通極目無際所以濤水一作回環四合無非水者既非全積之水亦有可治之田瀦瀉之餘其淺淤者皆可脩治永為良田况五縣

積水中所謂湖滾陂淹其間深者不過三四尺淺者一
二尺而已今乞措置深者如練湖大作隄防以置其水
復于堤防四旁設為斗門水瀨即大水之年足以瀦蓄
湖滾之水使不與外水相通而水田之圩埭無衝激之
患大旱之年可以決斗門水瀨以浸灌民田而旱田之
澆洫有畝畝之利其餘淺者本是民田皆可相視治為
良田

元祐中宜興人單錡著吳中水利書以為三州水患一
由于五堰之廢由宜興而西漂陽縣之上有五堰古所
以節宣歙金陵九陽之衆水由分水銀林二堰直趨

太平州蕪湖後之商人由宣歙販運薄木東入二浙以
五堰為艱阻因相為之謀妄給官中以廢去五堰五堰
既廢則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或暴五六月山水暴漲
則皆入于宜興之荆溪由荆溪而下太湖一由于百瀆
之塞荆溪受宣歙蕪湖江東數郡之水行四十五里至
震澤古人以溪流不足以勝數郡奔注之勢復于震澤
之口開瀆百條各有地名而總謂之百瀆又開橫
塘瀆一條綿亘四十里以貫百瀆而通瀕湖諸鄉阡陌
之水蓋橫塘直南北以絰之百瀆直東西以緯之既分
荆溪之流下震澤由震澤入太湖抵淞江由淞江入海

是以昔年未嘗有水患而震澤亦不為吳中害今荆溪受教郡之水不少減而百瀆橫大半埋塞一由于淞江之長堤三州之水瀦為太湖由淞江以入海慶歷二年以淞江風濤漕運多敗官舟遂接續築淞江長堤界于江湖之間橫截江流五六十里震澤受吳中數郡之水乃遏以長隄雖有橋梁而流勢不快又自淞江至海浦諸港復多泥沙漲塞艾蘆叢生隄旁亦沙漲為田是以三春霖雨則蘇湖常秀皆憂淤漫雖增吳江一邑之賦顧三州逋失者不貲今莫治五堰使上之水不入于若荆溪而由分水銀林二堰直歸太平之蕪湖下治吳江

之岸為千橋使太湖之東水入于海中治百瀆之故道與夫蘇長湖三州之有故道旁穿于太湖者則三州之水與以無患

別畫

一先問吳江縣江尾蘆地又開青龍鎮安亭江通上海民及開白規江通青龍鎮又開青龍鎮安亭江通上海一先去吳江土為千橋水入江先置常州運河斜門一十四所用石礮并築隄管水入江一次開英亭于白雀溪白魚灣塘口瀆大吳瀆今長塘湖湖相連走洩西水入運河下斜門入江一次開蘇州下港黃田春申季梅里諸浦及苗汪太湖一一次開蘇州下港黃田春申季子灶子諸港及苗汪太湖一一次開蘇州下港黃田春申季宛諸臨江湖海諸凡洩水諸港並皆一一次根按國初因五堰日跡立為銀渚東堤禁商薄往來既可以挽東堤以西諸水北會于南京以成朝宗之勢又

使東堤以東之水三吳咸陸海之返往蕪湖不下震澤而之饒乃東南萬利世之利也

崇寧元年置提舉淮浙澳種司于蘇州

二年宗正臣徐確提舉長平自封家渡古江開洶至太通浦直徹海口七十四里

政和六年以戶曹趙霖提舉嘗平開脩平江諸浦霖上言三說一曰開治港浦二曰置閘啓閉三曰築堤裹田三者缺一不可又各有先後急之序其置閘篇曰治水莫急于開浦莫急于置閘置閘莫利于近外若置閘而又近外則有五利焉江海之潮日兩漲落潮上灌浦則浦水倒流潮落浦涿則浦水湍瀉遠地積水早畢

潮退定方得徐流幾至浦口則晚潮復上元末流入江海又與潮俱還積水與潮相度往來何緣減退今開浦置閘潮上則閉潮退則啓外水無自以入裏水日得以出一利也外水不入則泥沙不淤于閘內使港浦常得通利免于淫塞二利也瀕海之地仰浦水以溉高田每苦鹽潮多作堰若決之使通則害苗稼若築之使塞斷則障積水今置閘啓閉水有洩而無入閘內之地盡獲稼穡之利三利也置閘必近外去江海可止三五里使閘外之浦日有澄沙淤積假今歲事積治地里不遠易為工力四利也港浦既已深濶積水既已通流則泛海

淳江貨船木筏或遇風作得以入口住泊五利也復有二說崑山諸浦通徹東海沙濃而潮益當先置閘而後開浦一也閘之側各開月河以堰為限閘閉小舟不阻往來二也築圩篇曰天下水田之利莫盛于平江而平江之田以低為勝自田圩既盡水通為一故昔日良田並沉水底古人築圩裏田非徒謂得以播殖也將恃此以狹水之所居耳必于開浦置閘之後凡積水之田盡令脩作圩岸使水無所容斯為治之成矣

崑山常熟共三十六浦除常熟許浦及白茆崑山三浦見今深濶水勢通快不須開治餘三十三浦崑山十三浦有二掘浦下張浦七了浦黃浦常熟二十有一黃浦四浦有川沙浦五岳浦蔡浦琅港浦常熟二十有一黃浦四浦

吳浦西成浦東成浦水門塘崔浦賦注浦魚澤浦鄔浦浦瓦浦塘浦高浦金注浦石槿浦陸河浦北浦甘草浦十步注司馬注金注錢注黃鶯漕

紹興二十九年詔監察御史任古開浚平江水道從常熟東柵至雉浦入丁涇開福山塘自丁涇口至尚墅橋北注大江

隆興二年詔知平江沈度開崑山常熟十浦
淳熙二年詔知平江陳峴開許浦

十三年提舉常平羅點奏開澱山湖 點上言浙西圍田埋塞水勢所在皆有獨澱山湖一處為害最大此湖東西三十六里南北一十八里旁通太湖滙秀湖蘇三

州之水上承下洩不容少有壅遏華亭在湖之南崑山在湖之北水自西南趨東北所賴泄水去處其大者東有大盈趙屯大石三浦西有千墩陸虞道褐三浦中間南取澱山湖北取吳淞江凡三十六里並湖以北中為一澳係古來吞吐湖水之地今名山門溜東西約五六一里南北約七八里正當湖流之衝非衆浦比貫山門溜之中又有斜路港上達湖口當斜路之半又西過為小石浦上達山門溜下入大石浦凡斜路港大小石浦分為三道殺泄湖水並從上而下通徹吳淞江湖二水曉夕往來疏灌不息以此浦港通利無有沙泥壅塞可

以宣導水源今來頑民輒于山門溜之南東取大石浦西取道褐浦並緣澱山湖北築成大岸延跨數里遏截湖水不使之北流盡將山門溜中圍占成田所謂斜路及大小石浦洩放湖水去處並皆築塞父老嘗言圍岸初築時湖水平白漲起丈餘盡壅入西南華亭縣界大小石浦并斜路港口既被圍斷其浦脚一日二潮則泥沙隨潮而上湖水又不下流無緣蕩滌通利即今淤塞反高于田過水則無處泄瀉過旱則無從取水請乞開浚

理宗朝置魏江灣福山水軍數十人專脩江河湖塘

元大德二年立浙西都水庸田使司尋罷復立行都水
監

八年以海道千夫長任仁發言命行省平章徹里開吳
淞江西自上海縣界吳淞舊江東抵嘉定石橋浜迤邐
入海置水閘 仁發著水利問大答畧謂宋蘇軾有言
若要吳淞江不塞吳江一縣之民可盡徙于他處庶上
源寬濶清水力盛沙泥自不能積何至有埋塞之患哉
自歸附後將太湖東岸出水去處或釘柵或作堰或為
橋及有湖泖港汊又慮私盜船往來多行塞斷所以清
水日弱渾潮日盛沙泥日積而吳淞江日就淤塞正與

蘇軾所見相合大抵治水之法有三浚河港必深濶築
圍岸必高厚置閘竇必多廣設遇水早就三者而乘除
之自然不能為害矣倘人力不盡而一切歸教于天寧
有豐年耶 又曰開江身濶二十五丈置閘十座每閘
濶二丈五尺可以泄水二十五丈吳淞江係潮水往來
之地范文正公曰一日是潮有損有增三分其時損居二
焉四時辰潮漲八時辰潮落所設之閘晝夜皆去水之
時也所以江面雖二里之寬不如十閘之功也議者曰
吳淞自江自古無閘何以不疏通故道一任潮之往來
曰新開江道水性未順兼以河淺約住沙泥不數月間

必復淤塞前工俱廢故范文正公曰新導之河必設諸
閘若欲再復吳淞江故道須候流順河深衆水歸源當
于此時諸閘多開挑開一處堰壩任潮往來借清水力
東衝西決自復成江矣攷工記曰善溝者水蓄之此之
謂也

計吳淞江東南黃浦口起至大盈浦口止一萬五千一
百丈大盈浦口起至永懷寺東止一千一百丈永淮
寺東起至趙屯浦口止一千五百丈趙屯浦口起至陸
家浜止二千三百五十五丈通計
洋江止一千六百丈
長二萬二千一百五十五丈

秦定元年復立都水營田使司命行省左丞朵兒只班
知水利前都水少監任仁發開吳淞舊江于嘉定州之

趙浦嘉興上海縣之潘家港烏泥涇各置石閘後至正年間廢

至正元年命工部尚書禿魯行省平章政事只里瓦

等滂漑吳淞江沙泥浚各開舊河直道與漕渠張涇反

風波南俞北俞益鐵官紹盤龍浦匯六磊石浦等塘

潘應武言澱山湖中有山寺宋時在水心中東有出水

港曰斜漑口曰汊港口曰小曹港曰大漑口曰小漑口

各濶十餘丈通潮水往來潮退則引潮水下大曹大盈

等浦入青龍盤龍江而出海古人謂水之尾閭門宋法

禁人占湖為田為泄水路故也歸附後權勢占據為田

今山寺在田中雖有港淒悉皆淺狹潮水湖水不相往

來攔住去水東南風水回太湖則長興宜興歸安烏程
德清等處泛濫西北風水下澱山湖泖則崑山常熟吳
江淞江等處泛濫皆曰下流不決積水往來為害圍占
日久卒難復舊澱山湖北有道福浦石_浦十墩浦小澱
口四處取江頗近水勢甚便今若先于此四處開浚決
放水路以救百姓以保公私寔為居安慮危經理根本
之計候水減退然後次第開浚諸處河港此即古人所
謂下流既通上流可導也

一澱山湖北一帶自廟兒頭港至起屯浦一百餘里共
有港浦一十三條今皆淤淺惟有道福浦石浦兩處
取江頗近水勢甚便老俱沿塘三十年前潮水往來近
塞此處宜及早備浚

門外至吳江路七里橋多有上下橋道埋塞不通數內第
四橋下湖水自湖州大錢港直至澱山湖水勢洶湧
附後湖白蠟江下急築隄水益淺狹宜委官相視仍
復通放一人占據又造橋築隄水益淺狹宜委官相視仍
致五十餘丈見蓋房與軍戶居以致太湖出口狹小易
都水書吏吳執中言吳淞古江已被潮沙湮塞後重工
多似非人力可及其澱山舊湖多為豪戶圍裏成田恐
亦未易除毀即今太湖之水紆迴宛轉不流于江而北
流入至和塘經太倉出劉家港入海并澱山湖之水東
南自大曹港柘澤塘東西橫泖達于上海新涇入海不
若因其就下之性順其必趨之勢于上海太倉等處視

可開河港挑浚通流仍達視吳淞古江應有舊來出水
支港可以容易出海去處盡行疏浚為工差便

元末張士誠開白茆塘

明永樂二年 命戶部尚書夏元吉開東崑山東南下
浦掣吳淞江之水北達劉家河又挑嘉定縣四顧浦南
引吳淞江水北貫吳塘亦由劉家河入海又浚常熟之
白茆塘引太湖導諸水入揚子江于上海北東浚范家
浜接黃浦通流入海原吉奏曰吳淞江延袤二百五十
餘里廣一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屢疏
導之然當潮汐之衝沙泥淤積屢浚屢塞不能經久自

吳江之長橋至夏駕浦約一百二十餘里雖云通流多
有淺狹之處自夏駕浦抵上海縣南滄浦口一百三十
餘里潮沙壅漲芟蘆叢生已成平陸即欲開浚工費浩
大且艷沙游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相視得嘉定之
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之白茆港徑入大江
皆係大川水流迅急宜浚吳淞江南北兩岸安亭等浦
港以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江海又淞
江大黃浦乃通吳淞江之要道今下流壅塞難即疏浚
旁有范家浜至南滄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濶上接
大黃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迹俟既

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至水涸之時備
築圩岸以禦暴流如此則事功可成于民為便

徐猷忠曰原吉北掣吳江之水入于劉河是矣然徒
浚其流而不開其源七十二水門之湮塞如故則吳
淞之流不加迅疾夏駕與四顧二浦潮汐之入者不
能敵住柰何而不塞也必須大開吳江長橋有大洪
者三五處以其石砌水門三併為一除其占塞決其
壅滯與寶帶橋急流無異則吳淞入于夏駕四顧可
也直達于新城海口可也決無壅塞之患

正統五年 命巡撫工部侍郎周忱浚吳淞江及崑山

縣顧浦

天順二年巡撫左副都御史崔恭開吳淞江 錢溥記
曰崔公奉 敕巡撫東南首詢水患以吳淞為尤甚乃
舉府判洪景德等治之以為江之故道雖浚必合若莫
從新地鑿之力易為而工不壞起自大盈浦東至吳淞
江巡司計二萬二千丈又自新涇西南至浦滙入江計
四千丈濶皆一十四丈深皆二丈而低鄉之潦可泄東
北則自曹家河平地鑿及新塲計三萬餘丈深濶皆與
江同又新華涇塘六磊塘嬰竇湖烏泥涇入浦而高鄉
之旱亦免

成化八年置僉事浙江專治蘇松等處水利

正德八年改設兵備

副使兼水利

宏治七年命工部侍郎徐貫開淞江并白茆等塘

貫奏曰竊見嘉湖常鎮水之上流蘇松水之下流上流不浚無以開其源下流不浚無以導其歸于是督同委官人等將蘇州府吳江長橋一帶芟蘆之地疏浚深濶導引太湖之水散入澱山陽城昆承等湖又開吳淞江并大石趙屯等浦洩澱山湖水由吳淞江以達于海開白茆港并白魚洪鮎魚口等處泄昆承潮水以注于江又開七浦葑鉄等塘洩陽城湖水以達于海下流疏通

不復壅塞開湖州之溇淫洩天目諸山之水自西南入于太湖開常州之百瀆洩荆溪之水自西北入于太湖又開各斗門以洩運河之水由江陰以入江

金藻三江水利論曰治水之道有六曰探本源也順形勢也正綱領也循次序也均財力也勤省視也所以行之者有一曰任得人而已矣任得人而六事不舉者未之有也六事舉矣水不為利而為害者亦未之有也所謂任得人者臣聞堯舜治水必委之于神禹而輔之以伯益故能成萬世之功今之治水者搃之以一僉憲而已臣愚不知其才德與禹益何如而其爵位寔有未及既

非考察之官又無司牧之柄殿宰課績不在其掌握錢穀散歛不由其調度欲開河而上或未許欲給餉而上或未從欲任府佐而上或委之催科欲任縣左而上或委之別幹上下矛盾互相掣肘臣愚以為有雖禹益之才之德亦不能成其功况未必有乎必專任大臣一員如夏忠靖公者而轉之以僉憲分之以守令又必精選其人乃謂有益也所謂勤省視者臣聞神禹治水十三年居外三過其門而不入今之治水者乃欲不出郊原而求其刑罰中水利通自生民以來無是理也是故省視之法必與民約集某日到某區某月到某處三月一

周一年三遍非大寒暑不休息非大風雨不更期如此可以知肥瘠可以驗荒熟可以則高下可以察勞逸可以觀勤惰可以賢愚可以審富貴可以識強弱可以定征徭可以定官吏而地方之事無一不在其心目中矣豈獨知夫水之淺深岸之大小河之廣狹而已哉大約省視一年二年圩岸可成省視三年四年漣洫可深省視五六年浦港可通省視七年八年三江可入省視九年十年閘壩可完一圩海岸任在排年一箇海岸任在里長此法之經也百夫河港任在老人千夫河港任在糧長此法之緯也一縣水利任在縣佐一府水利

任在府佐此則兼經緯而提之也提一縣之綱者令也
提一府之綱者守也提七郡之綱而殿最之者大臣也
往來乎中而考其功效僉憲也相與糾舉以懲其慢者
侍御也相與調劑以諧其事者都憲也如此而水利不
興菽粟不如水火者臣未之信也所謂均財力者臣愚
以為財不均則無食力不均則無功故圩岸溝洫不須
起倩假如一圩有田若干有戶若干有岸若干有溝若
干隨其田旁而責其戶以自脩之一尺一步皆有歸着
明註于圩畚之下而以排年掌之圩大者分之官則累
其圖以成冊圩之南中立一高牌書曰幾保某圩排年

年某管下省視官到此展其圖而驗其圩則一賞一罰
無不得其當矣往年開河每里起夫二十五名其餘人
戶又無津貼雖或有之不過弱者官府給糧只是數斗
倉廩有限其能再乎臣以為提是民財何須勞擾為今
之計不待給糧且省厚歛每排年一甲朋出入夫一名
其餘九戶每歲每名貼錢三百六十文自上上以至下
下分為九等自二月以至十月亦有九月逐月對戶以
票支領則貧富自均又無侵尅人夫十名僞舟一只可
以宿食可以往來七人上工三人更休百夫十舟擇一
老人掌之十夫百舟擇一糧長掌之自二月起運已畢

水利方興所謂四之日舉趾是也至十月開倉辦糧水利適止所謂後車其休是也千夫開一河萬夫開十河各自立功以憑賞罰七府一年湏開百河大約十年可開千河以財言之貼錢借力者每一日一文費不多而強弱又均得錢出力者每一年五兩用不虧而公私又省以力言之十戶之中朋一長夫人誰不服一年之內寔用六月功何不成但能痛草管事者之貪虐則其開江之功可計日而待也所謂循次序者昔人以開江圍岸置閘為第一義又以河道田園二事兼脩不可偏廢此皆至當之論後人祖之者率多以開江為務而圩岸

溝洫漫不之省臣愚以為江固當開閘固當置然圩岸溝洫又在開江置閘之先而圩岸又當先于溝洫也以時言之水浸則溝洫難為下手故圩岸為急水涸則圩岸不消載土故溝洫為先以地言之高鄉雖水浸亦可兼舉低鄉湏水涸方可並行凶年則先其所易後其所難樂歲則小以成小大以成大脩圩次第水浸則專築其裡土不狼藉水涸則專築其外岸方堅固裡外栽菱可防風浪開溝次序畧與開河同開次序湏待水涸先從兩旁去其高土見水而止然後囊沙以為節量力以為劑水易乾而功易完晴可為而雨可止豈待臨時然